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1946  
1947  
1948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卷十一

清代述異

清朝野史大觀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珂羅版印

圓明園全圖

大二冊布套一函十元

西人謂圓明園爲世界四大建築之一，咸豐庚申燬於英法聯軍之役。此圖舊藏園中，爲乾隆時內庭供奉所繪，凡四十幅，各有御題一詠，亦以是役流落外邦；今由程演生氏設法攝自巴黎國家圖書館，付本局印行。不惟畫法精絕，抑可覘該園全景，洵可寶也。「圓明園攷」一冊，摭錄各家見聞所及，頗爲詳盡，足資參證。

圓明園攷 一冊 四角

中華書局發行

84914

627.04  
598 = 2  
:11

清  
代  
述  
異



3 0243 4964 3



82188

清朝野史大觀 卷十一

清代述異目錄

頁

蘭州大雨  
雪災  
山靈遙祝  
乾隆再征伊犁時瑞應  
以水洗水  
鎮海將軍  
湯文正粟主鎮壓五通神  
淫祠  
禮聞女嬰  
長甲  
滿洲親貴  
京城坐黑車之奇聞  
京師五鎮  
一夜造成之塔  
鶴秀塔

水磨溝設廠	雲南鐵索橋	黔粵人民	黔中裸俗	苗裸陋俗	邊郡風俗	甘省陋俗	閩省好勇	歸安三異人傳	周宿來雅量	啞孝子	草薦先生	華十五傳	某京卿跡馳	周子漆生有夙因	邵進士三世姻	蔣翰林	王漁洋前身為高麗國王
七	七	七	七	八	八	九	九	〇	一	一	二	二	二	四	四	五	六
孫文定	湯學士夢	張文端為王敦轉世	錢葆勳	齊召南二則	夢中預識座師	董文恭奇疾	權相預知死期	鄒鳴鶴之夢	陳子文夢識	神經病能前知	曾文正為巨蟒轉生	左侯相之夢	科名遲速先後之有定	瞿圖狀元	不利狀元	跛解元	墨派濫調
一六	一六	一六	一七	一七	一八	一八	一八	一八	一九	一九	二〇	二〇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二	二二

蒲松齡科舉談	二三	漕督諧詩	三〇	詩鐘二則	三五
科舉時代之苦況	二三	張暎沙詩	三〇	嘲諷學差小說	三六
外人羨我科第	二四	京師竹枝詞	三〇	且白室匾	三六
洋翰林不識字	二五	蠶蝶歌	三〇	科場對	三六
清漢合璧之殿試策	二五	黃九烟小半斤謠	三一	聯語無偶	三六
破題	二五	繆板橋詩	三一	京官諧語	三七
老儒專心劬義	二五	壽耆之試帖	三一	嘲志銳四六偶句	三七
武闈試卷可笑	二六	貴戚鳳陽派	三一	巧對	三七
圓明園軍機直班文兩比	二六	嘲章京詩	三一	留學生之解經	三七
遊泰西花園記	二六	哭庵詩句	三一	戲檮燈聯	三七
甸公亭贊	二八	譏刺朝士詩	三三	三國演義之荒誕	三八
僧豁堂詩	二八	庚子紀事詩	三三	今古奇觀寫本	三八
嘲求薦鴻博詩	二八	都門題壁詩	三三	阮懷寧挑燈作傳奇	三八
名人臨終吟詩	二八	詠館閣體書	三四	李太虛曲本	三八
廣陵女超一子詩	二九	都下消寒會	三四	吳蘭次奉詔譜楊繼盛傳奇	三九
趙雲菘絕句	二九	鹿敔詞	三五	金聖歎小傳	三九
觴合解圍之句	二九	譏蔡鈞樂府	三五	石頭記	四〇
世臣詩稿	二九	負債詩	三五	紅樓夢包羅順康兩朝八十年之歷	四〇

史

紅樓夢之貽禍	四〇	小說家吳珥人傳	五〇	好奇舊僞	六〇
牡丹亭評語	四一	近代小說家	五三	焚琴子傳	六一
長生殿傳奇	四二	冷紅生傳	五三	劉尚書琴	六三
李笠翁十種曲	四二	康熙算學	五三	琴工張春圃	六三
記蒲留仙	四三	李子金	五四	邊桂岩搗鼓	六四
兒女英雄傳	四三	鄧耀絕技	五四	毛奇齡陸生三絃譜記	六四
吳敬梓著儒林外史	四四	書契聖手	五四	王玉峯三絃	六五
儒林外史之權勿用	四四	仇十洲史湘雲春睡圖	五四	麻瑞子空鐘	六五
記野叟曝言	四五	顧權	五五	鄒一桂以音樂受高宗賞拔	六六
玩寇新書回目	四五	繪畫供奉內廷	五六	盧明楷以精於樂律受知	六六
品花寶鑑隱託人名	四七	杜村畫癡	五六	瞿松濤傳	六七
俞仲華撰蕩寇志	四七	繡秋館	五七	楊幼鳧爲盲女演彈詞	六七
海上花隱託人名	四八	畫家別派	五七	逍遙居士	六七
孽海花隱託人名	四八	西洋畫	五七	茅北山	六八
怪現狀隱託人名	四九	天主南堂郎士寧線法畫	五七	嘯翁傳	六八
鄰女語記庚子國變	四九	裱工作僞	五八	郭貓兒口技	六八
小說家李伯元傳	四九	海王邨人物	五八	奕藝	六九
	四九	金石家之笑話	五九	婺源江君輔	七〇

奕史

七一

筆估鐫字筆管之原始

八一 萃仙丸

九二

滿洲棋

七五

菁菊東園扇

八二 解砒毒方

九二

蒙古奕棋

七五

于嘯軒刻扇骨

八二 松苓酒

九三

張翁家傳

七五

黃履莊小傳

八二 湖南祝由科

九三

張南垣父子善疊假山

七五

傅青主醫術

八三 柱僧

九三

老工梁九

七六

傅山父子

八四 李星來善易數

九四

一藝成名

七六

姚蒙

八四 半仙

九四

記桃核念珠

七七

聖祖論醫

八四 李神仙

九四

桃核舫

七七

秦文恭薦名醫徐靈胎

八五 李坤

九五

杜士元雕核

七八

徐靈胎先生傳

八五 神卜

九五

木天封塔記

七八

葉天士遺事

八六 感瓶谷占驗之學

九七

張爐

七九

葉薛二醫

八八 徐念祖通壬遁之術

九七

劉貞甫

七九

蒙古醫士

八八 朱某測字

九七

髮繡

七九

戴可亭得納吸法

八九 因字三測

九七

聚珍板

七九

名醫治中消病

八九 范時行

九八

廢書套

七九

痘醫

八九 測字奇驗

九九

嘉定朱氏刻竹記

八〇

劉醫

九〇 星土方進

九九

武風子

八〇

醫三則

九一 子平奇驗

九九



生同年月日時	九	道忞奏對機緣	一〇七	蓮筏	一一九
汪閣學	一〇〇	蛤庵禪師	一一二	堯峯僧	一一九
王陳二贊	一〇〇	康熙時直省寺廟僧民總數	一一三	佛升天	一二〇
日者	一〇二	修齋	一一三	王和尚	一二〇
梁學博遇術士	一〇二	再生和尚	一一三	不昧堂	一二〇
揣骨史瞎子	一〇二	大汕	一一四	新城詩僧	一二一
顧鶴鳴善相人術	一〇三	禪諷	一一四	寄禪和尚行迹	一二一
清中興以來文武之異相	一〇三	梵雅	一一四	法源寺僧	一二四
張儲才藝	一〇三	轉菴和尚	一一四	法源寺古物	一二四
董仙翁相宅	一〇四	轉菴和尚之異聞	一一五	羊城四大叢林	一二四
堪輿騙術	一〇四	大石佛	一一五	三菴志略	一二六
來生有異術	一〇五	蓮溪和尚	一一六	僧道不必沙汰	一二七
張谷山道術	一〇五	文覺國師	一一六	道教南北宗	一二八
追寫真	一〇五	睡和尚	一一六	貶斥道教之歷史	一二八
亂筆之奇中	一〇六	法和尙	一一七	真人驅假鬼	一二八
三教堂	一〇六	少室山祖師面壁石	一一八	婁真人	一二九
三教增爲五教	一〇六	記石杉	一一八	記茅山老人	一二九
十力禪師	一〇七	記蓮涇丈室	一一八	華山道士	一三〇

清代述異目錄 卷十一

白雲觀高道士

一三〇

白雲觀道士之淫惡

一三一

# 清朝野史大觀 卷十一

## 清代述異

### 蘭州大雨

逆回蘇四十三之亂。攻蘭州城甚急。西門外卽黃河灘。多石子。布政使王廷贊預令運城上。賊至擲之。故不得近。賊又於西門外關帝廟神座下掘地道。已至城內矣。實火藥其中。方燃藥線。忽大雨如注。線濕不能發。遂止。於是恨神不佑。盡拔其鬚而去。事平後。蘭州感神之功。益崇像設廟宇。壯麗更倍於昔。

### 雪災

道光二十年冬十一月江浙大雪。平地積四五尺。山坳處則丈許矣。湖港俱凍。至明年正月乃解。湖州安吉山中有寺。僧徒四人。其一人於雪甫作時下山抄化。爲雪阻於山下村中。比雪消路通。則寺內之僧皆餓死矣。太湖中有一舟凍於中泚者。匝月凍解。船逐流下。舟內之人已盡斃。而甕中米尙存其半。則以火種絕不能炊而

致死也。是年江浙二省均報雪災。最奇者陳春嘯明府。昶宰奉天之錦縣。有妾親人途遇大雪。因相率入小路。中古廟避之。雪甚封山。迷不得出。到一月後。男女兩家。遣人四處覓之。則新婦及送迎之男女七十餘人皆餓斃。廟中春嘯往相驗。爲之慘然。至咸豐十一年十二月。粵賊陷杭州。四出擄掠。天忽大雪。深至六七尺。賊不能行。難民乃得乘間逃逸。此又雪之救人而爲瑞者也。

### 山靈遙祝

乾隆間平定準噶爾大兵將至。前一歲八月中旬。番兵夜棲山谷。忽望見沙磧有火光。時西域諸部每互相鈔掠。疑爲劫盜。登岡眺望。見一巨人長丈許。衣冠華整。侍從秉燭前導。約七八十人。俄列隊分立。巨人端拱向東。拜意甚虔。肅知爲山靈。時準噶爾亂。已微聞阿睦爾撒納款塞。請兵事。番兵咸疑地當內屬。故鬼神預東向。既而果然。然尙不知八月中旬爲高宗聖節。歸正後。乃悟天威震疊。山靈蓋遙祝萬壽云。見紀文達公閱微草堂筆記。又烏什回部將叛時。城西高阜云。其始祖墓也。每日暮輒見巨人立墓上。翹首向東。若有所望。蓋示其

子孫以回面內向也亦見公筆記

### 乾隆再征伊犁時瑞應

乾隆二十餘年大兵再定伊犁。烏雅氏武毅謀勇公兆惠統兵深入。被圍於喀喇烏蘇。譯言黑水也。相持三閱月。安營處近戈壁。初憂乏薪。忽望見深林。伐木給用。既而鉛丸告罄。兵士於林木中覓之。獲鐵丸數萬。遂還以擊賊。地本乏水。因賊灌營。反資衆飲。而井泉亦隨掘輒湧出。至解圍前數日。井水驟涸。初被圍時。僅餘兩月糧。緣掘井獲粟二十餘窖。故官兵意氣奮勇。毫無懼色。以三千餘人堅守營壘。當賊衆番兵數十萬。而從容有餘。高宗御製黑水行以紀其瑞。設非威德遐覃。天心祐順。亦安能百神效命。靈異疊呈。如斯之彰彰乎。

### 以水洗水

世以揚子江之中泔水爲天下第一。高宗皇帝嘗製一銀斗以品天下之水。蓋以質之輕重。分水之上下。遂定以玉泉爲第一。而中泔次之。惠泉虎跑又次之。此外惟雪水最輕。可與玉泉並。然自天降非地出。故不入品。鸞輅時巡。每載玉泉水以供御。然或經時稍久。舟車顛簸。

則色味或不免有變。則可以他處泉水洗之。一洗則色如故焉。其法以大器儲水。刻於分寸。而入他水攪之。攪定則汙濁皆儲於下。而上面之水清澈矣。蓋他水質重。則下沈。玉泉體輕。故上浮。挹而盛之。不差鎰銖。古人滌澀之辯。良有以也。然以水洗水之法。世鮮知之。

### 鎮海將軍

鎮海將軍汪姓名瑞儀。歙澄陽人。幼有勇力。某祠前石鼓重數百餘斤。擊以隻手。往返無喘息。年二十走四方。明季多故。乃入戎行。以勞績官至裨將。思陵末。往說永歷起兵。逐張李。授總兵。封伯。領左軍都督。居月餘。窺永歷趨。起無遠謀。舍之去。隱居僧寺。往往中夜起。北向痛哭。或拔劍碎几。作恨恨聲。聞大清兵滅賊。始喜曰。吾恥雪矣。遂出。更姓名曰江起龍。應募燕采營。營將某奇其狀。薦爲千夫長。大軍定閩粵。從軍行。閩人扼仙霞關。戰久不下。會中秋讖。軍士皆酣飲。將軍獨對月有所思。已而喜。舉巨觴。嗚而盡。曰。仙霞破矣。衆駭然問之。故曰。頻年相持。建功何日。吾聞師老則懈。值茲令節。愈無備也。關左僻逕險。而撻人所不至。予擇之熟矣。若得敢死數

人入爲內應。不四鼓。關可得也。衆頓悟。共白主將。以達諸帥。帥曰善。召入酌之酒而遣之。將軍與帥約。拔寨起。開金聲則進。無躁也。帥許之。既出。聯同志得十人。輕裝短械。緣間道攀藤葛以達關上。守陴者盡酣醉。欲而臥。營中。斯如雷。衆啓鑰關。欲舉號。將軍急曰。止。城上礮如列棘。彼覺而發之。我軍燼矣。衆曰。然則奈何。曰。反之。可使自擊也。從之。乃舉號。我軍馳而進。閩人夢中聞金聲大駭。倉卒發礮。礮反擊。蹂其營。自相殘踏死無算。我軍乘之。闖遂得。時猶未曙也。餘黨聞之。潰。閩地悉平。以次定粵。論功擢參戎。歷都督僉事。鎮海安。沿海故多盜。外洋入寇尤甚。將軍患之。練兵拒海上。殲寇幾盡。或追捕出洋。抵暹羅。始還。舉以爲常。一夕。次北墩洋。颶風作。濁浪湧如山。舟傾側若簸。無由辨去向。中軍某請計。將軍測諸星曰。南風盛。師旋且利。然我歸而寇隨之。將無以爲禦。非策也。見危授命。職耳。惟住礙以聽命焉。語未竟。大聲起。水面黑霧中。若巨舸。挾浪行。勢如疾弩。燃二燈甚明。朗急令舉礮。舟欹。士卒莫能立。將軍手燃之。滅其燈。頃間風掀浪吼。天地若旋轉。海水沸起如立。觸梳

柁盡折。舟遂沉。將軍死於海。蓋所擊者龍。礮適中其目耳。時康熙五年七月二十二日也。將軍旣沒而靈不衰。恆駕戰艘。建旗幟。巡綽如故。大吏奉命海上。多見之。疏聞於朝。雍正九年。詔封驍騎將軍。諡英佑。建廟雷州。遷其子孫之才者。世給衣巾奉祀焉。人稱鎮海將軍。泛海者禱輒應。迄今香火不替。

### 湯文正栗主鎮壓五通神

崇明縣學兩廡先儒中。湯文正公栗主。時有疏闕。蓋五通神爲祟。民間被祟之家。輒將公栗主私自移請供奉。則其祟自絕。見俞氏耳郵錄。按公撫吳時。禁絕淫祀。驅攘左道。當時淫昏遁形。或以海外爲淵藪。而數百年後。精靈灑氣。猶復赫赫如斯。吁可敬也。

### 淫祠

三吳風俗。信祀淫祠。康熙間。湯文正公撫吳。曾經奏毀。久而禁弛。僧人漸搭房屋。香火復盛。祈禱者又接踵於途矣。道光乙未。江蘇按察使裕謙復毀上方山五通祠。獲僧傳德成鑑等。嚴加懲辦。并禁民間如有私奉五通太母馬公等像者。以左道論。由此始得稍息。聞五通係

明祖定鼎分封後。追贈陣亡毅魄。又由將士而思及兵卒。因取五人爲伍。意封作五通。以其死無所依。令逢寺廟冥神。必設下筵以享。此五通神之所由昉也。然兵卒奸淫。乃其生前故智。故死猶擾及民間。特於貞烈之婦。仍不敢累。所謂邪不勝正也。崑山某氏。女年方及笄。而有姿色。一夕鳴機。牕下五通忽至。前求耦。女曰。妾尙處子。一有玷。誤貽終身。西村有某婦。何不求之。五通曰。我曾至焉。奈彼心正。不可犯。女怒曰。彼心正。我獨不正耶。舉坐板撲之。應手而滅。亦無後患云。

禮闈女嬰

康熙庚辰二月。禮闈舉子場事已竣。方鎖閣閱卷。二十日夜。明遠樓上忽有啼聲。視之。乃一初生女嬰。不知所自。外簾官相顧愕眙。以其事近怪。不敢上聞。越二日。進五魁卷。遂令一役送此女置育嬰堂中。明日有人抱之。以去。往詢育嬰堂。果有此事。亦人妖也。

長甲

純廟南巡時。有獻詩者。指爪甚長。特異於衆。內有數爪。以過長屈曲。繞其掌。此人故露其爪於外。若有得色。此

人退後。純廟顧侍者曰。是必甚懶。否則何指爪之長也。

滿洲親貴

滿洲親貴。惟柄枋者。多以賄致富。餘幾窶不能存。而府第崇闕。監衛森嚴。上且時賜宦官宮女。俸不能給。於是即府中。關私門。誘致宦客。爲色餌之計。雖福晉格格。亦爲之。杭州某孝廉。公車入都。一日。雇車有所之。顧不識道途。御者卽執至一宅。給其入。一叩戶。卽妙嫵來。迓導入香巢。孝廉知誤。而不由自主。遂有滿洲宮裝婦。年可三十許。來相款洽。水陸並陳。一如海上平康之習。慙慙酬酢。不覺顛倒。俄聞傳呼。爺來。婦人出。作滿洲語。不知何謂。卽返。復入。是夕。止宿。翌晨。傾囊留百金券。而出。詢之。逆旅主人。則某王邸也。堅囑不可聲張。大凡滿洲貴族。自王公至黃帶子。貧窶者。乘每百官入朝。見陞廊間。有啣旱煙管。障而吸者。衣服藍縷。外僅一禮褂。亦懸鶉百結。然朝官雖殿閣尙侍。見之。必打墜。而彼竟不容禮。蓋皆親貴也。

京城坐黑車之奇聞

京城有所謂坐黑車者。老於京中之人。輒能歷歷談其

事並能介紹好奇者。一歷其境。其詭幻離奇。亦社會所罕聞也。京有某某等處。爲黑車停駐之所。黑車者。夜行不點火。並密遮車窗。使乘客不知所經之途徑。故謂之黑車。其左近有某某茶店。欲乘此車者。但往吃茶。並須預學一定之隱語。與茶博士言之。茶博士即以隱語爲之招。一車至。不議車價。來客亦不必與車夫交一言。竟行上車。車夫卽爲之送至一宅。推客下車。車夫又以隱語言告宅之人。匆匆竟去。便有侍婢持燈引客入一。所似巨家之繡閣也。者。凡所身歷。無殊晨肇之入天台也。凌晨車夫呼門。復匆匆送之至原處。亦不索車值也。說者嘗歎爲不可思議之事。或曰。滿清爲官者好廣蓄姬妾。而京都尤官員麇集之所。彼其精神氣力有所不逮。則故作龔疾。以免怨曠者之交譎。亦情所不得不然者。

### 京師五鎮

京師俗傳有五鎮。東方之鎮爲黃木廠。其木係金絲楠木。長七丈有奇。圍兩丈餘。不知置自何年。覆以廠柵。圍以石欄。清高宗所書碑碣等在焉。南方之鎮爲烟墩。俗名石幢。在永定門外一里許。昔人詩云。沙路迢迢古蹟

存。石幢卓立號燕墩。大都舊事誰能說。正對當年麗正門。西方之鎮爲大鐘寺。在德勝門外大道旁。鐘約數萬觔。高數丈。上掛亭梁。下入地池。往昔遊人到此。多以青銅錢擊之。音韻洪亮。以占祥瑞。近來西人遊者。歎爲世界第二大鐘。不知當時用何法鑄成。較之頤和園銅亭金牛。尤爲偉觀也。北方之鎮爲昆明湖。在海甸西北七里許。現爲頤和園之一部。蓋該園北爲萬壽山。南卽崑明湖也。湖圍約三十餘里。其源由玉泉山石孔中流出。最爲清潔。晶碧遊園者。至湖心龍王廟。嵐翠間石洞下。地既幽閑。水尤澄澈。真令人作出塵想。中方之鎮則爲景山。在神武門北。本名煤山。一名萬歲山。高百餘丈。周圍二里許。正中爲北上門。與神武門相對。東西二門曰山左門。山右門。內有綺望樓。後卽景山五峯。每一峯各有亭一所。俱供佛像。山旁翼以短垣。其中南向者爲壽皇門。內有壽皇殿。共九間。中供清聖祖御容。並有御製碑文。殿後東北曰集祥閣。西北曰興慶閣。殿東爲永思門。門內爲永思殿。又東爲觀德殿。蓋仍明舊也。昔人景山詩云。地安門裏繞紅牆。樹影堂堂映夕陽。玉鍊金鰲

橋上望。煤峯聳峙在中央。玉鍊金鰲橋。在北海中海之間。煤山自明莊烈帝殉國後。相傳山樹盡皆含孝。至今枝幹多有白粉者。實則松檜等樹。由蒼翠變而爲枯白。乃植物自然之理。是說頗不足信。往昔每年重九開放一日。然雖名爲任人遊覽。若不與門吏接洽。贈以金錢。仍不能入內也。

### 一夜造成之塔

乾隆間帝南巡至揚州。其時揚州鹽商網總爲江姓。一切供應皆由江承辦。一日帝幸大虹園。至一處。顧左右曰。此處頗似南海之瓊島春陰。惜無喇瑪塔耳。網總聞之。亟以萬金賄帝左右。請圖塔狀。蓋南人未曾見也。既得圖。乃鳩工庀材。一夜而成。次日帝又幸園。見塔巍然。大異之。以爲僞也。卽之果。輒石成者。詢知其故。歎曰。鹽商之財力偉哉。園遭粵寇之亂。已成瓦礫。而此塔至今尙存。

### 鶴秀塔

嘉興三塔灣之上。二十餘里有塔孤峙於官塘之側。上下七層。約高十餘丈。中層鐫刻鶴秀二大字。面臨大河。

背後皆田。旁無菴院。予昔過之。疑爲土人鎮壓風水而設。然未曉塔名所取義。後問之秀水朱方吳。振訥。朱云。塔非爲風水設也。蓋有故事焉。順治間江南諸生裴某者。家貧甚。有至戚爲浙江某府通判。因往依之。至則其戚已緣事罷任。贈以資斧。令其還家。裴附舟夜過皂林。行李盡爲盜劫。舟人客伴方停舟報官。遂獨沿塘而行。不食已一日矣。距嘉興尙數十里。餓不能前。臥於路側。其北某村中有章姓者。嫁其女於近村。常使婢鶴秀持物餉之。一日又以粉團糍糕令其往送。道出官塘。見裴臥於路側。呻吟不已。因問之。裴備言被劫及乏食。狀遂泣數行下。曰。此去家鄉尙數百里。今囊無一文。何以能至。吾必死於此矣。鶴秀憫之。以所攜食物與之。食并脫簪珥及錢百餘文。罄贈之。裴感其誼。詢其姓名。鶴秀具以告。裴曰。我他日若能寸進。誓不敢忘。遂別去。鶴秀至主女所。女見食物既少。頭上簪珥俱無。心竊疑之。適其夫欲往候章。女密使問諸其母。鶴秀還。主母詢之。實以周濟餓者告。時鶴秀年已十六七。主母疑其有私也。縛而加以箠楚。鶴秀不能堪。乘間投繯死。裴生得鶴



秀貧助。始能回家。次年中鄉科。會試聯捷。選授浙江某縣令。道經其處。距乞食時蓋三年矣。裴斷絃未續。心念鶴秀若猶待字。則將委禽焉。入村訪之。具得其故。奔至厝所。大慟再拜。尋其父母厚贈之。而聘其妹爲正室。抵任後。遣人往築墳塋。極其堅固華美。封墓之日。適裴委署秀水篆。親臨哭奠焉。又置腴田若干畝於附近尼菴。使歲收其息。以奉春秋祭祀。祀其神主於菴。立石志之。復於贈物處造一塔爲鶴秀資冥福。因卽其名名之。以志不忘。并使往來人瞻仰云。

### 水磨溝設廠

水磨溝在迪化城東北十里許。泉水奔湧。四時常流。冬日山嶺積雪。成銀世界。而水清蘋綠。自饒別致。聲浹溪而色青青。幾忘何地何時矣。其水力甚大。四季相同。官家利用水力。設槍礮貨幣製造廠於此。民間亦多設水力磨於此者。故俗名水磨溝。前清革公載瀾因而點綴之。建一斗亭。盼雲軒笑濤亭等。游覽者多題詠焉。

### 雲南鐵索橋

鐵索橋多奔流急湍。不可累石爲柱。則以鐵索大如臂。

者貫於兩岸之崖石。或十餘條。或二十條。用木絞使直。而建屋其上。鋪板作地。平翼以欄柵。橋長者或數十丈。望之如飛樓虛閣。往來者不知行於空中也。滇中以瀾滄江橋爲最。昔李定國燒斷以拒我師。吳三桂用竹筏過兵。至永昌。旣逐定國。始動帑三千金修之。道旁今尙有碑記。而黔中盤江一橋。視瀾滄更勝。鄂文端節制三省時。改驛路於此。所創建也。

### 黔粵人民

黔粵土司地。苗獠獠之類。前朝叛亂無寧歲。非必法令不善。實其勢盛也。黔東爲羅施鬼國。率苗人所居。黔西爲羅甸鬼國。率獠人所居。客民僑其間。不及十之一。二故無以鈐制而易於跳梁。然客民多黠。在其地貿易。稍以子母錢質其產。蠶食之久。之膏腴地皆爲所佔。苗獠漸移入深山。而凡附城郭通驛路之處。變爲客民世界。今皆成土著。故民勢盛而苗獠勢弱。不復敢蠢動云。惟粵西土民。故獠種。今皆馴習畏法。蓋粵西土俗本柔懦也。

### 黔中獠俗

凡上官之於士民。其主僕之分最嚴。蓋自祖宗千百年以來。官常爲主。民常爲僕。故其視上官休戚相關。直如發乎天性而無可解免者。粵西田州土官岑宜棟。卽岑猛之後。其虐使士民。非常法所有。士民雖讀書不許應試。恐其出仕而脫籍也。田州與鎮安之奉議州一江相對。每奉議州試日。田民間砲聲。但遙望太息而已。生女有姿色。本官輒喚入。不聽嫁。不敢字人也。有事控於本官。本官或判不公。負冤者。惟私向老土官墓上痛哭。雖有流官轄土司。不敢上訴也。貴州之水西。獠人更甚。本朝初年已改流矣。而其四十八支子孫爲頭目。如故。凡有征徭。必使頭目簽派。輒頃刻集事。流官號令。不如頭目之傳呼也。獠人見頭目答語。必跪進食。必跪。甚至捧盃水亦跪。頭目或有事。但殺一雞。瀝血於酒。使各飲之。則生死惟命。余在貴西。嘗訊安氏頭目爭田事。左證皆其所屬。獠人羣奉頭目所約。雖加以三木。無改語。至刑訊頭目已吐實。諸獠猶目相視不敢言。轉令頭目諭之。乃定讞。

苗獠陋俗

苗獠俗。惟男女之事。少所禁忌。兄死則妻其嫂。弟死則妻其婦。比比而然。水西安氏雖已改流。而其四十八支子孫仍爲頭目。頭目死。妻欲改嫁。而贖產不得。將去。則於諸叔中擇而贅焉。叔亦利其產而樂爲婚也。故往往有妻年四十餘。而夫僅二十者。至家中婢女。率皆無夫。聽其與人苟合。生子則又爲奴僕。是以苗獠家奴僕皆無父也。余嘗在節畢。籍一馬戶家。有老婢名大娃者。問其夫則曰未嫁。及點奴子有二童。皆其子也。可爲一笑。然其俗大概如此。不爲異也。仲家苗已有讀書發科第者。而婦女猶不着袴。某君已作吏矣。致書其妻。謂到任作夫人。須袴而入。其妻以素所未服。寧不赴任。滇之永昌城中。雖縉紳家亦聽婢女出外野合。每日納錢數十文於其主而已。俗名青菜湯。謂不能肉食。僅可買菜作湯也。嘉禾沈百門又言湖南苗俗亦相同。惟爲女時無所禁。既嫁則其夫防察甚嚴。不許有所私云。

邊郡風俗

粵西土民及滇黔苗獠風俗。大概皆淳樸。惟男女之事。不甚有別。每春月趁墟唱歌。男女各坐一邊。其歌皆男

女相悅之詞。其不合者亦有歌拒之。如你愛我我不愛你之類。若兩相悅。則歌畢輒攜手就酒棚並坐而飲。彼此各贈物以定情。訂期相會。甚有酒後卽潛入山洞中相昵者。其視野田草露之事。不過如內地人看戲賭錢之類。非異事也。當墟場唱歌時。諸婦女雜坐。凡遊客素不相識者。皆可與之嘲弄。甚而相偎抱。亦所不禁。并有夫妻同在墟場。夫見其妻爲人所調笑。不墮而反喜者。謂妻美能使人悅也。否則或歸而相詬焉。凡男女私相結謂之拜同年。又謂之做後生。多在未嫁娶以前。謂嫁娶生子。則須作苦成家。不復可爲此游戲。是以其俗成婚雖早。然初婚時。夫妻例不同宿。婚夕。其女卽拜一鄰嫗爲乾娘。與之同寢。三日內爲翁姑挑水數擔。卽歸母家。其後雖亦時至夫家。仍不同寢。恐生子則不能做後生也。大抵念四五歲以前。皆係做後生之時。女旣出拜男同年。男亦出拜女同年。至念四五以後。則嬉游之性已退。願成家室。於是夫妻始同處。以故恩意多不篤。偶因反目。輒至離異。皆由於年少不卽成婚之故也。余在鎮安欲革此俗。下令凡婚者不許異寢。鎮民聞之皆笑。

以爲此事非太守所當與聞也。近城之民頗有違者。遠鄉仍復如故云。

### 緬人風俗

緬人生活衣則上衣下裳。裳卽紗籠。喜用紅紫色。男女大同。俗尙跣足。或蹣跚鞋。少着襪者。上等男子。上衣袷。袷下裳前幅摺疊。腰間臃腫。殊不雅觀。頭皆岸贖。如折角巾。女子則盤髻頂心。作仰盂狀。未嫁者髻旁披髮一縷。首飾多用珠鑽。食則多用手。米飯鹹魚辣椒芥未爲常品。住則構屋如巢。覆以蕉葉綠梯。而升席地而坐。南洋各屬習慣大抵如此。男女交際自由。婚姻手續至簡。通例多妻。僧人尤多穢行。女子毫無教育。長舌毒口。往往罵街。最奇特者。罵至怒極。則在稠衆中自褪其裙。赤裸裸向敵人以折辱之。對方亦如此。從此爲仇。不交語。

### 閩俗好勇

閩中漳泉風俗。多好多名尙氣。凡科第官閥。及旌表節孝之類。必建石坊於通衢。泉州城外。至於數百坊。高下大小。駢列半里許。市街綽楔更無論也。葬墳亦必有穹碑。或距孔道數里。則不立墓而立道旁。欲使人見也。民多

聚族而居。兩姓或以事相爭。往往糾衆械鬪。必斃數命。當其鬪時。雖翁婿甥舅不相顧也。事畢則親串仍往來如故。謂鬪者公事。往來者私情。兩不相悖云。未鬪之前。各族先議定數人。抵命抵者之妻子。給公產以贖之。故往往非兇手而甘自認。雖刑訊無異詞。凡械鬪案。頂兇率十居八九也。其氣習如此。使良有司能鼓之以忠義。緩急用之。可收有勇知方之效。惜乎官其地者。率以斂賄爲事。爲民所積輕。且深怨。於是。有身家者。尙不敢妄爲。而悍慥之徒。相率而爲盜矣。

歸安二異人傳

王山者。歸安縣重潮村人。生六歲。而其父鬻於婺人范堯章爲奴。堯章旅廬菱湖。待山有恩。已而堯章老益貧。山壯未有室。爲主經營生計。日夕盡瘁。不私絲粟。堯章甚誼之。病革。謂山曰。若苦矣。我妻我子。不逮若之事我。勤我疾累月。若衣不解帶。目不交睫。眼脂糊兩匡。而炊藥不衰。若苦矣。我還若賣身契。我死聽若所之。山泣對曰。奴六歲事主。於今四十年。恩猶父子。奴之去留。不在券也。如背主恩。卽不還券。亦去。如不忘主恩。卽還券。亦

不去。堯章歎息良久。曰。雖然。子苦矣。吾終還子券矣。遂還山券而歿。山竟留不去。傭庖取直。以供主母。堯章僅遺樓樓二間。棺停其中。未葬。鄰火發。將及樓。時水涸。風烈。烟餒蔽空。山趣主母。幼主。亟去。主母曰。如柩何。山曰。山力能出。出之。不能。則與柩同燼矣。遂閉門拒火。撫柩呼天。火燎檐山。以貯水澆之。俄而風迴。火熄。是夜焚者三百家。范氏樓獨存。康熙癸酉春事。

李氏者。歸安菱湖孫龍行妻。李維申女也。李氏慧。能讀詩三百。龍行生而孤。業儒未就。鬱鬱失志而病。至嘔血。娶李氏後。病間發。李氏歸寧告母。曰。孫郎病恐難治。兒將以身殉之矣。自是異床。龍行病益劇。其所以嘗藥雪叢。李氏勤爲之。無怨色。及龍行病革。泣謝李氏曰。吾累汝。吾死命也。汝則奈何矣。李氏泣曰。婦以從夫爲義。君若不諱。則惟隨君地下耳。龍行益泣曰。我家無擔石。忍以一月婚。誤汝終身。哉。李氏救淚正色曰。是何言。君豈不讀萊菔詩乎。其夫有惡疾。難未婚。猶不忍去也。況一月耶。相期冥會。不出十日。君其勿復言。龍行沒。以康熙癸酉六月二十一日。及月晦。而李氏果不食死。李氏初

絕粒時。母強灌以粥。飯盃盃碎。至五日。虺自口出。李氏吐且嘔。七日。五臟團結。上衝。按之下。忍痛終不言。死之日。顏色如生。蚊蠅不集。年十八。

吳氏者。歸安菱湖王燾妻。前溪吳諷伯女也。年十九歸。燾初。吳氏寬姑。布書通其意。嘗窺鏡。輒擲去。謂燾曰。吾面不祥。未知死所矣。燾故家貧。落拓爲村塾師。因愕謂曰。丈夫有七尺軀。豈不能花一婦邪。不擇而罷。至是病發。嘔血略略不止。吳氏鬻資。壯經營。棧藥。百方不驗。燾自念且死。母老子稚。以言偵婦志曰。吾且暮入地。家貧安忍以老幼累汝哉。則噉噉然哭不止。吳氏曰。君之病深矣。不自寬。反憂家累君。卽不起。婦自有去處。不煩慮也。此語聞人。頗非笑之。燾尋沒。含歛後數日。吳氏徧拜族人。哭曰。寡姑無依。惟宗親生死之。則皆諾。又率其九齡之孤。拜夫從兄王昌言而哭曰。此無父之藐孤。以累諸父。又屬幼子於其兄。吳慮曰。是兒墜下。宜有成家。貧難活。舅能效。鄰公哺甥乎。昌言與慮皆諾。於是越日。稽顙哭姑前。極哀。姑曰。何爲。曰。婦本欲侍姑。今不得矣。姑恚曰。夫肉未寒。便欲舍我去耶。已各如寢。夜半微聞啟

扉聲。久之寂寂。姑疑之。起往視。婦床。摸二雛。甯睡。撼問九齡者曰。娘燈下縫衣裳。教兒自眠。勿待我。今何往矣。言已而哭。姑卽束緼吹火。求鄰子蹤跡之。呼新鬼而訴之。哀鄰子至。揭靈牀。惟見几上酒三罍。旁置一罍。一坐具。如相疇對者。鄰子出門四索。天微明。見吳氏兀立深湍中。神色如生。起之。衆咸歸視。內相外衰。下至裳襪。皆連綴層結。道旁觀者無不驚歎。感泣。時康熙乙亥夏六月十九日。距其夫死之辰止九日。

### 周宿來雅量

華亭周宿來秋部(茂源)以恤刑駐節雪苑。有山人得罪別駕者。別駕盛怒。欲加以刑。山人倉卒中託言。我秋部執友。冀緩其責。實未嘗謀面也。別駕詣秋部問之。秋部曰。此余生平好友。幸君相諒。山人得無恙。一時推秋部爲長者。秋部曰。昔余鄉錢鶴灘先生(福)傳臚後。名噪海內。一老學究冒稱先生業師。教授傍邑富翁家。富翁以先生故。大敬重之。五年致資頗豐。一日先生假歸。道過傍邑。富翁代學究治具甚恭。曰。錢先生至矣。必謁君。幸以賤子爲言。學究伴應之。而惴惴恐事泄。乃乘夜

迎先生數十里於道傍叩首流涕而言曰。某不才。託公二天。感且不朽。但罪有難逭。特來請死。先生備問其故。笑曰。此易事。君急返。勿使人知。當有以處此。學究潛歸。德憑富翁。掃徑以待。先生至。造學究門。執幣請謁。拜座下。委曲盡禮。曰。某遠涉京邸。不獲晨夕杖履。負罪良多。賴賢主人代爲周旋。誼最高。急請富翁出。再拜稱謝。富翁狂喜。事學究倍加恭謹。先生之雅量高致。傳於今百餘年未衰也。區區向別。駕脫山人。敢誇忠厚哉。

啞孝子

啞孝子昆明人。乾隆間居東門外。貧且啞。不能治生。奉母室中。已出丐食。有得則歸以奉母。暑日或與以瓜。受而不食。強之不可。啜之則再拜奉膝下矣。母亡。衆議給棺。不受。至一井。眸汲之。得錢六千。蓋所積以供葬費者。後不知所往。踰數十年。有見之。迤西者。相傳爲仙去。余謂孝子得仙固宜。然事涉恍惚。若其人則真孝矣。惜乎姓氏之不傳也。

草薦先生

草薦先生不知其名字。世族始居豐樂橋南。又徙而之

鐵冶嶺。經歲不出戶。一夕僭客訪其居。童子曰。方臥薦上。未敢通。日移晷。徑披其帷。闚其無人。已而床上有聲。驚歎竟睡。壺狀始盤旋下床立。帳啟。露薦語曰。天寒甚。客從何方來。先生褰氈。加以布帽。帽束。視望之。頭上長二尺許。坐語移時。呼童子進酒。衣厚如重緘。袖臃腫。手不得卒把杯。三人擁爐坐。望其床薦。高於几。迫而視之。計二十八簾。夫床高五尺耳。受薦二十八簾。簾以寸計。高二尺八寸。受臥止二尺餘。扳而上。如登山。偃而下。如墜谷。勞矣。無何先生醉。又上薦臥。案上詩文高與薦等。與客竊而讀之。似不從人間來。客大笑曰。昔司馬子長好遊。故其文日益奇。乃公踞躄戶庭。固以薦上得之者也。先生踞薦不得坐。忽下床曰。客惡知我。吾束髮以還。冬月御夾衣。客至嘗剉薦以飼馬。客去徑上床臥。又數好遊。醉叩絃歌。或墮水濕衣。冰浙浙。衣上不知寒。而日與名公卿賢豪長者相把臂。先生昔遊雲間。識蘇仲夏先生。及令子存古遊越。師事念臺劉先生。與李官大樽陳先生。又識世培祁先生。文學王懸趾先生。吳門則交葉君聖野。雪苑則交侯君仲衡。毗陵則憚君遜菴。豫

章則王君軫石于浮屠氏乃與南屏谿公久遊。先生又曰。嗚呼。自吾遊至今三十餘年矣。今其人皆以逝。故鄉好友。自陸大行。鯤庭。殉國。死。諸君子三十年間。或出或處。意趣各殊。然南皮北海。分曹賦詩。歲歲修禊事。以爲娛樂。迄於今。有蟬蛻軒冕者。有山林終者。有自髻頂爲僧者。有小草坐寒甕者。有起以大慰蒼生者。有墓木已拱。久者有餬口四方。金盡裘敝者。有憔悴且行吟者。吾老矣。猶得臥薦上。追季秋。輒益薦。吾不意竟益至二十。八簾也。汝慎無言。吾又將臥於是。里中人咸呼曰草薦先生云。或曰先生毛氏名先舒字稚黃古錢塘人。

### 華十五傳

華十五皖孝廉也。佚其名。遂於古學。好發奇論。而恃才傲物。詆及前賢。并疵當世之嶽立者。或以經義叩。則曰。汝輩如蟻螻。具足不出戶庭。乃欲與鴻鶴談雲漢事耶。鄰邑有某生。富於文。意頗自負。而嘗慕孝廉名。以爲非華不足。與談所學。遂挾生平傑作而造焉。值華臥方起。蓬跳而出。生亟置囊於案。趨前揖之。華瞪目四顧。若未之見。頃之僕進盃茗。而不及啜。華從容盥沐。旁若無人。

洗畢。卽以生羹抹其臆。生怒不能忍。曰。某文雖鄙。字不當惜耶。華擲羹曰。正嫌其有字耳。若以古紙劬售人。著水不略重乎。生取羹恨恨去。其玩世不恭。妄自尊大。有如此。後華遠出鄉里。絕音耗者將十年。僉疑已死。一歲又值開禮闈。榜發始傳華捷南宮。及魁墨出。同學讀其文者咸詫異曰。此果華十五作耶。何索索無生氣也。先是華登賢書。聲稱藉甚。有相士見之。曰。此君額有挺骨。稜角太露。雖得文名。異日恐不免凍餒。聞者咸嗤其妄。及華以兀傲之故。僉惡其不近人情。親友不相顧問。以致厨斷炊煙。華始憬然。恐應相士言。時有宦越之戚。華擬投之。匆匆就道。不計糞糧。程未半。而囊金既盡。并罄衣裝。復值嚴寒。枵腹行村落間。朔風侵骨。兼遭雨雪。路滑泥濘。遂陷於淖。良久始匍匐入一古廟。僵臥神龕下。旋有數丐提筐入。叱曰。此我儕地。汝垂斃者。何臥於此。華不語。卽被拽出。棄道旁。適有某翁過。其處憐而昇歸。飲以溫湯。一夜始有聲。詢爲孝廉。益善視華。因凍血凝結。徧體赤腫。數日後腫處悉潰成瘡。患三年。病始愈。而啖特健。每餐能盡飯一盂。肉一器。又半年軀體頗偉。

迥異昔年。因拜翁而謝曰。僕受深恩。無以爲報。願授諸郎君業。翁喜。遂館於家。凡五年。始終無間。內而婢僕。咸稱其德。外爲鄉人所敬禮。以是翁益重之。迨遇春闈。資以多金。應禮部試。遂成進士。時華已歷諸艱。平昔英釐之氣。饒除殆盡。是故言爲心聲。宜其文之平易近人也。未幾華官縣令。歷任十餘載。所至有惠政。泊歸而宦囊裕矣。親舊來問。華虛衷晉接。曲盡鄉誼。又二十年而卒。聞館翁家時。嘗有農工入室拍華肩曰。先生今飽暖矣。頗憶廟中時事否。則肅然起對曰。不敢忘。偶行隴畔。有村童笑指曰。此固廟中丐也。今儼然爲某家師矣。華聞亦無慍色。云按華天分儘高。故能力返前轍。如出兩人後之成進士。爲賢令。皆由動心忍性所得。否則以餓殍終矣。毛對山先生有句云。最甘惟藥石。奇暖是冰霜。在此君似堪書贈。至因恃才傲物。以致親故不前。允可爲目空四海者。借作虞箴也。

某京卿跡池

某京卿少時跡池。自放不可一世。應童子試。題爲井上有李。奮筆書曰。似杏而非杏。多了一道縫。似桃而非桃。

少了一身毛。東風而搖之。西風而擺之。有蒂何足恃。不能借一枝。滴溜溜一轉而落於井欄之上。若有李已。文宗帖爲笑卷。京卿往蹲其下。觀者或詫怪曰。誰家產此現世報。則張自自指其準曰。吾是也。羣目爲玩世不恭。後登第。仕列卿貳。不久即棄官歸。其夫人亦有名士風。終身稱夫字。語人曰。豈如細人輩。以扭捏爲賢淑哉。有田在城之西。偏歲往監穫。使縣令具鼓吹。旗幟前導。足巨甚。著赤烏盈尺而織。乘輿必伸露簾。外其目無餘子。亦可想已。京卿偶袒小婦。夫人方欲理論。適京卿同年某來訪。夫人隔屏高語云。與渠共貧賤二十年。以十指供飲食。得志相負可乎。同年悚然。向上拱揖。代責京卿。然後退。語有難弟難兄之說。此又難夫難婦也。

周于漆生有夙因

江浦周西水兵部名于漆。幼不能言。然頗能記前世爲某邑人。所常栖止處。廣庭中設一几。庭前有紅薔薇一叢。時時夢到其地。七歲時戲門前。有僧過門。顧之曰。此郎有夙因。周應聲即能言。家人驚喜。因令讀書。一過目如宿習。數月徧通經書。左國史。漢年十四。請書山中精。



舍一日日夕憩溪邊石上。遇老僧謂曰：郎忘七歲門前相見時耶？叩其名曰：我寶藥也。閩人周因留之舍中。日夜與論象緯律曆六壬丁甲勾股洞章之術。未半載盡通其說。瀕行復以黃河海道九邊三圖授之。且曰：吾數學未傳人。今當游四方訪之。又秘語周以十年之內天下必大亂。君異代人物也。自丙子迄甲申。果九年而明亡。皆如其言。周入清朝以明經謁選人。常念寶藥別時贈詩。有元夕燈前尋賈子。秋風臺下拜鄒生之句。未詳所謂。及謁選得房山令。上元與僚屬譙於賈公祠。問之。唐詩人賈閻仙祠也。問有子孫乎？吏對有賈某者。其裔也。見以逋稅繫獄。周即令出之。代完其逋。是年秋調平谷令。抵縣日。即出勘田畝。夜宿山村古廟。比晨視其額。則鄒衍祠也。於是悟寶藥之語。一無爽焉。周述其學著三才儒要三十卷。

### 邵進士三世姻

濟寧邵士梅字嶧。順治辛卯舉人。登己亥進士。自記前生爲栖霞人。姓高名東海。又其妻某氏。死時自言當三世爲夫婦。再世當生館陶董家。所居濱河。河曲第三

家。君異時官罷後。獨寓蕭寺。緝佛經時。訪我於此。後謁選得登州府教。授一日。檄署栖霞。教諭暇日。訪東海。故居已不存。求得其孫某。爲置田宅。已而遷吳江。知縣謝病歸。殊無聊賴。有同年知館陶縣。因訪之。館於蕭寺。寺有藏經一部。寂寥中取閱之。忽憶妻語。隨沿河覓之。果得董姓者於河曲第三家。家有女未字。邵告以故。且求縣宰縱與娶焉。後十餘年。董病且死。與邵訣曰：此去當生襄陽王氏。所居濱江門前有二柳樹。君幾年後訪我於此。與君當再合。生二子。邵記其言。康熙己未在京師時。屢爲傅侍御形臣（屢）潘吏部陳伏（颺言）言之。

### 蔣翰林

翰林修撰蔣虎臣先生（超）金壇人。自號華陽山人。幼耽禪寂。不茹葷酒。祖母夢我眉山老僧而生。生數歲。嘗夢身是老僧。所居茅屋一間。屋後流泉。遠之自伸一足入泉洗濯。其上高山造天。又數夢古佛入己室。與之談禪。年十五時。有二道人坐其門。說山人有師在。我眉二百餘歲。恐其墮落。久之乃去。順治丁亥。先生年二十三。以一甲第三人及第。入翰林。二十餘載。率山居。僅自編

修進修撰。終於史官。性好山水。徧遊五岳及黃山九華。匡廬天台武當。不避蛇虎。晚自史館以病請告。不歸。江南附楚舟上峽。入峽眉山。以癸丑正月卒於峽。眉之伏虎寺。臨化有詩云。偶向鑊湯求避熱。那從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物。妻子枯骸隊裏人。嘗自謂蜀相蔣琬之後。在蜀與修四川通志。以琬故。徧叩首巡撫藩臬諸司署前。其狂誕不羈如此。

### 王漁洋前身爲高麗國王

稗勺述高南阜云。漁洋先生前身爲高麗國王。將誕之夕。有人止村廟中。見途中羽葆鼓吹。儀衛甚盛。其人駭懼。詢之從者云。高麗國王降生新城王家。其人素善封翁。急入城探訪。先生已墮地矣。南阜與王氏交好。此說得之於其後嗣。非齊東野人之語也。

### 孫文定

益都孫文定公（廷銓）世居顏神鎮。爲童子時。常五鼓入塾。道遇一長人。如方相狀。目睚眦可畏。直前欲搏之。公方悚懼。自覺身驟長。與之等。且搏且却。至孝水西岸。玉皇宮。其物忽不見。公又常讀書齋中。有狐貽金豆數

枚而去。其家有金豆山房。至今存焉。

### 湯學士夢

左庶子湯潛菴（斌）夜夢登高山。已陟其半。忽一人自後越之先登。湯鼓勇繼之。遂至山巔。顧一室空無所有。惟壁上懸麻姑仙壇記。既覺。不知所謂。癸亥臘月閣學缺。特用右坊王庶子儼齋（鴻緒）甲子二月閣學復缺。湯遂繼擢。上官日適某督撫疏內有蔡姓名經者。宛平王相公笑云。蔡京宋奸臣。胡同其音。高陽李相公曰。彼乃京字。此麻姑仙壇記中所云蔡經耳。湯聞之竦然。事之前定如此。是年六月特擢湯江蘇巡撫。蓋麻姑壇在撫州。而蔡經家吳之洞庭也。

### 張文端爲王敦轉世

相傳張文端公英母太夫人嘗夢有異人。自稱王敦。至其家。覺而生子。命之曰敦。哥數歲。天母勸甚。夢異人復至。曰。吾終爲夫人子。遂產文端。名以敦復。長遂爲字。小說家紀述其事。略有異同。初皆妄誕也。漁洋居易錄稱文端爲夢敦。姬傳姚先生惜抱軒集有香亭得雄。於其去年所失小郎有再生之徵。識異一絕。下二句云。正似

吾鄉張太傅。再招東晉大將軍。自注極詳。姬傳恪守洛閩。乃亦信佛家輪迴之說。固知茲事之有徵。

### 錢葆劄

松江錢少司寇。艱於嗣。與夫人往天童祈子。大師爲集衆僧問誰願隨錢居士往。衆皆不答。一飯頭老矣。自言願往。已而錢果得子。名鼎瑞。字寶汾。後易名芳。標字葆。翻詞華麗。藻有名東南。中康熙丙午。順天鄉試。官中書舍人。旣而假歸。戊午以博學宏詞薦。值丁內艱。不赴。一日方與客坐齋中。有僧至門持一緘書云。自天童來。舍人啟視之。殊不駭訝。但云倉卒奈何。明日晨起。徧召親故與訣。索筆書一偈云。來從白雲來。去從白雲去。笑指天童山。是我舊游處。微笑而逝。

### 齊召南一則

天台齊宗伯召南平生不多作夢。每夢則必有異應。鄉舉時遊於忠肅廟。倦憩於廊。見若隸役者執刺相迓。入中庭。忠肅出位揖之。先生因請曰。公在景泰時專聽獨任。千載一時而易儲之事。默不諫何也。公曰。耿耿此心。淹沒幾數百載。微子問。余固將有說。子他日第詳檢皇

史歲中。便知我心跡耳。言訖而寤。及丙辰入翰林。修明史綱目。英景兩朝實任纂述。先生因請開皇史歲章疏。乃著易儲十論。以暴于公之寃云。一在上書房時。一日面或發赤。如中酒狀。其夜夢遊天台。與司馬道士談玄甚久。寤後不知所謂。越三日暮出禁門。馬逸不止。顛焉。腦髓竟出。賴蒙古某治之。兩月餘始活。旣思夢中遇承禎之地。乃墜馬坡焉。一丁丑春將赴杭。渡錢塘之夕。夢至天竺。觀音大士遣侍者乞題柱聯。遂口占二語以應。醒後錄存。旣至萬松嶺。新方伯富公曰。某一子染痘甚劇。家人禱於天竺。始得生。今將往祭。諸物備矣。獨缺聯句。願得先生之筆。以爲重。先生遂取所錄存者示之。而告其故。富大驚悟。從此稱先生爲老佛云。

先生瞳人極小。能遠視。與紫坪登山。見江船葉許大。先生辨舟中幾人。服某某色。杯罍壺觴之屬。歷歷可數。下山至泊所。則舟甚大。所視皆不爽。先生清晨望雲。能尋其根。云彷彿如絲繫於山。隨所尋挖之。得雲根石。多花草鳥篆形。尤異者一石具先生名字。因彙印一冊。爲賦天然圖書歌。以誌之。

### 夢中預識座師

嘉慶十一年黃勳敏公充湖北鄉試正考官。榜首劉學霽。試前夢至一處。有古衣冠者上坐。傍一人指謂曰。此汝師也。問上坐者爲誰。曰鄭康成。醒而異之。既獲解。謁勳敏。與夢中所見面貌無異。因自述其異。是科第二名。徐躍元日所夢亦同。二人一孝感。一蕪水。相隔數百里。異事。

### 董文恭奇疾

董相國文恭公。年五十大拜。入直軍機三十餘年。見人從無疾聲厲色。禮貌之周到。雖於童子亦不肯忽也。而退直入家。則性氣殊急。出門能謙恭。數十年如一日。實亦人所難能也。公鼻中有淤肉閉塞。氣不得通。每當嚴冬。入西華門。撲面風來。則張口迎之。或風甚氣逆。則小立暫喘。老年則上氣疾。至冬恆劇。蓋亦由鼻息之不能轉運也。

### 權相預知死期

大學士穆彰阿。道光朝當國。攬權納賄。避塞賢路。以計易蒲城相國王鼎遺摺。頗不滿於清議。故文宗登極。卽

首黜之。詔云。小忠小信。陰柔以售其奸。僞德僞才。揣摩以逢主意。如達洪阿。姚瑩等。盡忠盡力。必欲陷之。云云。其爲人可知矣。然其死也。則固有大異乎人者。死之前三日。折簡遍邀親友門生故吏。云定於某日某時辭世。屆期望屏臨一別。諸人如期至。穆則設盛筵數十席。一把盞。相與飲。啖連舉十餘觥。並未有死法也。食既半。顧日影曰。是時候矣。謂衆曰。請諸君稍待。俟我沐浴更衣。再訣別也。乃入內。良久。朝服蟒衣出。據炕南面坐。拱手向衆曰。少陪少陪。言畢閉目。少焉。玉筯雙垂五六寸。許視之逝矣。或曰。入內時卽已服毒矣。然服毒死者無玉筯也。豈果爲有道高僧入世後而迷失本性耶。奇矣。

### 鄒鳴鶴之夢

常州鄒中丞鳴鶴。未遇時。夢至冥府。有友人自內出。云在府中掌籍冊者。因叩以終身事。友書八字付之。曰。官居四品。洪水爲災。正欲審詢。遂寤。道光丁丑。官河南開封府。適河決中牟。黃水灌城。危在頃刻。因舉前夢告人。自恐不免。乃竟無恙。後擢任廣西巡撫。以勦辦賊匪。未能得手。革職歸里。爲兩江總督陸公建瀛檄赴金陵。幫

辦籌防事宜。城陷死之。奉旨照道員例賜卹。始知四品之應。洪水蓋指洪逆也。

### 陳子文夢識

陳子文（奕應）初承安邑。夢至一山寺。殿廡像設極宏麗。顧見西北隅下臨城堞。有園圃新作一亭。尚未覆瓦。傍有人指示曰：此君終身歸宿處也。後三十年。累官知南安府。一日遊東山寺。殿廡像設宛如夢中所見。方心異之。忽顧西北林木缺處。下有園圃。中作一亭。將成。尚未覆瓦。問之。則府署後圃。子文重建。宋守李彝庚綠陰亭也。益異而心惡之。歸遂寢疾不起。（初子文得南安寄友書曰：郡圃有宋人綠陰亭址。暇當重葺之。退食則吟詩作字於此亭。將成而歿。竟未得一日居也。）

### 神經病能前知

揚州謝夢漁侍御。清道光三十年庚戌科一甲三名。及第書法甚劣。二甲且不能望。竟問鼎焉。蓋是年殿試之日。猶在宣宗大行百日內也。士子皆素服入試。於策中照例擢寫處。多未留意。惟謝卷遇擢寫皇上陛下之上。必加當今二字。通場所無。諸大臣以爲得竅。擬置狀頭。

以字太劣。置第三。京師人呼爲兩字探花。惜仕途踴躍。終於御史而已。謝之爲人無可議。惟似有神經病。多作可解不可解語。往往能前知。嘗一日謁一宗室。其人並非顯者。坐甫定。閹人進言青寧傳到。宗室立命之入。謝意青乃侍郎。且翰林前輩。彼豈能傳之。或另一人耳。及入。則卽侍郎而前輩也。皇悚避席。宗室曰：彼在我處無坐位。爾不必謙。卽回顧青寧聲色俱厲。大加申斥而去。謝出謂人曰：我觀青老前輩將不得其死。人曰：青久蒙簡在。卽將外任。封圻矣。謝曰：放出去更不得其死。不如死於旗主之逼。猶不害人。衆以謝囑語也。置之。未幾青果得湖北巡撫。以粵逆陷城失守。伏法。謝之言竟驗。咸豐壬子科順天鄉試。四月考差。謝不赴。人勸之。謝曰：我一生無差。運故不考。至秋同鄉京官宴士子於會館。甫入坐。空中有鴉飛鳴一聲而去。謝瞿然驚曰：今科我揚只中一人。可惜可惜。人又以爲囑語也。及榜發。果中方鼎銳一人。謝言又驗。謝居京三十年。宴客之事寥寥焉。將歿之前一月。忽折簡逼邀同年同鄉至好者。大宴於松筠菴。卽楊忠愍公祠堂也。衆異之。屆期往。則十餘席。

珍羞羅列矣。皆論曰。公今日何事盛設。謝曰。我將與諸君永別。不得不痛飲。一回以當離筵也。衆笑曰。公何以知之。謝指忠愍神主曰。此我故人也。昨夜入夢相告。故知我辭世不遠耳。皆飄然盡歡而散。果不一月而訃至。謝沒後。囊蕭條。老妻以哭子早喪。侍御有子於粵寇陷揚州時。乳母攜之逃。遂相失。謝屬纊時。謂所親曰。他年吾子來京。望諸公善視之。衆唯唯。然皆知其無子也。及歿年餘。忽有老媪攜童子來京。遍叩同鄉之門。謂是謝子。述避寇年月甚悉。以久不得主人消息。故未來。今聞人言主人在京。不料子來而主人死。並言謝家事甚悉。遂釀金教養之。及長。屢應試不售。就館職。得知縣。歷任順天繁劇。有能聲。宦橐甚豐。以道員卒於京。卽謝星菴也。吁異哉。論謝之品學。皆爲人所稱許。獨其有先見之明。而故作不倫不類語出之。豈悟道者耶。抑其人果如佛家所云有來歷者耶。

### 曾文正爲巨蟒轉生

曾文正公碩德重望。偉烈豐功。震於一時。願性畏雞毛。遇有插羽之文。皆不敢手拆。辛未十月到上海閱兵。供

張已備。從者先至。見座後有雞毛帚。囑去之。謂公惡見此物。不解其故。公姻家郭慕徐觀察階云。公舊第中有古樹。樹神乃巨蟒。相傳公卽此神蟒再世。遍體鱗文。有若鱗甲。每日臥起。牀中必有鱗屑一堆。若蛇蛻然。然喜食雞肉。而乃畏其毛。爲不解耳。後閱隨園隨筆。言焚雞毛。修蛇巨虺。聞氣卽死。蛟蜃之類。亦畏此氣。乃悟公是神蟒轉世。故畏雞毛也。宋文信國公傳爲吉安潭中黑龍降生。信國柴市殉難。後是日其鄉風雨大作。人見黑龍復歸於潭。與公之異將毋同。

### 左侯相之夢

左侯相未遇時。夢應省試。領解額。甚覺得意。旣而連舉進士不第。忽遇干戈擾攘。參佐戎幕。大帥言聽計從。動望隆然。中外大臣交章推薦。遂出而典兵。屢摧悍寇。進膺方面之任。爵列五等。其始旌麾所蒞。皆山水靈淑。人物秀美。驅除數省。忽調赴西北。所歷皆巖關險塞。雄鎮名都。漸移漸遠。但見黃沙莽莽。一望無際。復答兵萬里。長驅而進。掃蕩邊氛。功名益盛。累荷超遷。封拜之寵。收地愈廣。設官置防。布置粗定。然後振旅入塞。返其故鎮。

遽然而覺。乃知是夢。是歲秋試。舉於鄉。自知無翰林之望。會試一兩次後。遂不復上公車。旋入駱文忠公幕府。名聲藉甚。會文正胡文忠兩公交章論贊。起家四品京堂。襄辦軍務。超授浙江巡撫。及克杭州。至西湖之上。恍然如素履其地者。蓋其景皆夢中所見也。其後以所歷之境。印證前夢。一脗合。及關隴肅清。議者皆謂新疆地勢遼遠。轉運艱難。頗以進取爲疑。而左公慷慨出師。無少顧慮。蓋自知大功之必成也。

### 科名遲速先後之有定

順治丙戌會試。魏柏鄉卷已擬第一。填榜改十二名。李爽棠本定十二名。改爲第一。後柏鄉正揆席。而李不甚顯。見柏鄉集。乾隆癸未會榜第三。本定張書勳。以論誤斥去。於落卷中。搜得秦大成卷。補之。秦占大魁。而張隨中丙戌狀元。見藤陰雜記。可知科名遲速有定數。名次先後亦有定數。狗竇馬廐中人。枉自營營也。

### 瞿圃狀元

乾隆初有粵東殿撰。以少年擅巍科。敷歷中外。頗受上知。遇然不甚通文理。嘗讀孔子觀射於矍相之圃。讀矍

爲瞿。人皆笑之。呼爲瞿圃狀元云。又有某殿撰任湖北道。丁艱歸。會有楚中人貌甚猙獰。挾巨斧於其宅旁。日相窺伺。爲其覺察。因遞解歸。終不知何事以致之。蓋有夙怨故也。後居家修池塘。猝中風卒。是日雷雨異常。衆皆謂其爲雷所擊云。

### 不利狀元

前清一代狀元之最不利者。莫過於龍汝言矣。始也革職。永不敘用。繼也特賞內閣中書。以終。然其先遭際之奇。眷顧之渥。可指日望枚卜也。初龍未第時。館某都統家。適逢仁宗萬壽。都統倩龍作祝詞。備小貢。每萬壽及令節。凡一二品大臣及內廷翰林。皆有小貢。皆詩詞序頌之類。繕小冊以進。不過藉此以聯上下之情而已。龍乃集康熙乾隆兩朝御製詩百韻。以進。上大喜。召見某都統。獎之都統不敢隱。以龍名對。仁宗曰。南方士子。往往不屑讀先皇詩。今此人熟讀如此。具見其愛君之誠。立賞舉人一體會試。次年春闈下第。總裁覆命。召見時。大受申斥。謂今科闈墨不佳。及出。密詢近侍。太監曰。今科闈墨甚佳。何以不愜上意。近侍曰。因龍汝言落

第。不。便。明。言。耳。於。是。朝。臣。咸。識。之。次。科。卽。嘉。慶。十。九。年。甲。戌。主。司。入。場。卽。將。龍。取。中。上。見。題。名。錄。大。喜。及。殿。試。卽。以。一。甲。一。名。擬。進。上。私。拆。彌。封。視。之。乃。無。言。仍。封。之。臚。唱。日。上。喜。曰。朕。所。賞。果。不。謬。也。甫。釋。褐。卽。派。南。書。房。行。走。實。錄。館。纂。修。等。差。賞。資。稠。疊。舉。朝。羨。之。龍。妻。素。悍。龍。幼。孤。而。貧。賴。妻。父。卵。翼。之。故。懼。內。一。日。與。妻。反。目。避。居。友。家。數。日。不。歸。適。館。吏。送。高。宗。實。錄。請。校。龍。妻。受。而。置。之。越。日。吏。來。取。妻。與。之。龍。始。終。不。知。也。忽。一。日。革。職。之。旨。下。大。駭。始。知。高。宗。純。皇。帝。純。字。館。吏。誤。書。作。絕。龍。雖。未。寓。目。而。恭。校。黃。籤。則。龍。名。也。仁。宗。見。之。大。驚。惋。惜。良。久。乃。下。旨。曰。龍。汝。言。精。神。不。周。辦。事。疏。忽。著。革。職。永。不。敘。用。猶。不。忍。宣。其。罪。狀。亦。不。交。部。議。雖。甚。愛。之。無。如。書。生。命。薄。而。已。逮。仁。宗。升。遐。龍。以。內。廷。舊。員。兼。受。大。行。非。常。知。遇。例。准。哭。臨。哀。痛。逾。常。宜。宗。聞。之。謂。其。有。良。心。特。賞。內。閣。中。書。道。光。戊。戌。科。猶。得。會。試。同。考。官。一。次。未。幾。卒。龍。安。徽。人。也。

### 跛解元

順德梁福草比部九圖爲秀才時以玉堂人物自況某

科秋闈後。意尤自得。揭曉之前一夕。梯貢院牆。瞰填榜。故事填榜自第六名起。至全榜填。竟監臨主司退座。更衣少息。然後再出。補填前五名。梁瞰填全榜。試官已退座。終不睹己名。意氣嗒然。加以跨牆露座。終夜未息。倦極欲睡。忽聞唱名第一。名梁九圖。喜極忘此身之在牆頭也。一躍欲起。頽然墜牆外。家人昇之歸。一足已跛矣。遂以書畫著述終其身。

### 墨派濫調

制義中有所謂墨派者。庸惡陋劣。無出其右。有卽以墨卷爲題。而作二比文。嘲之者。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實中懷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來。已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維。曷勿考記載。而誦詩書之典籍。元后卽帝王之天子。蒼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億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入時而用世。曷勿瞻黼座。而登廊廟之朝廷。疊牀架屋的有此病。然其句調圓熟。則當日之所謂。朔中彪外者也。按墨卷以咸同及光緒初年爲最劣。庸腐板呆。毫無生趣。殆強半天地乃宇宙之乾坤之類也。余曾見此種墨卷多本。乃信所記非虛矣。



蒲松齡科舉談

聊齋誌王子安篇論科舉苦況。尤爲淋漓盡致。實寫儒林地獄變相圖也。蒲松齡曰。秀才入闈。有七似焉。初入時。白足提籃。似丐。唱名時。官呵隸罵。似囚。其歸號舍也。孔孔伸頭。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共出闈場也。神情愉快。天地異色。似出籠之病鳥。迨望報也。草木皆驚。夢想亦幻。時作一得志想。則頃刻而樓閣俱成。作一失意想。則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際行坐難安。則似被繫之猿。忽然而飛騎傳入報條。無我。此時神情猝變。嗒然若死。則似蝕毒之蠅。弄之亦不覺也。初失志。心灰意敗。大罵司衡無目。筆墨無靈。勢必舉案頭吻而盡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濁流。從此披髮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嘗謂之文進我者。定當操戈逐之。無何日漸遠。氣漸平。技又漸淺。遂似破卵鳩。只得銜木營巢。從新另抱矣。如此情況。當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觀者視之。其可笑孰甚焉。

科舉時代之苦況

科舉八股之弊。至明迄清。坑陷天下聰明材力之士。幾

六百年。清季廢科舉。士人始脫離苦海。現今名公學士。大抵皆此中過來人。談之猶爲色變。數十年後。士咸由學校出。承學術思想變遷之餘。優遊自得。此中甘苦。如天寶遺事。恐無人復能話及者。余就見聞所及。略述數章。他年編吾國近世文學史者。亦儒林中一段傷心歷史也。科舉時代。童子試尤慘無人理。院試入場之時。使差役遍身搜索。如罪犯入監獄。然作俑者欲藉此以拔取真才。其後愈趨愈下。搜索愈嚴。弊竇愈甚。於是變爲發草案。當堂提覆。年長者始有戒心焉。當草案有名之時。必多方修飾。恨無返老還童之法。某生年近五旬。拔取草案。恐覆試擯斥。遂去其鬚。而覆試之擯斥如故也。友人改唐人詩以嘲之。老大離家少。小回鄉音未改。嘴毛摧。老妻相見不相識。笑問兒從何處來。童子應縣試。分已冠。未冠其實皆童子也。已冠之題目多割文裂義。必欲窘作者之心思。塞作者之耳目。使之不成一字。而後快。未冠題目稍爲平易。所考十五歲以下之童子。稍長皆不得與焉。然應試者每避難而趨易。雖中年以上。亦樂就未冠。久試不第者尤甚。有某叟年五十餘。應縣

試考三十次。尙考未冠。自題七絕云。縣試歸來日已西。老妻扶杖下樓梯。牽衣附耳高聲問。未冠今朝出甚題。科舉未廢以前。每屆大比。士子入場。凡書籍被褥及造飯汲水各器具。均須攜以自隨。負載者纍纍。直囚犯之不若。完卷出場。臥未貼席。而唱名之聲。又復徹耳。無異緹騎傳呼。不容稍留者。乘輿而往。興盡而返。如是者三。昔人云。士子鏖戰三場。非有龍馬精神。驢筋骨。頗嫩呆氣。窠駝毅力不可。其尤慘無人理者。莫若科歲試。追之以功令。監之以吏卒。促之以時刻。虐之以搜索。困之以饑渴。於時咸視文場爲畏途。每屆考期。咸有戒心焉。有姓齊名升甫者。年近知非。童子軍中。歷二十餘戰。每戰輒北。自是敗軍之將。談虎色變矣。一日偕其同志六人。聚飲於禪院。齊首坐。六人者。胥文陣羸卒。怯於戰者也。酒方酣。忽有走而呼者曰。某宗師以某日。按臨各屬。衆大驚。紛紛下席。竄走一空。惟齊某不爲動也。衆趨避他室。俟齊至。決議應付之策。久之不至。衆往窺之。見齊蹲坐如故。問之無言。呼之不應。趨前牽其衣。則隨手而僵。蓋齊遠受驚。神魂飛越。已赴兜率宮矣。六人哭之哀。

有輓聯云。曲譜陽關。偏弄得三疊聲酸。怕聽煞尾。魂招禪院。最痛是一生命苦。只剩光頭。又某生赴試。有友人拈小令以嘲之云。轎夫小狗才無端。擡個學臺來。嚇得我靈魂兒飛在九霄雲外。願來生我做轎夫。你做秀才。我也擡個學臺來。看你魂兒在不在。某生聞之不懌曰。僕雖不才。何至倉皇失措。如某所云耶。及揭曉。被嘲而歸。途中以詩自嘲云。恭賀先生命運通。餞行侑酒鼓東東。臨場常想天開眼。索句翻思地有窿。筆掃千人軍盡墨。礮轟三響淚流紅。傷心傍晚歸家日。悄悄無言餓火攻。

### 外人羨我科第

日本服部宇之吉爲京師大學堂師範館教習。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十二月回國。學部奏請賞給文科進士。奉旨依議。傳言服部自乞之也。猶憶光緒初年。總稅務司赫德二子仰慕中國科名。納監入籍。順天且延名師。攻八股以期應試。至鄉試年。爲北皿號生羣起而攻之。乃不敢入場。嗚呼。彼時若當國諸大臣能通權變者。爲之奏請。特賜二舉人一體會試。既不占鄉試皿號中額。又

便外人入我彀中豈不大妙乃竟聽其攻而去之厥後李文忠知之歎曰朝中無人朝中無人誠然

### 洋翰林不識字

有某某留學生識字無多致書與何秋葦中丞葦字誤作輩字究字誤作宄字秋葦作一聯嘲之云葦輩並車夫夫竟作非非想究宄同蓋九九難將八八除真巧不可階有唐某者留學生而得翰林者也致何書稱何爲秋葦老伯又其中草管人命作爲草管人命秋葦因作聯云葦輩同車夫夫竟作非非想管管爲官个个多存草草心可謂工絕京中有人將前記一聯改數字者聯云葦輩同車人知其非矣究宄並蓋君其忘八乎則諠而近虐矣

### 清漢合璧之殿試策

清初新庶常年少者多派習國書蓋期其兼綜九能儲承明制誥之選也至殿試對策則從無以清書入卷者康熙戊辰科進士仁和凌紹雯少習清書廷對日用清漢合璧體書寫讀卷諸臣靡可位置乃以之殿二甲以闈場應奉之作亦何必獨爲其異雄才遠學揚聲有期

側藝偏長詭遇可恥如紹雯者設拘守常格隨衆漢體（按漢體二字岳卷翁以之稱飛白書蓋避鄂王諱也借用之）豈併此二甲末名亦不得耶

### 破題

前清乾隆間有捐納知府請訓高宗詢其會否讀書以會鄉試對遂謂之曰爾既鄉試自能作文朕拈一題僅得破題一句爾爲我續下句因頓首請宣題及御製高宗曰題是周有八士至季隨破是記周之八士而得其七其人敬續曰皆兄也旨稱賞著軍機記名不數日簡放道缺又馬文淵給諫家貧幼會學藝木匠人曰聞汝能文可試以鋸板命題隨作一破云送往迎來其所厚者薄矣又許金橋駕部幼敏慧席間有人拈一令云韭菜蠟燭成一破題應聲曰淺綠深紅夜雨同翦矣又吳玉驕侍讀幼時塾師以子日上一圈命作破題吳援筆立就云於聖人未言之先渾然一太極矣此四破題皆可傳特彙記之

### 老儒專心制義

任香谷宗伯常言其鄉老宿芮先生者專心制義自總

角至白首。凡六十年。手不停批。褒譏得失。老不應舉。乃舉生平評騭之文。分爲八大箱。按卦名排次。其乾字箱。則王唐正文。其坤字箱。則歸胡大家。降而霍薛湯楊。以及隆萬諸名家。連次及之。金陳章羅諸變體。又次及之。其坎離二箱。則小醜大疵。褒貶相半。艮兌二箱。皆歷來傳誦之行卷社稿。及歲科試文。所深惡而醜詆之者也。書成後。自謂不朽盛業。將傳之其人。舉以示客。無一閱終卷者。數年後。益無一人過問。一日有後生叩門請業。願假其書。先生大喜。欣然出八大箱。後生檢點竟日。乃獨假其艮兌二箱而去。先生太息流涕累日。

### 武闡試卷可笑

武闡但以弓馬技藝爲主。內場文策。不論工拙也。順天乙酉科武鄉試。其策有極可笑者。如一旦二字。多作亘字。丕字。又作不一字。蓋緣夾帶小本字。畫甚密。不能分晰。故抄謄訛錯耳。又如國家字。應擡高一字。則凡泛論古今處。如國家四郊多壘。社稷危亡之類。亦無不擡寫。武生自稱生。則應於行內稍偏。乃又將生人生物生機殺機之生字。一概偏在側邊。如此者不一而足。然外場

已挑入雙好字號。則不得不取中。幸武闡無磨勘之例。可不深求耳。

### 圓明園軍機直班文兩比

潘木君督部有軍機直班文兩比云。寅初入如意之門。流水橋邊。喚取衣包於厨子。解渴則清茶幾碗。消閒則畫燭三條。兩班公鵠立樞堂。猶得於八方無事之時。捧銀毫而共商起草。未正發歸心之箭。斜陽窗外。頻催抄摺於先生。封皮則兩道齊飛。隨手則雙行並寫。八章京蟻旋直屋。相與循四日。該班之例。交金牌而同約看花。

### 遊泰西花園記

上海自泰西通商後。環北門外十餘里。奏明給洋人居之。洋人歲輸其租。謂之租界。租界爲英法美三國分踞。一切公事。歸華洋同知。暨三國領事會同辦理。除命盜案外。地方官不復與聞。惟夷夏探雜。人衆猥多。富商大賈。及五方游手之人。羣聚州處。娼寮妓館。趨風駢集。列屋而居。倚洋人爲護符。吏不敢呵。官不得詰。日盛一日。幾於花天酒地矣。欲稍稍裁抑之。而勢有不能。飭洋租地保密稽之。蓋有名數者。計千五百餘家。而花煙館及

鹹水妹淡水妹等等尙不與焉。女閩之盛已甲於天下。乃自同治後。外國妓女亦泛海而來。搔頭弄姿。目挑心招。以分華娼纏頭之利。於是中外一家。遠近裙屐冶游之士。均以夷場爲選勝之地。彼洋人之漁中國財者。亦可謂無所不至焉耳。休寧余古香觀察本愚來滬總辦浙江海運局。有遊泰西花園記一篇。敘述詳盡。筆致栩栩。於板橋雜記秦淮畫舫錄外。又闢一格。因備錄之。以見溱洧之風。海外亦復沿波深可太息也。記云。乙亥孟春匝月無旬日。晴偶值天霽。又須從事江干。以故春到人間猶未覺也。隆愷臣司馬由皖中來。申假館於局。局在邑南城外。殊嫌湫隘。愷臣每思北遊。以海上精華咸萃於北。遠方來者莫不耳逐神馳也。念八曉晴。以事當至虹口。予偕卿雲皖生并拉愷臣藜閣同肩輿。至老閘翼得翼甫與俱。作嚮導耳。翼甫當設饌饌客。饌後各舍肩輿乘馬車。縱轡以行。約十餘里。至虹口屯糶處。時監兪爲陶叔南大令。陳韻和少尹二君同寓洋樓。樓三楹濱江而築。輪船漕艘噴闐在浦。無足留連。因再登車。隨翼甫轅駒西適。自是則一望平原。園林櫛比。長橋跨水。

傑閣凌雲。遠瞰春申。白舫烏蓬。亂如飛鳥。陌上羣羣馬跡。華夷雜沓。電掣星馳。愷臣目所未經。不禁拍掌叫絕。忽於碧樹彎環處。車爲之停。下視同人皆踏莎而立。一時香車寶馬。錦簇花團。華妓洋娼之外。別有所謂鹹水妹淡水妹者。藜閣皆一一指名。予與愷臣惟略認其梳妝服飾而已。路旁有方井一。又有靜安古寺。以紆道不果遊。翼甫速客登車。謂須及早一遊。徐家匯外國花園。遲則游人星散。便無可觀。再行數里。到一籬落。車數輛。憩老槐樹下。荆扉斜敞。碎石成蹊。翼甫入。同人皆入。翼甫曰。左左之。曰。右右之。曲折升階。迴廊抱室。有番婦粲齒迎門。儼然酒家胡招客飲者。一傭人導客別舍。冰盃晶盤。几席橫陳。予量不勝蕉。衆以酒美勸。姑冷飲半甌。已微醺。出巡簷走。聞笑聲達戶外。則兩番姝簪豔卉。拖長裙。自旁舍出。曠娜作態。望之如畫。圖中人惟鬢髮黃。蟠秋波。碧暈與中國粉白黛綠不同。時同人各穿綢徑。拾翠尋芳。予偶闖入一院。於疎篁密棘中。插鞦韆一架。上貫雙繩。挽棠木小舟。中坐一少年。客洋人推蕩之。以戲。同人聞聲咸集。兩番姝亦珊珊來。相與狂笑。以妙

手空空兒之倏高而倏下者。非他人。卽翼甫也。洋人指一番姝。笑令飛登。與翼甫相向坐。於是推者推蕩者蕩。雙飛雙落。髻鞞巾欹。直視中外爲一家矣。喧笑未已。又有兩青衣姝。結駟來遊。四美相見。喃喃似皆勾欄姊妹。花舊相識也。豈采蘭贈藥之遺。泰西風猶近古與。夕陽既墜。與人促歸。爰循老閘肩輿踏燈而返。是日同游者爲隆君愷。臣山。潘君藜。閔青照。王君卿雲。維煜。貝君皖生。激。朱君翼甫。其詔并有姚君善民。張君亦棧。暨予共八人。

### 甸公亭贊

端中丞由鄂撫調蘇。撫時。學堂諸生集資建亭於黃鶴樓遺址。顏曰甸公亭。蓋中丞別號甸齋。所以誌去思之意也。亭中懸有中丞小像。梁星海廉訪爲之贊曰。憂時樂道。益乎其容。美哉蕭法。代守有功。睢州之正。益陽之忠。吳楚相望。教思無窮。寥寥數語。八面俱到。兼及廣雅。尤見周密。但以文字論此老。固加人一等矣。

### 僧豁堂詩

踐塘正岳禪師字豁堂。賦詩清麗。漁洋於金陵靈谷寺

見其同凡詩集二卷。愛之。略采數首云。御教場中月直時。下山全不道歸遲。三松影落半湖水。一路沿鐘到淨慈。扁舟赤壁醉西風。千古雄雌在眼中。欲得周郎重迴顧。銅絃鐵板唱江東。晉人名理宗莊老。剡縣風流說謝支。雖爲神州鍾紫氣。惜君未見馬駒兒。幾日春遊徧若耶。入城潤面是煙霞。正愁仙福難消受。又喫人間御貢茶。皆無香火氣。唐弘秀集中所少。

### 嘲求薦鴻儒博詩

寒村二絕云。博學鴻儒本是名。寄聲詞客莫營營。比周休得尤臺省。門第還須怨父兄。補牘何因也動心。紛紛求薦竟如林。總然博得虛名色。袖裏應持念四金。此等語刻之詩集。殊爲不學。蓋一時延賞虛聲及閱閱子弟之騫者。亦不無濫舉云。

### 名人臨終吟詩

蔣虎臣晚年學佛。自京畿督學歸。入廬山行腳。至峩眉山。伏虎庵。留一偈云。儻然猿鶴自相親。老衲無多溷孽塵。早向鑊湯來避俗。還愁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物。妻子骷髏隊裏人。只有君親難報答。生生世世祝能

仁宣城茅楚。隨薦舉及第。後數月。夢之天上。觀競渡。而歸。見車騎迎至東嶽廟。吏白。設此以待公。驚寤。賦絕句云。年年消渴望蓬萊。夢裏君王賜藥來。隱隱龍舟聞競渡。香風天上五更迴。至五日。逝。身後帷幕不周。杜寶。抵宋長洲。兩相國經紀其喪。以歸。

### 廣陵女超一子詩

超一子者。廣陵殷氏女。早寡。學道三年。坐化。遺詩偈一卷。有云。靜中無個事。反復弄虛空。地老天荒後。魂飛魄喪中。有師開道統。無法度愚蒙。忽底虛空碎。夕陽依舊紅。又看花云。土來澆灌水來栽。顛倒工夫任我來。滿院春風花自語。不將顏色向人開。

### 趙雲崧絕句

雙湖太守禁妓。簡齋太守以詩解之。趙雲崧觀察(翼)戲題五絕句云。登車紅袖滿啼痕。詩老爲招已斷魂。十。四樓高功保障。平康護法好沙門。八十衰翁已白紛。惜。花心在老逾殷。哥舒半段槍無敵。誰救人間娘子軍。南。部烟花手護持。君房下筆妙言詞。女閭援到齊桓例。莫。是貪他夜合資。巧爲蛾眉作主張。一言感煞衆紅妝。知。

君九十開筵日。定有湘蘭百妓觴。多少妖姬又浴容。家。家虔炷瓣香濃。青樓占得長生位。也抵先儒祀警宗。

### 觴令解圍之句

乾嘉間揚州鹽商豪侈甲天下。百萬以下者皆謂之小商。彼網總者得嘻笑而呼叱之。有皖人方某者。名下士也。會試落第。後貧無聊賴。思得一館以餬口。遂有友人介紹於揚州鹽商汪姓家。安徽人乃小商也。念鄉誼。又爲京官所薦。雖留之不之異也。一日網總家大宴會。汪亦在坐。凡諸商宴集時。必各攜一門客往。有觴政等事。可使之代也。是日主人行飛字令。以詩中有紅字者飲。至汪。汪曰。柳絮飛來一片紅。衆大笑曰。此杜撰也。柳絮焉得紅。舉罰觴以進。方曰。諸公毋然。此明人詩也。吾居停不憶上句。故不與君等辯。非杜撰也。上句乃夕陽返照長隄外也。衆默然而罷。汪歸謝以千金。謂非君解此圍。則我爲衆辱矣。由是尊爲上賓焉。

### 世臣詩稿

高宗駐蹕盛京。祇謁陵寢。以祭器潦草。錯誤。革盛京禮部侍郎世臣職。又以世臣詩藁有霜侵髮朽歎途窮之

句論謂卿貳崇階。有何窮途之歎。彼自擬蘇軾之謫黃州。以彼其才其學。與軾執鞭將唾而筆之。世臣詩又有云。秋色招人懶上朝。論謂實情重秩。自應夙夜靖其乃以疏懶鳴高。何以爲庶寮表率。詩又云。半輪明月西沈。夜應照長安爾我家。論以盛京爲豐沛舊鄉。世臣不應忘卻嚴旨斥責。卽令滿員官盛京者各書一通懸之公署。

漕督諧詩

雲夢許秋巖尙書兆椿美鬚髻。工詩善書。尤精於吏牘。下筆千言無不迎刃而解。蓋非獨以吟詠見長也。官漕督時。道出長沙。善化令某已升武岡州牧。置備儀仗於官衙。牌誤書漕作糴。尙書作一詩調之云。平生不作醉鄉侯。況復星馳速置郵。豈有尙書兼麴部。漫勞明府續糟邱。讀書字要分魚豕。過客風原異馬牛。聞說頭銜已升轉。武岡可是五缸州。風流蘊藉想某令讀之。亦當絕倒。

張暎沙詩

張暎沙先生總憲公弟也。總憲八十生辰。先生以杖爲壽。

仍係以詩云。鄭重提攜此一枝。枯籬亦有化龍時。須知手足關情重。莫待顛危始執持。誦此詩者。孝弟之心可油然而矣。

京師竹枝詞

指揮陳鐸舊有京師月令。其二月云。是月也。鼈虱出溝中。臭氣上騰。妓輓化爲鞋。都下傳之。以資噓噓。桐城方爾止有京師竹枝詞云。清晨旋舍降嬋娟。便脫紅裙上炕眠。傍晚起來無個事。一回小曲一筒煙。亦可笑也。

鼈虱歌

我邑有陳丹林者。忘其名。以其善走人。咸以鼈虱名之。家貧無妻子。嘗出入縉紳家。衣冠脩潔。尤善滑稽。與人談稗官語。輒娓娓忘倦。以故不之厭。託其羅致書畫。雖當代名公鉅卿。無不應手而得。尤與鐵宮保善。時宮保書稱天下第一。適奉命來吳。託其求者。咸遂所欲。獲利頗厚。一日將往姑蘇。舟過澱河而覆。幾遭滅頂。明年六十懸弧。賓客雲集。寶山鍾亮餘明經（其慶）戲作鼈虱歌贈之。曰。栗栗六六不用草縛。脚多也要學橫行。柔囁聲滿鼈虱簾。去歲過澱河。寒冰載舟腹。鼈虱落水往



來隨浪逐河神見之怒而叱。祝此妖魔非我族。驅之出境無羈留。水使聞呼承命速。口蝦捧其頭。虱蟹扛其足。須臾遂至河灘邊。瑟縮無衣寒欲哭。今年六十慶生辰。泥屑爲籌添海屋。沙裏狗接壽軸。望潮郎捧壽燭。蛤端蜆子那麻渾。六亂三千湊一局。嗚呼大難不死終有福。但願鬻蟻老成精。永生永世無人捉。活到千年萬年常脫殼。奇情異采讀之可下斗酒。亮餘工詼諧而富於才。著作等身。此雖游戲筆墨。亦可傳之作也。

### 黃九烟小半斤謠

有某公善治生。聞市肉不得踰四兩。名爲小半斤。人遂以小半斤呼之。道人聞而歎曰。此盛德事也。不可不傳。因爲長謠恭紀之。市肉市肉。震驚神人。乃公終身不飲。酒窮年不茹葷。今朝胡爲忽市肉。咄咄怪事。疇可比倫。(一解)市肉市肉。爰聚童僕。左手提衡。右手啟櫃。有銅如金。有銀如珠。把授童僕。不覺掩淚酸心。(二解)童僕受錢。愕胎相祝。長跪請命。市肉寧幾。童曰一斤。公怒欲捶僕曰半斤。怒猶不已。童僕惶恐。莫測公旨。(三解)匍匐再請聽。公何云。徐伸四指曰。小半斤。小半斤者。半斤

之半。半而又半。祿已踰算。(四解)僕乃前行。公尾其後。側身躡足。潛伏閭右。僕詣肉肆。錢付屠手。屠方鼓刀。公突而前曰。此我之肉。爾無我腩。屠曰。公肉敢不腆焉。一增再增。肉重於權。名小半斤。不啻六兩。公挾僕歸。大喜過望。(五解)肉已至家。僕欲持去。公曰。無違。談何容易。此肉我當細區分。安得倉皇暴殄等兒戲。爲我呼鑾婢來前。此肉謹付汝。汝其善煎烹。一爲乾豆薦。祖考二爲賓客餉。師生三爲君庖。壓我口。飫我腹。吾與妻妾子女共咀嚼。下及汝曹。俱彭亨。貓鼠不得竊。犬豕不得爭。餘瀝口口滿注。岳鑿釜須令憂憂。鳴珍重小半斤。此肉良匪輕。(六解)市肉市肉。震驚神人。咄咄怪事。疇可比倫。我聞東海有麒麟。麻姑擘脯。世莫陳。公之啖肉。毋乃啖麒麟。吁嗟乎小半斤。(七解)我聞古有參龍人。醜叔潛醜變。夏君公之啖肉。毋乃膾龍肝。批龍鱗。吁嗟乎小半斤。(八解)我聞天廚之內。有熊蹯。豹胎。猩猩唇。惟辟玉食。羅八珍。公之啖肉。毋乃啖熊蹯。豹胎。猩猩唇。吁嗟乎小半斤。

### 繆板橋詩

仁和繆蓮仙(良)以名諸生棗筆遊四方。家厨屢空。而著作等身。所輯文章遊戲。多至四十餘卷。嘗於春日郊行。卽事得詩曰。阿誰行露手。雙攜窄窄弓。鞋滑滑泥。願化此身作筇杖。替伊扶過板橋西。頗爲時下傳誦。因有繆板橋之稱。予謂不若改繆筇杖。則可與明之蘇綉鞋作確對矣。

### 壽耆之試帖

壽耆曾充考試。試差閱卷大臣。其人固如聊齋志異。所謂羯鼓四絕者。某年考差試帖題曰。華月照方池。某學士與之同座。見其一句曰。卿士職何司。某學士百思不得。壽耆曰。我用洪範。卿士惟月典。君荒經已久。宜其不知出處。學士唯唯而已。出語他人。無不掩口胡盧。

### 貴戚鳳陽派

王之藩任江西臨江府。好作詩。有見其金臺集者。中有句曰。三聲大礮響。兩扇總門開。其餘可想矣。嘗袖之就質於李辛仙。李曰。你是好人。王曰。我問者詩也。非人也。李曰。你這個人。能殼不做詩更好。王抱慙而去。又嘗獻稿於某太史。太史點頭曰。有派頭。王喜。更問是何派頭。

太史曰。是貴戚鳳陽派。按鳳陽丐者多持小鉅一具。口中唱歌沿街乞錢。

### 嘲章京詩

郡中舊有紅章京。黑章京口號。紅章京口號曰。流水是車龍。是馬主人如虎。僕如狐。昂然直到軍機處。笑問中堂到也無。其氣傲可想。而知黑章京一首。僅易數字耳。純是寒酸之氣矣。曰。篋筆作車驢。作馬主人如鼠。僕如猪。悄然溜到軍機處。低問中堂到也無。

### 哭庵詩句

易順鼎觀察號碩甫。別字哭庵。甲午奉南皮尙書派往臺灣探聽軍情。據觀察自言。唐徵卿既棄。百理璽天德而逃。有欲使之繼位者。故集中有詩一首曰。延平臺下屢逡巡。愧爾臺南臺北民。墨經依然猶在手。黃袍率爾敢加身。墨經者。時方奉諱也。觀察又有一詩曰。我年十五二十時。人人稱我買賣玉。我年三十四時。人人稱我于忠肅。那個龜子亡。八蛋紛紛競言利與祿。又云。三十五歲當統領。四十一歲辦督銷。可與文佛陶然亭題詞所蓋圖章並傳不朽。觀察江西人。築一屋在廬山上。

榜其門曰納於大麓。藏諸名山。觀察善作詩鐘。其集中所存五七律。雖詩也。而不啻詩鐘矣。嘗有人論之曰。讀頌甫詩。如入鐘表店。此則琤琮然。彼則璫璜然。可謂善戲謔乎。又頌甫有一聯曰。知白守黑。吾師老去。舊更新。容說那怪絕。觀察嘗著王之春賦。呈諸榮相。榮相覽而笑曰。他在京城裏。也是這樣的胡鬧嗎。後亦無他。有人記得起聯云。石頭長巷。繩匠胡同。帽兒變綠。頂子飛紅。石頭繩匠。皆窰子聚集之區。又云。門多帶馬之人。新交壽老。座有吹牛之客。綽號眉公。壽老指侍御余某。眉公指侍御陳某。又云。劉坤一。劉坤二。劉坤三。劉坤四。王之春。王之夏。王之秋。王之冬。此聯不知何解。又云。二千二。二千四。二千五。烏溜巴。烏溜焦。烏溜弓。上句指三妾之身價而言。對句湘中謔也。

### 譏刺朝士詩

北京玻璃廠一樓畫鋪。壁間張有素絹一方。寫詩十首。僅記其三。細按之。爲譏刺朝士而作也。其一曰。南內蓮池拜命來。髮長心短。血成灰。曇花普現。西天去。揮盡黃金不上臺。此詩似諷某尙書之失寵。戊戌後八年於此。

矣。袁世凱之南下也。以他事與某齟齬。迨某入京後。事始有回任之望。此時鈞黨即縱橫。終是君王折檻。臣放逐。故緣當事意。江湖猶賴主人恩。此詩似諷康有爲。康寄跡南洋各埠。十餘年來。儼然富翁矣。康之不蒙赦免。正當事之所以厚康也。康何以尙欲逼召亡遣乎。試以此詩質之康。當啞然失笑也。竭力經營。起部曹。黃巾司權。察秋毫。錢神赤透。通明殿。持節三山。易錦袍。此詩似諷振貝子。

### 庚子紀事詩

某生工作詩。有一律云。柳色青青永定河。難忘麥飯與淖沱。鶯歌紫禁韶光好。獻舞丹墀瑞靄多。寶馬鞭停低翠袖。玉樓人醉尙金波。無端鼙鼓催殘臘。景物春來更若何。首一聯謂庚子之亂。兩宮出京。第二聯上句謂大內諸伶。下句謂印度馬戲。第三聯上句謂振貝子。下句謂張尙書。末一聯謂俄日戰事。

### 都門題壁詩

昔都門廣和居酒樓有無名氏題壁一詩。咏江春霖奏

參慶邸父子云。公然滿漢一家人。乾女乾兒色色新。也當朱陳通嫁娶。本來雲貴是鄉親。鶯聲嚶嚶呼爺日。豚子依依念母辰。一種風情誰識得。問君何苦問前恩。又無名氏和作一首云。一堂兩世作乾爺。喜氣重重出一家。照例自然稱格格。(王府女公子稱格格滿洲語也)請安應不喚爸爸。(滇俗)歧王宅裏開新樣。江令歸來有舊衙。兒自弄璋翁弄瓦。寄生草對寄生花。語妙解頤都人士。爭相傳誦而諷刺之意。躍然於筆端。某酒樓又有題壁詩四絕云。翠鈿寶鏡訂三生。貝闕珠宮大有情。色不誤人人自誤。真成難弟與難兄。竹林清韻久沈寥。又過衡門賦廣騷。轉緣回黃成底事。誤人畢竟是錢刀。(自注吳音不辨王黃王竹林係天津巨商黃係軍裝買辦)紅巾舊事說洪楊。慘戮中原亦可傷。一樣誤人家國事。血腥新化口脂香。嬌痴兒女豪華客。佳話千秋大可傳。吹皺一池春水綠。誤人多少好因緣。詩意迷離所指蓋卽女伶楊翠喜。暨載搜納名伎洪寶寶事。二詩當時閩傳都門。幾於萬口同聲。尤以兒自弄璋翁弄瓦一句最佳。或爲之對曰。兄曾僂翠弟僂紅。真所謂文章

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噫。懿親當國。貪污至此。求其國之不亡得乎。

詠館閣體書

科舉未廢以前。士子習書。重館閣體。陽湖錢謙星有詩詠之。語極滑稽。輒而圓勻而細。松煙黑筆。毫紫。個個簪花。妝行行紅格子。上下兼四旁。而無不方矣。其名伊何歟。則曰館閣體。國家取士。保和殿。一日催成七頁半。其中何所云。不聞益臯呼。佛聲。但聞喁喁稱太平。一時忙舉子。操筆相從事。公卿與將相。進身皆由此。張伯英王右軍。揮毫指下生煙雲。此時蹙額病欲死。腕底力屈不得伸。長歎舉頭睇上清。太白湛湛寒生稜。雄蛟礪牙怪魚怒。戰火白日飛蓬瀛。長雲浮天下連海。赤日雖赫何能明。下界細語天不聞。赤手未可攀龍鱗。終朝伏案更何事。瞠目人寰愁殺人。

都下消寒會

都下有作消寒會者。以閨怨命題。而限溪西雞齊啼五韻中。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丈尺諸字。其冠軍一首云。六曲圍屏九曲溪。尺書五夜寄遼西。銀河

七夕秋填鵲玉枕三更冷聽雞道路十千腸欲斷年華  
二八髮初齊情波萬丈心如一四月山深百舌啼

### 麾敍詞

潘觀察歷當要差會爲上海某局老總輒徵服作狹邪  
遊其子某部郎尤漁色無厭喬梓二人往往合牖一妓  
聞者鄙之嘗治具某妓家宴諸當道其哲嗣與焉旋樓  
下男班呼請容繼而上視之稟書觀察父子姓名下書  
口口口房麾敍紙背書西江月詞一闋曰紫石街頭門  
戶翠屏山上人家安仁擲果滿羊車擺出龍陽功架必  
正偷詩無賴太官馳馬天斜詩人天韻貌如花可許汝  
南偷嫁詞中所引皆觀察同宗事實蓋觀察固騎省後  
人湖南產出身微末以軍功得擢今職者也座客傳觀  
皆相顧愕眙亟命火之觀察大慙挾其子託故逃席而  
去

### 譏蔡鈞樂府

蔡鈞與學生齟齬指摘之者幾於罄竹難書有東亞僑  
心人撰成樂府帷燈匣劍明眼人自能一望而知爲錄  
於下哀昇輶（譏辱國也）使臣怒使臣怒使臣怒阿

誰不怒赤阪妓不怒新橋女大夫學生汝太不曉事長  
揖空階求不已不是龍門汝誤投市僧認作韓荊州從  
來市僧得志慣橫行未聞獻媚蓄意殺學生使臣當日  
好肩背南洋負米東洋賣相公堂前袖獻票紙王爺膝  
下跪呈扇子王爺心中憂肥奴旁侍喘如牛親捧留聲  
機器奏牀頭翁在街頭賣卜命兒走上房司門政兒今  
作貴人紫綬金章襖綠巾綠巾恥富貴功名由巾起吁  
嗟乎君名不愧替錢死

### 負債詩

某老翁生平多負欠乃子乃孫殆有甚焉翁嘗詠欠債  
祖師三首以解嘲其詩曰自從出世債纏身舊欠纔債  
又轉新恰喜兒曹尤勝我堪稱欠債老鄉紳如今當道  
有良圖國債堪將危局扶怪煞區區先欠債收來如許  
令高徒思量欠債最難過國債如何不怕多我債却無  
田產抵想來國債有山河以談諧之筆寓譏刺之意冷  
雋可誦

### 詩鐘二則

張南皮好作詩鐘入樞閣後結習猶在嘗限駁斷二字

分嵌一聯。梁星海作云。射虎斬蛟三害去。房謀杜斷兩心同。南皮揚之於朝。袁慶亦並歎賞。於是梁遂獲某缺。張南皮督鄂之日。嘗令座客作詩鐘。而往往限以難字。某公有奇態。分點一聯云。弟兄陳氏奇皆好。姊妹楊家態並濃。上下皆用杜詩。上句用陳氏弟兄皆好奇。下句不贅。又某君一名大風。在京師日。嘗邀諸客飲於其家。席間有狗。風子怒而逐之。座客因舉大風打狗四字。限作詩鐘。文芸閣學士應曰。英雄大澤思屠狗。風雨寒江獨打魚。

閩中嵌字詩鐘之風極盛。林琴南先生嘗拈兩空二字。限嵌第六字。一十二歲小兒援筆立成二句云。不住猿聲啼兩岸。但聞人語響空山。先生爲之擱筆。儀徵張丹斧以傳簡。驚夢二題。廣徵詩鐘。作者頗衆。有鹽官程擣九者。作成祇十字。曰。忽逢青鳥使。打起黃鸝兒。餘作皆爲之減色。

### 嘲謀學差小說

康熙辛卯壬辰間。京堂小九卿謀出學差。洸臺中疏參翰林郎郎不可出學差。一時造爲小說。有小京卿密謀

翻大局。死御史賣本作生涯。老郎中掣空籤望梅止渴。窮翰林開白口畫餅充饑四段。見鄭寒村梁詩注。

### 且白室匾

鶴沙有某姓者。幼嘗自鬻爲人奴。後以居積致鉅富。大營輪煥。思借名人筆墨以爲重。會同里吳稷堂先生（省蘭）休致歸家。因以金幣旬書齋匾。先生盛情難却。而意頗不屑。乃戲書且白室三字與之。客見之以出處。問先生笑曰。子不見梨園脚本耶。凡且白之下。果是何稱。

### 科場對

吾鄉吳白華侍郎省欽典試瀾江。大不滿於時望。偶因二場經題中漏出數語。輕薄子遂拆其名字嘲之。曰。少目也知文字。却笑題中偏有目。欠金那得功名。請看榜首便挑金。蓋解元乃湯君金釗也。後浙中謝金圃先生。塘主江南試。副考官爲吳公玉綸。所取多知名。下第者造爲蜚語。有謝金圃抽身便討。吳玉綸倒口卽吞之語。爲某御史所參。奉旨鑄級。科場笑柄無獨有偶如此。

### 聯語無偶

京師士大夫好作聯相謔。至今相傳有二聯無屬對者。大輿劉位坦有塔三人。人爲之語曰：劉位坦三位令坦。吳福年喬松年黃彭年吳鏡塘人道光乙巳探花未開坊而卒。喬山西徐溝人由進士部曹歷任封圻。終於東河總督。諡勤恪。黃貴州貴筑人亦由進士歷官至江蘇布政。護巡撫三公皆顯貴。而當擇配時則皆未第也。又昆明趙蓉舫大司寇光之次女爲桐城光稷輔侍御繼室。京師爲之語曰：趙光之女光趙氏。二語皆無屬對者。

### 京官諧語

京師目翰林爲橐駝。譏其臃腫而緩步也。科道爲老鴉。發聲不祥也。又以富貴威武貧賤比六部。吏曰貴。戶曰富。禮曰貧。兵曰武。刑曰威。工曰賤也。又以喜怒哀樂分屬吏部四司亦確。老學庵筆記一則云：吏戶刑三曹富饒。他曹寂寞。時人爲之語曰：吏勳封考。三婆兩嫂。戶度金倉。細酒肥羊。禮祠主膳。啖齏吃麵。兵職駕庫。敲薑呷醋。刑都札門。人肉餛飩。工屯虞水。生成惡鬼。

### 嘲志銳四六偶句

伊犁將軍志銳。瑾妃之兄也。曾受業於泮鄉文芸閣學。

士文喜談諧。嘗以銑手呼之。因其銳字形似銑也。志愛唱打金枝劇中之金烏東升玉兔墜。又能作狂草。皆不工。有人以四六偶句嘲之云：忽然高唱金烏玉兔之聲。偶爾揮毫牛鬼蛇神之字。

### 巧對

曩在京師見有屬對之工者。輒記之以資談助。麥秋至對桑春榮。三白瓜對萬青黎。青龍棍對朱鳳標。陶然亭對張之洞。獅子狗對熊伯龍。烏鬚藥對黃體芳。李象寅對楊猴子。赤奮若對朱道然。杜鵑花對李鴻藻。老板對童華。又樹已半枯。休縱斧對果然一點不相干。以絕不相當之二語集而成對。覺字字銖兩悉稱。可稱工妙絕倫。

### 留學生之解經

留學生某檢討致書何秋葢中丞。誤葢爲輩。聞者已作聯語以譏之。又有留學生某進士解詩經有女懷春爲懷卵。力詆孔子不刪此淫詞。蓋粵人呼卵爲春也。

### 戲壇燈聯

前清縮短國會之詔下。都中各茶園演慶賀戲五日。戲

檣兩楹皆懸燈聯。猶憶一聯云。國會未能速開。無可消愁。且同看這檣新戲。代表業已解散。再來請願。真不值一個大錢。

### 二國演義之荒誕

關西故事載蒲州解梁關公。本不姓關。少時力最猛。不可檢束。父母怒而閉之後園空室。一夕啟窗。越出。聞牆東有女子啼哭甚悲。有老人相向而哭。怪而排牆詢之。老者訴云。我女已受聘。而本縣舅爺聞女有色。欲娶爲妾。我訴之。尹反受叱罵。以此相泣。公聞大怒。仗劍徑往縣署殺尹。並其舅而逃。至澄關。聞關門圍形捕之甚急。伏於水旁。掬水洗面。自照其形。顏色變蒼赤。不復認識。挺身至關。關主詰問。隨口指關爲姓。後遂不易。東行至涿州。張翼德在州賣肉。其賣止於午。午後即將所存肉下懸井中。舉五百斤大石掩其上。曰。能舉此石者與之肉。公適至。舉石輕如彈丸。攜肉而行。張追及。與之角力。相敵莫能解。而劉玄德賣草履亦至。從而禦止。三人共談。意氣相投。遂結桃園之盟云云。語多荒誕。不經。殆演義所由出歟。

### 今古奇觀寫本

江陰繆筱珊太史嘗在廠肆購得明寫本今古奇觀。皆巨冊。裝潢精好。以黃綾爲書面。其每卷前皆有翰林院某官臣某恭呈字樣。字亦端整。蓋是書本爲洪武中勅撰之書。書凡三集。一爲今古奇觀。一爲某書。一爲拍案驚奇。中多言蒙古人糺事。至有清盡將蒙古人事刪去。明祖之意。遂不可見云。

### 阮懷寧挑燈作傳奇

金陵八十老人丁胤常與漁洋遊祖堂寺。憩呈劍堂。指示漁洋曰。此阮懷寧度曲處也。阮避人於此山。每夕與狎客飲。以三鼓爲節。客倦罷去。阮挑燈作傳奇。達旦不寢。以爲常。燕子箋雙金榜獅子賺諸傳奇。皆成於此。所知錄云。大鉞既降本朝。在營中。諸公聞其有春燈謎。諸劇。問能自度曲否。大鉞卽起。執板頓足。而唱以侑酒。

### 李太虛曲本

李太虛南昌人。吳梅村座師也。崇禎中爲列卿。國變。不死。降李自成。清定鼎後。乃脫歸。有舉人徐巨源者。其年家子也。嘗非笑之一日。視太虛疾。太虛自言病將不起。



巨源曰。公壽正長。必不死。詰之。則曰。甲申乙酉不死。則更無死期。以是知公之壽未艾也。太虛怒然無如何。巨源又撰一劇。演太虛及龔芝麓降賊。後聞清兵入。急逃而南。至杭州。爲追兵所躡。匿於岳墳鐵鑄。秦檜夫人跨下。值夫人方月事。迨兵過而出。兩人頭皆血污。此劇已演於民間。稍稍聞於太虛。適芝麓以上林苑監。謫宦廣東。過南昌。亦聞此事。乃與太虛密召歌伶。夜半演而觀之。至兩人出跨下時。血淋漓滿頭面。不覺相顧大哭。謂名節掃地至此。夫復何言。然爲孺子辱至此。必殺以洩忿念。乃使人俟巨源於逆旅。刺殺之。此事趙甌北得之於蔣心餘云。

### 吳蘭次奉詔譜楊繼盛傳奇

吳綺字蘭次。號豐南。江都人。歙縣籍。以順治九年拔貢。生授秘書院中書舍人。夙負才望。尤以詞曲名。奉詔譜楊繼盛傳奇。譜成稱旨。卽以楊繼盛之官官之。時以爲奇榮雅遇。蘭次有入署拜椒山楊先生祠。時奉命譜椒山傳奇詩。或曰。今崑曲有鳴鳳記院本。演椒山勅嚴嵩事。殆卽蘭次所撰進。後遂徧傳教坊也。第考梨洲先生

太夫人嘗有壽日。見演鳴鳳記。因之慟哭。一事見梨洲子百家跋。子劉子所作壽序。後是鳴鳳記。明末已行。蘭次所撰。當別一本。試諗之。識曲者。吳後歷湖州知府。四方名流。過從文讌。無虛日。卒以是去官。工詩及四六。其填詞小令。兒童婦女皆能習之。有林蕙堂藝香詞。

### 金聖歎小傳

吳郡金喟字聖歎。少有才名。性放誕。出詞罔忌。初補博士弟子員。以歲試文怪誕。被黜。明年科試。易名人。瑞就童子試。文宗某拔置第一。仍復儒冠。嘗謂世有才子書六。蓋離騷。莊子。史記。杜詩。及施氏水滸傳。王實甫西廂記也。徧加評語。批論透闢。識見精到。謂爲金批。盛行吳下。順治庚子。哭廟案。金與焉。聞是獄之興。爲知吳縣事。山西任某以非刑預徵課稅。生員薛爾張等因民忿。鳴鐘擊鼓。入文廟哭泣。諸生不期而至者百餘人。時適清順治帝哀詔至。蘇設幕府堂。撫按率官紳哭臨。諸生旋造府堂。進揭帖。而繼至及觀者復有千餘人。羣聲雷動。詈逐任令。撫臣大駭。命執之。卽獲諸生倪用賓等十一人。餘皆星散。旋有教授程邑參任令六款。而金人瑞十

弗見之誦。又陰指撫臣。撫院朱性素刻忌。必欲殺金等。而後快。遂以特符抗納。任令比追。遽遭怨誘。致當哀詔。初臨日。集衆千。百上驚先帝之靈。但邑令命官民稱父母。該生等擅敢於哭臨之際。聲言扛打。似此目無法紀。深恐搖動人心等語。密疏具奏。既上。發欽差大臣赴江寧。公審獄。成奏覆。倪用賓等於遺詔。方到。鳴鐘擊鼓。糾黨千人。倡亂訐告。擬不分首從。斬決。妻子財產入官。於是同時死者一十八人。爲倪用賓。沈珮。顧偉業。張韓。來獻琪。丁觀生。朱時若。朱章培。周江。姚剛。徐玠。葉琪。薛爾張。丁子偉。金人瑞。王仲儒。唐堯治。馮瑯也。嗚呼。專制國官吏之淫威。文網之嚴密。文人苟非韜晦自全。鮮有不遭殺身之慘禍者。況放誕不羈如聖歎哉。當人瑞在獄時。付書於妻曰。殺頭至痛也。籍沒至慘也。而聖歎以無意得之。不亦異乎。金初生一子。請乩仙錫名。判曰。斷牛不解何義。及妻子流寧古塔。居室有斷碑。但存一牛字。其殆有定數耶。

石頭記

樞散軒叢談云。紅樓夢實才子書也。或言是康熙間京

師某府西席孝廉某所作。巨家故間有之。然皆抄本。乾隆時蘇大司寇家因此書被鼠傷。遂付玻璃廠書坊裝訂。坊賈藉以抄出付梓。世上始有刊本。惟止八十回。臨桂倪雲壘大令鴻言。曾親見之。其四十回不知何人所續。或謂高蘭聖所補。又謂無錫曹雪芹添補。皆無確據。洞庭王雪香先生取此詩加以評語。亦無出色。最可笑者。龍潭潭友批本。共數百條。泛論迂談。無理取鬧。謂欲表作者之苦心。吾不信也。惟顧恩思義一則。及說黛玉身子是乾淨無瑕。故不許其嫁而死。又說黛玉生日打扮宛如嫦娥。演的新戲蕊珠記。說扮的小旦是嫦娥。因墮落人間。幾難完璧。幸觀音點化。未嫁而死。論以爲明明說到黛玉深處。又云薛氏梨香院。後以居女優。而讓出。既爲教戲之所得。勿謂梨園耶。則薛氏可知。而寶釵愈可知。余謂梨香院卽隱廬梨園意。院與園音似。雲友此說。獨有見到處。

紅樓夢包羅順康兩朝八十年之歷史

紅樓夢一書說者極多。要無能窺其閔旨者。吾疑此書

所隱必係國朝第一大事。而非徒紀載私家故實。謂必明珠家事者。此一孔之見耳。觀賈政之父名代善。而代善實禮烈親王名。可以知其確非明珠矣。今略舉臆見諸條於後。以諗世之善讀此書者。林薛二人之爭寶玉。當是康熙末允禩諸人奪嫡事。寶玉非人。庸言玉璽耳。著者故明言爲一硬頑石矣。黛玉之名。取黛玉字下半之黑字。與玉字相合。而去其四點。明明代理兩字。代理者。代理親王之名詞也。廢太子後。封理親王。理親王本皇次子。故以雙木之林字影之。猶慮觀者不解。故又於迎春名之曰二木頭。迎春亦行二世。寶釵之影子爲襲人。寫寶釵不能極情盡致者。則寫一襲人以足之。而襲人兩字拆之。固儼然龍衣人三字。此爲書中第一大事。此書所包者廣。不僅此一事。蓋順康兩朝八十年之歷史。皆在其中。海外女子。明指延平王之據臺灣。焦大蓋指洪承疇。承疇晚年罷柄。權閒居。極侘傺無聊。曩曾於某說部中。得其遺事數則。今忘之矣。大醉後。自表戰功。極與洪承疇事符合。妙玉必係吳梅村。走魔遇劫。卽紀其家居被迫不得已。而出仕之事。梅村吳人。妙玉亦吳

人居大觀園中。而自稱檻外。明庶不臣之意。參觀桃花扇餘韻一齣。當日官府方點派差役。持牌票訪求前代遺民。可知梅村之出。必備受逼迫也。王熙鳳當卽指宛平相國王文靖熙。康熙一朝。漢大臣之有權衡者。以文靖爲第一。書中固明言王熙鳳爲一男子也。

### 紅樓夢之貽禍

淫書以紅樓夢爲最。蓋描摩癡男女情性。其字面絕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思神遊。而意爲之移。所謂大盜不操干矛也。豐潤丁雨生中丞巡撫江蘇時。嚴行禁止。而卒不能絕。則以文人學士多好之之故。聞杭州有某賈人。女明艷。工詩。以酷嗜紅樓夢。致成瘵疾。當縣緝時。父母以是書貽禍。取投之火。女在牀。乃大哭曰。奈何燒殺我寶玉。遂死。杭州人傳以爲笑。此書乃康熙年間江寧織造曹練亭之子雪芹所撰。練亭在官有賢聲。與江寧知府陳鵬年素不相得。及陳被陷。乃密疏薦之人。尤以爲賢。至嘉慶年間。其曾孫曹勛。以貧故入林清。天理教林爲逆。勛被誅。覆其宗。世以爲撰是書之果報焉。

牡丹亭評語

康熙間武林吳山有三婦合評牡丹亭一書。按吳山名人字舒鳧。吳山其號也。工詩文詞曲。與同里洪稗畦（名昇字昉思）並馳名江浙間。吳山始聘於陳。未婚而夭。娶談。齡年亡。繼娶爲錢。與吳偕老。三婦皆具妙才。詩筆河麗。其牡丹亭一曲。則陳談評其前半。而錢續之。評語咸列於上方。吳山復引詩經語作旁批。梓行於世。人皆艷稱之。

長生殿傳奇

山東王漱柳南隨筆云。康熙丁卯戊辰間。京師梨園子弟以內聚班爲第一。時錢唐洪太學昉思昇著長生殿傳奇。初成。摛內聚班演之。大內覽之稱善。賞諸優人白金二十兩。且向諸親藩稱之。於是諸王府及閣部大臣。凡有讌集。必演此劇。而趨頭之賞。其數悉如內賜。先後所獲殆不貲。內聚班優人因語洪曰。賴君新製。吾獲賞賜多矣。請張宴爲君壽。而卽演是劇以侑觴。凡君所交游。當邀之俱來。乃擇日治具大會於生公園。名流之在都下者。悉爲羅致。而獨不及閩縣趙星瞻徵介。時趙適

館給諫王某所。乃言於王。促之入奏。謂是日係忌辰。設宴張樂。爲大不敬。請按律治罪。奏入。得旨下刑部獄。凡士大夫及諸生除名者。幾五十人。益都趙秋谷贊善執信。海昌查夏重太學嗣璉。其最著者也。後查以改名登第。而趙竟廢置終身矣。錢唐梁應來。兩般秋雨菴隨筆云。黃六鴻者。康熙中由知縣行取給事中。入京。以土物及詩稿徧送諸名士。至趙秋谷贊善。趙答以束云。土物拜登。大集壁謝。黃遂銜之。刻骨乃未幾。而有國喪演劇之事。黃遂據實彈劾。朝廷取長生殿院本閱之。以爲有心諷刺。大怒。遂罷趙職。而洪昇編管山西。京師有詩詠其事。今人但傳可憐一曲。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二句。不知此詩原有三首也。其一云。國服雖除未滿喪。如何便入戲文場。自家原有些兒錯。莫把彈章怨老黃。其二云。秋谷才華迥絕儔。少年科第儘風流。可憐一齣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其三云。周王廟祝本輕浮。也向長生殿裏遊。抖擻香金求脫網。聚和班裏製行頭。周王廟祝者。徐勝力編修嘉炎。是日亦在座。對簿時。賂聚和班玲人。詭稱未遇得免。徐豐頤修髻。有周道士之稱也。

是獄成而長生殿之曲流傳禁中布滿天下故朱竹垞  
檢討贈洪禕畦詩有海內詩篇洪玉父禁中樂府柳屯  
田梧桐夜雨聲淒絕慧苴明珠謗偶然之句（梧桐夜  
雨元人雜劇亦明皇幸蜀事）樊榭老人歎爲字字典  
雅者也惟兩書所記各有不同二百餘年中事焉得一  
博雅君子一質之

### 李笠翁十種曲

笠翁名漁錢塘人能爲唐人小說兼以金元詞曲擅名  
所至攜小鬘唱歌吳梅村贈詩云家近西陵住薜蘿十  
郎才調歲蹉跎江湖笑傲誇齊贅雲雨荒唐憶楚娥海  
外九州書志怪坐中三疊舞迴波前身合是元真子一  
笠滄浪自放歌尤悔庵又云十郎才調福無雙雙燕雙  
鶯語小窗送客留髡休滅燭要看花睡炤銀缸於是北  
里南曲中無不知有李十郎者笠翁十種曲爲憐香伴  
風箏誤意中緣屢中樓鳳求凰奈何天比目魚玉搔頭  
巧團圓慎鸞交十種笠翁運筆靈活科白詼諧逸趣橫  
生老嫗皆解能吐人不能吐之句用人不敢用之字摹  
人欲摹而摹不出之情繪人欲繪而繪不工之態狀且

結想摘詞段段出人意表又語語仍在人意中陳者出  
之而新腐者經之而艷平者遇之而險板者觸之而活  
不獨此也結搆離奇變化令人莫測事之真者能變之  
使僞僞者又能反之使即真情之信者能鑿之使疑疑  
者又能使之帖服而歸於信以劇情詞曲而論笠翁洵  
能摹寫入情爲吾國傳奇中別開生面者固不必以文  
章嚴格繩墨之也

### 記蒲留仙

蒲留仙先生聊齋誌異用筆精簡寓意處全無迹相蓋  
脫胎於諸子非僅抗手於左史龍門也相傳先生居鄉  
里落拓無偶性尤怪僻爲村中童子師食貧自給不求  
於人作此書時每臨晨攜一大盜罌中貯苦茗具淡巴  
菑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陳蘆裯坐於上煙茗置身畔  
見行者過必強執與語搜奇說異隨人所知渴則飲以  
茗或奉以煙必令暢談乃已偶聞一事歸而粉飾之如  
是二十餘寒暑此書方告歲故筆法超絕王阮亭聞其  
名特訪之避不見三訪皆然先生嘗曰此人雖風雅終  
有貴家氣田夫不慣作緣也其高致如此既而漁洋欲

以三千金售其稿代刊之。執不可。又託人數請。先生鑒其誠。令急足持稿往。阮亭一夜讀竟。略加數評。使者仍持歸。時人服先生之高品。爲落落難合云。

### 兒女英雄傳

兒女英雄傳說部。燕北閒人著。全書所記。皆俠女何玉鳳事。其人有無不必論。惟據其紀載。則玉鳳故大家女也。奉老母辟地青雲。且隱其名曰十三妹。則以有一功名蓋世炙手可熱之人。陷其父於死。立志不與共戴天也。功名蓋世者爲誰。曰紀獻唐也。卽閒人所謂天大地大無不大者。然本朝二百六十年中。有紀獻唐其人否。乎吾之意。以爲紀者年也。獻者曲禮大名。義獻唐爲帝堯年號。合之則年義堯也。年氏用兵西陲。轉戰萬里。爲本朝勛臣第一。後以跋扈誅人。盡知之矣。其事蹟與本傳所記悉合。故吾謂其書雖傳何玉鳳。實則傳年義堯也。紀獻唐特變幻其字耳。雖然。年以罪誅。直書其名。述其事。當不至干犯禁罔。何須委曲。乃爾。意者年氏之死。出於同僚誣讒。而非其罪。燕北閒人特隱約其詞。紀之小說。以表明之耶。不然。何玉鳳爲全書主人。而開宗明

義第一章。反敍安驥救父。玉鳳正事。直至全書將完。始行述及何也。安氏籍貫。惟著者之意所欲云。必曰旗人又何也。夫阿里嗎。一武夫耳。且忌之如眼中釘。必殺之。而後快。不以其爲滿人。故稍寬假之。況年義堯以漢兒。而擁重兵。目無餘子者乎。燕北閒人蓋言之有餘痛矣。試質之稔知博聞者。

### 吳敬梓著儒林外史

坊間所刊儒林外史五十卷。窮極文士情態。全椒吳敬梓所著也。敬梓字敏軒。一字文木。乾隆間人。嘗以博學鴻詞薦。不赴。襲父祖業。甚富。素不習治生。性復豪爽。遇貧卽施。偕文士輩往還。飲酒歌呼。窮日夜。不數年而產盡。醉中輒誦樊川人生直合揚州死之句。後竟如所言。程魚門吏部晉芳爲作傳。近日社會小說盛行。如孽海花。怪現狀。官場現形記。其最著者也。然追溯源委。不得。不以儒林外史一書。爲吾國社會小說之嚆矢也。

### 儒林外史之權勿用

儒林外史之權勿用。卽是鏡也。相傳是鏡。行多矯僞。動稱禮法。一日晨出。遇小澗。四望無人。遂越而過。忽遠處

一村童見之。大呼曰。是先生跳澗矣。是聞之。卽出錢十餘文與童曰。畀汝啖餅。慎勿以此告人。又匡超人。或云寶賸指汪容甫先生。相傳先生情性乖僻。一日晨出。忽潛回至夫人房中。時夫人方梳頭。汪出不意。自其後抱之。夫人問曰。是何人來相戲。先生怒曰。豈尙有他人敢如此乎。遽出之。後作擬劉孝標論。乃有蹀躞東西終成溝水語。實則夫人之出。固由先生之疑誤也。按此二說。皆常州人語。不知確否。

### 記野叟曝言

野叟曝言一書。冗長而寡當。好奇而不近人情。識者多警之。然聞著者實耗盡畢生心血而成者也。著者係老明經。文場久困。性復乖僻。鬱鬱不得志。乃發憤著野叟曝言一書。以文素臣自仿。匡無外乃王姓。余雙入乃徐姓。皆作者之至友也。會高宗南巡。老翁將書裝潢備進。呈翁女明慧。以書中多狂悖語。高宗性猜忌。禍且不測。願翁性度。諫亦無益。乃與翁門人某謀。乘夜裁紙訂成。同式書本。而易其書嚴藏之。至進呈日。翁啟視。見無一字。乃大哭。謂奇書遭天忌。故字跡悉被吸收去矣。女復

乘間勸慰之。翁乃悒悒而罷。

### 玩寇新書回目

是書係貴州幕友某君所撰。甫將回目編定。將撰書。或阻之曰。是書若成。恨汝者必多。將擠死矣。遂輟不作。錄序及回目。序云。吾黔地瘠民貧。數年來烽烟四起。城邑爲墟。秉政者庸懦無能。毫無措置。而貪婪忌刻之徒。猶且自作威福。視民瘼於罔聞。致使上干天怒。下招人怨。禍有不可勝言者。僕一介書生。手無尺寸。觀滿地之瘡。瘡心竊憫焉。茲集近事。名曰玩寇新書。其間忠佞賢奸。不一而足。然好善惡惡人之常情。或褒或貶。概從實錄。雖稗官野史。其有關於世道人心者。匪淺。但願天心厭亂。及早太平。則天下幸甚。謹序（第一回）蜀道人惑衆造妖言。楊息隸揭竿舉大事（第二回）桐梓城小霸王劫獄。仁懷縣容賢令歸天（第三回）朱太守倉皇招蘇常副戎。勉強出師（第四回）蔣撫臺聞報大驚慌。承親察獻諛。籌計策（第五回）陶保捐軀。同時殉難。徐韓奮勇兩路進兵（第六回）眞藩司螺獅堰喪師。僞將軍雷臺山掛印（第七回）退烏江藏身孔固。屯扎佐襄足不

前(第八回)乘夜開城。大將驚心頻往返。登高觀戰。麼鼓掌大擲榴(第九回)趙軍門高臥寸步不行。羅督師貪杯一籌莫展(第十回)調度無方。蔣爵遠自居庸。儒逢迎有術。魯經芳妄逞才能(第十一回)崇野漁七口遭殃。朱秋田全家被禍(第十二回)走新城黃學使。徒步復普安。崇少君乞師(第十三回)結齋匪楊逆走新場。調夷人曹嘴鎮大定(第十四回)福觀察黔西解圍。韓太守坡貢殺賊(第十五回)楊將軍勿死葛庄。司苗大王闖進黃平府(第十六回)刊告示主意招安。免征糧妄思要結(第十七回)張道臺吁嗟教練。萬軍門憤恨班師(第十八回)粉飾太平。堪笑中丞空奏凱。鑽營保舉可憐羣小。盡陞官(第十九回)賊破巖門。陳彭被燬。軍臨貴定。吳魯專權(第二十回)設糧臺剋扣無遺。開捐局錙銖必計(第二十一回)抹牌終日。何榜眼賞戴花翎。醉酒連朝。沈首縣榮膺知府(第二十二回)黃鄉紳勒索捐輸。高提舉糊塗團練(第二十三回)徐舉人抗糧滋事。葛太守爲國亡身(第二十四回)松桃城程鏞被難。荔波縣蔣令捐生(第二十五回)困危城

馬世璜縊死八寨。絕餉道嚴錫珍餓斃丹江(第二十六回)黃鳳赴義死爐山。承齡偷生走平越(第二十七回)張巡道兵敗舊縣。馬都司戰死新城(第二十八回)清水江老幼遭枉死。武侯祠練勇肆行兇(第二十九回)陸滋秀以典史之官而盡節。賈致恂藉中堂之勢而冒功(第三十回)吳夫人出頭控告。承老板搖尾乞憐(第三十一回)弔雪齋承觀察靈前假痛哭。賂寡婦蔣中丞背後裝糊塗(第三十二回)畢繆二暨子左幹石旋。儲舒兩奸人東奔西走(第三十三回)余申之利口弄是非。周友松厚顏甘諂媚(第三十四回)招賂友承志玷官箴。捕跟丁炳綱亂家法(第三十五回)飽私囊收買鈔票。侵公項建造軍裝(第三十六回)沈通判追賊遽喪身。劉太守受傷懷退志(第三十七回)王鹽道坐守鎮寧城。恆制軍移駐貴州省(第三十八回)大小戶重掛捐輸。內外城嚴加巡察(第三十九回)王安國智獲大主公。恆宜亭怒罵小雜種(第四十回)統率三軍。揚威耀武。連亡八縣。喪氣垂頭(第四十一回)劉寶善陣亡。忠臣有發。千鐘敏天逝。孝



子無功(第四十二回)宣廟哭聖人鄧文熾從容就義。偏橋作孤鬼。劉玉麟慷慨亡身(第四十三回)孝軍門威震定番山。陳翼長兵敗楊老驛(第四十四回)馬鞍山張天師被刺。龍頭營巴圖魯陳兵(第四十五回)困麻沙孝順寡勝衆。援瀆水韓超逸待勞(第四十六回)駐貴定糜餉勞師。陷都勻驚心破膽(第四十七回)石鹿二守共捐生。陶周兩家同死絕(第四十八回)王敬烈革職提省。陳得功帶罪回營(第四十九回)楊承照死猶有恨。高得善生亦何爲(第五十回)石阡城撞死長人古州鎮逃回幼子(第五十一回)炳藩政貪婪。藉端剋餉。恆制軍畏縮託故退師(第五十二回)委善安暮夜進苞苴。復三脚憑定攪樓閣(第五十三回)丁但二翰林風流買妾。陳王兩烈婦生死從夫(第五十四回)大公館拜佛招靈。暹道署挾優飲酒(第五十五回)余幕友行街訪妓女。萬委員挨店逐難民(第五十六回)楊兵道被擄太平場。孝提臺克復都勻府。

### 品花寶鑑隱託人名

品花寶鑑小說。出於道光中葉。著者挾貴人介紹。以稿

本遍閱江浙諸大吏。所至以旬爲限。獲金無算。其書中人有身見之者。華公子者。崇華巖父名玉某。兩任戶部銀庫郎中。集資百餘萬。有園林在平則門外。華公子死。貧無以殮。徐子雲者。名錫某。六枝指。其園即在南下窪名怡園也。田春航者。畢秋帆制府也。侯石翁者。袁子才太史也。史南湘。蔣蒼生也。屈道翁。張船山也。孫亮功者。穆揚阿。慈安后之父。嗣徽嗣元。卽其二子。四山。五山也。魏聘才者。常州朱宣初。卽江浙時文八名家中。朱雪陸之父也。蕭靜宜者。或曰江慎修也。梅學士。或曰鐵保也。奚十一者。孫爾準之子。爾準時爲兩廣總督也。潘其觀者。內城內興隆靴肆主人。姓蘇也。梅子玉。杜琴言。皆無其人。隱寓言二字之義。高品者。名陳森書。卽著書之人也。伶人袁寶珠。則仍其姓名。雲南甘太史爲之。自盡者。也。其餘諸伶。皆原姓名未改也。宏濟寺。卽興勝寺。金粟者。卽桂竹孫。會權常州知府。遭吏議者也。其餘如王恂。顏仲清。皆隱當時名人。不可縷紀也。

### 俞仲華撰蕩寇志

袁午橋欽使甲三過梁山泊詩云。此地昔爲姦盜區。叔

夜掃平惟一鼓。考施耐菴作水滸傳。描寫宋江奸惡。口忠義而心賊盜。故世目爲姦淫邪盜之書。羅貫中撰水滸後傳。竟謂宋江是真忠義。智又出耐菴下矣。山陰俞仲華萬春號忽來道人。爲邑諸生。著蕩寇志。力駁羅貫中書名。結水滸從七十一回起至一百四十回止。又楔子一回。大旨謂宋江並無受招。撫平方臘事。只有爲張叔夜擒拿。正法一句。力破貫中僞言。使天下後世深明盜賊忠義之辨。絲毫不容假借。此書雖係小說。頗有關於人心世道。華樵雲太守廷傑爲之鐫板刊行。正堪與袁詩發明見海天琴思錄。

### 海上花隱託人名

孽海花之前小說佳者爲海上花列傳。其中人名均有所指。今略舉數人列表於後。齊韻叟爲沈仲馥。一云爲張之萬。史天然爲李木齋。賴頭龜爲勒元俠。方蓬壺爲袁翔甫。一云爲王紫銓。李實夫爲盛樸人。李鶴汀爲盛杏蓀。黎篆鴻爲胡雪巖。王蓮生爲馬眉叔。小柳兒爲楊猴子。高亞白爲李芋仙。

### 孽海花隱託人名

近人所著小說。以東亞病夫孽海花爲最著。全書以名妓賽金花爲主。而清季三十年之遺聞軼事。網羅無遺。誠清季唯一之歷史小說也。是書描寫名士習氣。如禹鼎鑄奸。如溫犀照潛。尤爲淋漓盡致。林琴南稱道此書。歎爲觀止。其傾倒可想矣。出版以來。重印至六七次。已在二萬部左右。在中國新小說中。可謂消行最多者矣。但其中隱託之人名。閱者多不甚了了。茲將其中人名。概行標出。列表如下。金雯青。即洪文卿。龔和甫。即翁同和。潘八瀛。即潘伯寅。黎石農。即李芍農。李純客。治民。即李蕓客。慈銘。莊小燕。即張樵野。莊崑樵。佑培。即張佩綸。幼樵。陸華如。仁祥。即陸鳳石。潤庠。錢唐。卿端敏。即汪柳門。鳴鑾。何珏齋。太真。即吳清卿。大澗。唐常肅。即康長素。王子度。恭。即黃公度。過鑿延。即顧輯庭。呂莘芳。即李經芳。匡次芳。即汪芝房。謝山芝。即謝綬之。許鏡澈。即許景潛。雲仁甫。即容純甫。貝效亭。即費幼亭。李台霞。即李丹崖。潘勝芝。會奇。即潘會祁。徐忠華。即徐仲虎。莊壽香。芝棟。即張香濤之洞。馬美菽。即馬眉叔。呂順齋。即黎蕓齋。薛淑雲。即薛叔耘。李任叔。即李壬叔。米筱亭。即費杞懷。

姜劍雲、卽江建籬。王憶莪仙岷、卽王益吾先謙。祝寶廷、  
溥、卽寶竹坡黃叔蘭禮方、卽黃漱蘭體芳。黃仲濤、卽黃  
仲弢。袁尙秋、卽袁爽秋。繆寄坪、卽廖季平。連沅荇、卽  
聯元。成伯怡、卽盛伯熙。段扈橋、卽端午橋。聞韻高、卽文  
芸閣。荀子佩、卽沈子培。汪蓮孫、卽王廉生。馮景亭、卽馮  
桂芬。

### 怪現狀隱託人名

我佛山人所著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一書。誠近日社  
會小說中傑作也。書中隱託人名。凡著者親屬知友。則  
非深悉其身世者莫辨。他如當代名人。如張文襄、張彪、  
盛杏蓀及其體室、壽仲芳及其夫人（卽曾文正之女）  
太夫人、曾惠敏、邵友濂、梁鼎芬、文廷式、鐵良、衛汝貴、洪  
述祖等。苟細釋之。不難按圖而索也。

### 鄰女語記庚子國變

鄰女語一書。記庚子國變事頗詳確。文筆清雋可喜。實  
近日歷史小說別開生面者也。惟此書十數回後久未  
續成。近日坊間亦未易尋覓。詢之書賈。多不知是書名  
矣。

### 小說家李伯元傳

武進李寶嘉字伯元。一稱南亭亭長。夙抱大志。俯仰不  
凡。懷匡救之才。而恥於趨附。故當世無知者。遂以痛哭  
流涕之筆。寫嬉笑怒罵之文。創爲游戲報。爲我國報界  
開一別裁。踵起而效顰者無慮十數家。均望塵不及也。  
君笑曰。一何步趨而不知變哉。又別爲一格。創繁華報。  
光緒辛丑朝廷開特科。徵經濟之士。湘鄉曾嘉濤侍郎  
以君薦。君謝曰。使余而欲仕。不及今日矣。辭不赴。會臺  
諫中有忌君者。竟以列諸彈章。君笑曰。是乃真知我者。  
自是肆力於小說。而以開智諄諄爲宗旨。憂夫孀孺之  
夢夢不知時事也。撰爲庚子國變彈詞。惡夫仕途之鬼  
蜮百出也。撰爲官場現形記。慨夫社會之同流合污不  
知進化也。撰爲中國現在記。及文明小史。活地獄等書。  
每一脫稿。莫不受世人之歡迎。坊買甚有以他人所撰  
之小說。假君名以出版者。其見重於社會可想矣。使天  
假之年。其著作又何止於等身也。乃以憤世嫉俗之故。  
年僅四十。卽鬱鬱以終。嗚呼。君之才何必以小說傳哉。  
而竟以小說傳。君之不幸。小說界之大幸也。君生於同

治丁卯四月十八日。卒於光緒丙午三月十四日。卒後踰七閱月。其後死吳友沃堯爲之傳。

小說家吳趸人傳

吳氏沃堯字小允。又字趸人。廣東南海縣人也。其先卜居佛山。凡所撰述。因署端曰我佛山人。自士夫以及賈豎。有不能名君字者。稱我佛山人。未嘗不頷之。若稔識。曾祖諱榮光。以翰林出撫湘中。金石掌故。所詣至精。嘉道之世。海內號爲收藏家。學者宗之曰荷屋先生。祖莘畬。工部員外郎。父允吉。浙江候補巡檢。巡檢公侍工部。公京師。工部公得如夫人氏劉者而賢之。顧謂家人。吾子取必劉。尋爲巡檢。公取於懷來縣八里邨劉氏。如夫人兄弟之子也。誕君。分宜。故第工部公卒於官。巡檢公奉喪以歸。君猶襁褓。踰數歲。巡檢公筮仕浙中。亦卒於官。以後事屬弟。則君季父也。季父挾金數千。求得爲郡佐。維時以臨民爲業者皆大贏。始稍稍郵君母子。然君劬力養親。亦已舊矣。與君同所生者僅一女弟。母夫人珍畜之。以逮寢長。君爲遴塔如母夫人意。女弟既得塔。母夫人就養塔家。塔家生事艱。君有婦及子。職宜定

省。乃逆母夫人歸。已而季父債連於母夫人。所獲良厚。君自立已夙。初無須此。請於母夫人資塔家以財。母夫人甚然之。塔家德母夫人及君。敬養母夫人。樂與君以時承直。母夫人居塔家。日躔星房。虛昴君必遠道起居。備進甘旨。有疾則皇遽失度。醫藥之事。不特塔家負責。君早歲食貧。岸然自異。無寒賤卑瑣之氣。備書江南製造軍械局。月得直八金。聞仲父客死於燕。電白季父取進止。三請不報。踰月得書曰。所居窮官。兄弟既析。爨雖死。何與我。則大感。乞哀於主會計者。假數月庸直。襍被北行。至則諸姬皆以財逸。雙雛處窶。人間君拊心自疚。拯以俱南。君有兄幼。癯瘠都門。義家巡檢公嘗詔君。異日信歸。其骨者。吾子女能弟。至是。榛莽沒碣。不復能辨。爲詩志悼。惻人心脾。君生新舊蛻燼之世。恫夫國勢積弱。民力寢衰。贊翊更革。數見於所爲文辭。惟方寸取舍。分際甚嚴。亡時流盲從之患。近十年間。保持國粹之思。如怒芽暴潮。有放軒他族以輕我者。至起而批其頰。其人始而怒。繼而慙。終且涕出而陳悔。君之具體。殆洪鐘之能發大聲。挺擊則動。動則聞於遐邇。蓋所稟受然也。

華工禁約之爭。君方主漢報筆政。漢報實美人所營業。君念僑民顛沛。若嬰焚溺。遽謝居停。迨歸海上。與華僑人士共籌抵制。君能善言語。所至演壇。皆大闢曰。吳君來。君每一發語。必莊諧雜出。能瞭見人心理。不爽豪髮。聽者舞蹈歌泣。諸態皆備。職是備於美商。踵君引去者。不可更僕。其以血誠感人。類是者甚繁。粵人之旅滬者。數萬衆。亦數萬心。團結之地。曰廣肇公所。治所事者曰董事。董事皆昏耄氣衰。蠹蝨無學之流。尸居其間。又互爲汲引。不繇衆舉。二三人輒僂。諸董事無益鄉人。或滋病焉。君論公所事。往往大憤。且曰。粵人蹤跡滿五洲。相視罔不親懇。居滬粵人獨彼此若秦越。此公所之罪也。因謀於盧君偉昌。郭君健霄。及余。立兩廣同鄉會。復閱鄉人子弟。無教。開廣志兩等小學。隸同鄉會。君手定學程。聘丹徒名士杜君純長。教務。盧君歲以私財輸學。有教育之志者。咸慨然捐金補助。廣志得至今存。甲班且畢業。惟同鄉會未及君之亡而離散。滬俗重勢利。文人舉事。附者良希。有不可告人之隱者。又畏君辭鋒。既猜且悸。不欲成其志。以利人。雖有善者。末如之何也。

已。君平易近人。忌者輒謂君不可測。然世俗以機括相市。動必示人以可親。墜其術中者。如入陷阱。自愛其身者。又曷從而雅。此禍苗是故。經營人事。而曰亡往而不推誠相與者。皆罔人之大者也。善夫君之言曰。君子道消。小人道長。衰季何莫不然。涇渭既析。則吾之所以自處者。殆非無道。君惡宋儒之學。於朱氏熹尤多所詬病。夫其所謂誠者。乃至純無僞。宜其爲君所詬病矣。君生負盛氣。有激輒奮。顧能善處骨肉。以暨朋儕之交。相愛者。於學問門徑。亡所不闕。獨不治經生家言。居恆慨然曰。愚黔首者。必此物也。夙志廉退。不競榮利。天下之士靡然赴制科。君不治功令文如故。所爲文章。大半隸於說部。方言書實。則所尤長。每狀一事。類以委蛇之筆。盡淋漓之致。耳目遭際。孺人稚子所能喻者。出君之手。必蔚爲鉅觀。平生著小說數十萬言。已付印行。世者爲最近社會。齷齪史。劫餘灰。發財秘訣。電術奇譚。九命奇冤。痛史。兩晉演義。上海遊騷錄。短篇及節記數十種。爲世所同嗜者。曰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曰恨海。怪現狀。蓋低回身世之作。根據昭然。讀者滋感喟。描畫情僞。猶鑑

之於物。所過著景。君厭世之思。大率萌蘖於是。余嘗持此質君。君曰。子知我。雖然。救世之情竭。而後厭世之念。生殆非苟然。聞者惜之。恨海寫兒女幽怨。風之振簫。方其烏咽。事之有亡。不可知。然淚盡成血。亦傷心之奇史也。君又邃於探理。作新石頭記。多逆揣世界未來。具能表裏科學。深通科學。而文不受範者。且莫之能逮。古體文。宗桐城。意在淺而離俗。卒以敘述勝。詩。口口不務工。而能巧。興至則長言不倦。主滬漢諸報事。於政教風俗。多所繩糾。光緒乙巳。休寧汪君維甫。創刊月月小說於上海。以改良風俗。慕君名。聘君主持撰述。並聘上海周君桂笙。主持譯述。撰譯之文。君及周君什居六七。間亦資購名稿。體例精嚴。辭華斐美。風行海內外。先是湘鄉曾慕陶。侍郎。飲耳君名。疏薦君經濟。辟應特科。知交咸就君。稱幸。君夷然不屑。曰。與物亡競。將焉用是。吾生有涯。姑舍之。以圖自適。遂不就徵。特科揭曉。乃以楷法品第人材。於世亡所輕重。奔競之徒。相率歛望。人始多君遠識。君崇尚氣誼。與世不能苟合。尋常一言。必超然自成。識解於其所不知者。則默爾退聽。不爲飾辭矯說。以

增重人羣。朋類過從。商榷古今。與會颺發。間以諧謔。亦醴醴有回味。與周君交垂二十年。以道德文章相切劘。偶形柄鑿。曲直未嘗面爭。退而爲書。批郢導窾。累千萬言。而亡傷於數。又虛心降志。旁求事理。富有材藝。自金石篆刻。以至江湖食力之伎。亡所不能。亦亡所不精。在製造軍械局時。嘗自運機心。構二尺許輪船。駛行數里。外能自往復。旅居多暇。輒於階前隙地。蒔籜種竹。藉以自遣。斗室之中。位置彝鼎圖書。井井有序。客至則銜杯共醉。恆以余不能飲。周君不能詩。爲恨。君神宇軒然。望而信爲高明之士。唯遜於目力。必增鏡助。光有所著。述伏案下筆。亡所旁鶩。著紙萬言。不加點竄。然恆以靜夜爲之。味爽乃少休。日出更起治事。以酒爲糧。或踰月不一飯。君之自隕其生。未始不繇於是。庚戌初春。余恆就君夜話。君語余嘗肄星士之術。舉以自律。今歲十二晦朔。於法必不免。余曰。達士之言。當如是耶。君笑曰。子疑我。殆真非達士。乃竟以喘疾。是年九月十九日。卒於上海旅寓。得春四十有四。得秋四十有五。烏乎。其心理之作用。與不然。何前知之神也。君取馮氏篤於伉儷。得丈

夫子一。早殤。女子子一。甫六齡。卒之日。家無餘財。杜君治其喪。而朋舊各以賻至。匝月於君所。創立廣志學堂。集會追悼。遠近與弔者數百人。心喪之士亦數百人。號述君行誼。相與歎。雪涕。周君暨山陰任君。輩皆爲誄。李霞榮曰。吾聞之。周君。纔歲。日本酒家陳列古書畫。以俟名流。可否。君及周君。偕往。入戶。請釋履。君盛頰曰。吾寧以眼福。就島人。範。絕然。遽舍去。茲事至。細然。君之聲。音狀。貌。可以冥想得之。君蓋文章氣節之士。雖或矯枉過正。而並世志士之摧殘根本。自矜學植者。對之。嘗有慙色。光明磊落。如君。願令不得志以終。非社會之咎。而誰咎哉。

### 近代小說家

近代小說家。無過林琴南。李伯元。吳趸人三君。李君不幸蚤世。成書未多。吳君成書數種。後所著多雷同。頗有江郎才盡之誚。惟林先生。再接再厲。成書數十部。益進不衰。堪稱是中泰斗矣。總先生所譯諸書。其筆墨可分三類。黑奴籲天錄爲一類。技擊餘聞爲一類。餘書都爲一類。一以清談勝。一以老練勝。一以濃麗勝。一手成三

種文字。皆臻極點。謂之小說界泰斗。誰曰不宜。

### 冷紅生傳

冷紅生居閩之瓊水。自言系出金陵某氏。願不詳其族望。家貧而貌寢。且木強多怒。少時見婦人輒蹙。踞隅。匿。嘗力拒奔女。嚴關自捍。嗣相見。奔者恆恨之。迨長。以文章名於時。讀蒼霞洲上洲左右。皆妓寮。有莊氏者。色技絕一時。夤緣求見。生卒不許。鄰妓謝氏笑之。偵生他出。潛投珍餌。館僮聚食之。盡。生漠然不聞。知一日。羣飲江樓。座客皆謝舊昵。謝亦自以爲生既受餌矣。或當有情逼而見之。生遂巡遁去。客咸駭笑。以爲詭辭。不可近。生聞而歎曰。吾非反情爲仇也。願吾褊狹善妬。一有所狎。至死不易忘。人又未必能諒之。故寧早自脫也。所居多楓樹。因取楓落吳江冷詩意。自號曰冷紅生。亦用誌其癖也。生好著書。所譯著巴黎茶花女遺事。尤淒惋。有情致。嘗自讀而笑曰。吾能狀物態至此。寧謂木強之人。果與情爲仇也耶。

### 康熙算學

康熙三十一年。御乾清門。召大學士九卿等。至御座前。

取太極圖及五聲八音八風圖指示羣臣。復推言算法。用方圓諸圖。逐一驗算。無不吻合。至樂律隔八相生。其說不同。是日召樂人以笛和瑟。次第審音。至第八聲。還本音。因言聲音高下。循環相生。復還本音。必須第八。此乃一定之理。又命取測日晷表。以筆畫示曰。此正午日影所至處。令置乾清門正中。諸臣候之。至午日影與御筆畫處恰合。不爽銖黍。

### 李子金

李子金。歸德人。諸生。善鈎股嘉量之術。嘗與儕輩聚飲。鄰有高樓。衆謂子金能算此樓尋丈乎。子金曰。諾。即用小尺就地上縱橫量之。良久。自臥地睨視。又久之。躍起曰。得之矣。使一人繩上垂鏹於地。試之不爽銖黍。又嘗渡河。睨視水面。卽能知水淺深。

### 鄧耀絕技

鄧彰甫。虬髯白皙。雙眸炯然。善細書。絕技擅場。所書洛神賦。縱橫僅寸餘。竭目力始悉其縷析絲分。毫芒彪炳。八法精勁。行伍井然。又能於粒米上書一絕句。異哉。

### 書契聖手

往時官場承平之際。上下皆重文字。凡賀稟賀啟。皆駢儷絕工。一記室脩有千金者。凡才學之士。得以遨遊公卿。得高價。其好聲氣者。則書札遍天下。幕客率數十人。各司一技。又蓄善書少年。一二十輩。時尙楷書。所謂歐底趙面。皆華實挺秀。十數人如出一手。每有長函。則分手繕寫。刻許已就。合而觀之。不知爲衆所書也。卽起草亦引紅格。預扣字數。方易於分繕。其尤精者。雖奏摺可直書。不用襯格。且可立書。不必坐也。甚至馬上有木架。亦可繕摺。此惟軍中有之。稍緩。變寫數行。馳而前後。如之。如此數次。摺已繕畢。中途早餐。卽可拜發。不需時刻也。

### 仇十洲史湘雲春睡圖

仇十洲。工人物。其名雖婦孺皆知之。某骨董肆懸一幅仇十洲史湘雲春睡圖。有賞鑑家甲乙二人過而見之。甲曰。此的是真跡。其用筆非十洲不辦。且題字與圖章無一不絕佳。而縑紙亦非近百年物。乙曰。君言誠然。但佈景散漫。余不能無疑。恐是高手摹本耳。二人津津致辨。忽背後一人大言曰。明朝人畫本朝小說故事。大是



奇談言罷悠然而去。二人面亦不能作一語。繼而徐歎曰：吾輩賞識，乃在牝牡驪黃之外。

### 顧權

顧權蘇州畫工。以寫真名者也。其爲人寫真，有奇僻。非美者或醜者不肯寫。平人邀之，輒曰：是奄奄者，尸居餘氣，豈煩乃翁手筆耶？某顯者強迫之，往爲行樂圖。權畫翎頂靴袍，而不爲作面目。顯者大怒，顯出，人問故，顧曰：彼自無面目，非我不爲也。語寢聞。顯者尤恨之。廖二者太湖劇盜也，行劫被獲，囚獄中。顯者卽誣顧爲其同黨，並逮之，遂入獄中。與廖二枷鎖桎梏相屬。廖二面貌奇偉，膚黑如鐵，左頰右額皆有刀痕，殷紅如新割。兩目半赤，如血，髮長短不一，蓬鬆覆其額，如獅鬣。權家人知禍起於顯者，乃再三托人丐顯者，並爲言悔過之忱。顯不知也。顯者曰：果悔之，吾當援手。然必先爲我圖。圖成，乃得出獄。乃使顧家人持攝影示之，顧不可。再三哀告，許之。乃賄吏卸其械，而持紙筆往獄中。暗無天日，燃燭以進。顧本不願爲此，徒以平生奇癖，別有所在，未肯明言。越日，顯者使人促其家，其家人來取，則所畫者非他。廖

二也。方欲語，顧大叱曰：而翁死耳，豈爲豪家作奴才耶？更多言者，并片碎之。家人嗒然持片去。告顯者曰：渠病不能畫，請少遲之。顯者知終不肯爲用也，遂不爲。白顧卒，以誣服。廖爲首擬處斬，顧擬監候。顧以畫示廖，廖大喜。行刑之前一日，忽有華服少年來探監，以重金賄守者，得與廖一談。去後，廖密語顧曰：此人吾身外身也，已以君畫付之。君幸不死，當有以報。明日，廖遂懸首城門，以越數月遇恩赦。顧竟出獄。顧家本中貲，自遭無妄一切蕩然。妻子相對啼飢號寒，然顧仍不肯屈節，以自救。忍飢獨出，悵悵無所之。忽有騎者形類貴家僕，從揚鞭以過。頃之，勒馬復還，望見顧曰：幸遇先生，幾倉猝失之矣。因邀顧同往道旁一酒樓，中有少年方高坐，嚮獄中所見也。遽拱手延上座，顧問姓名，且詢見招之意。少年曰：姑盡歡，此事少停。君當自知也。酒罷，至河干，有舟泊焉。邀共登，顧念廖昔有言，當無礙。遂從以往。舟數折，有茫茫蕩蕩一望無際者，太湖也。凡六七折，十餘里，蒲葦漸稀，洲橫於前。舍舟而登，則有居人數十家。少年邀至一宅，把手升堂，則前畫在焉。少年趨入內室，頃之，偕一

婦人出。年可五十餘矣。而神采肅毅。頭異常人。見顧歛  
衽言曰。先夫不幸。承先生爲留一紀念。令未亡人於霜  
凄燈黯之辰。猶得音容如睹。先生之貺厚矣。未亡人年  
將六十。死期近矣。欲乞先生再爲寫一真形。俾留爲兒  
孫輩記憶。先生其見許否。顧曰。諾。婦願少年曰。四郎爲  
我拜謝先生。少年遽下拜。是夜盛治歡燕。留顧三日。畫  
成。婦命以竹兜送。顧歸。復非舊路。惟見水光中隱約有  
堤埂一道。與人行其上。才可措足。久之不見水。則已在  
城下矣。至一大宅前。乃向顯者所居也。方驚疑。與者扣  
門一呼。有赤脚婢自內出。曰。主人歸矣。顧趨入。妻子已  
俟於庭。顧問故。曰。自君去後。忽有人奉金帛來。云此聘  
儀。以延君作畫者。越數日。又有人以輿來迎。云君在大  
宅內相待。已卜居於彼。敦促遷往。則此婢在焉。不意君  
乃不知何耶。出視。輿人既委竹兜去。探兜中。復得千金。  
越日。顧乃知顯者已以賊敗。屋由官賣。而盜以顧名冒  
購之焉。

繪畫供奉內廷

仁廟時刻耕織圖。係焦秉貞畫。萬壽盛典。冷枚畫。秉貞

濟寧人。欽天監五官正。冷枚。吉臣。膠州人。又避暑山莊  
三十六景圖。內務府司庫沈愉畫。

杜村畫癖

王右丞江山雪霽卷。董思翁所稱海內墨皇者也。本爲  
華亭王氏嫁奩中物。後歸婁東畢部郎澗飛。其值一千  
三百金。卷長六尺。絹光膩如紙。其色略起青光。畫絕工  
細。但有輪廓。都不皴染。而微露刻畫之迹。其筆意惟李  
成趙大年略相似。北宋後無此畫法也。舊無題識。祇文  
衡山隸書引首。及董思翁馮開之。朱元价諸跋而已。部  
郎之兄秋帆制軍欲得。斬固不與。揚州吳太史杜村數  
往就觀。部郎感其意。謂言能固守勿失。卽以付子太史  
領之。遂償值捧歸。坐臥必與俱。後遊江右。陳望之中丞  
索觀。詭言不在行篋中。度必詣寓齋窮搜。乃對卷先叩  
頭致罪。權置榻下。雜溷器之側。告之曰。紹浣今日有難  
暫屈君處。此客去卽請公出。焚香以謝。中丞來徧覓不  
得。目及榻下。太史色幻。遂攫之而出。因約假觀數日。至  
期索之。匿不出。見命其子婦太史之妹轉述翁意。出三  
千金求此卷。復厚贖之時。太史旅囊已罄。妹以哀詞求

之堅持不可強索而歸。

### 綉秋館

吳子芹菊部名。曉芬別字。綉秋館主人。梨園中之名旦也。色藝均佳。與想九霄周鳳林小桂壽小桂鳳萬盞燈等齊名。園中人皆呼爲蘭仙。願主人雖膺盛名。深自韜晦。見人訥訥然。如不出之口。性耽風雅。習藝之暇。卽學寫生。所畫墨梅墨蘭。尤得新田筆意。惟不甚多作。時人得其墨蹟。珍若連城。主人有小欄花韻。午晴初手卷。名人如楊見山守峴楊綬臣靖兩太守倪雲劬司馬鴻輩題詠殆遍。

### 畫家別派

往時見同人作三畫詩。燕湖鐵畫。饒州磁畫。松江火筆畫也。又漳州織畫。紙爲之一經一緯。布置設色。無異絲綉。聞向有王秋山能以指甲挈畫紙。點染作色。如古名畫。挈畫亦可詠詩。近見宋綉大軸。精深華妙。超諸品之上矣。

### 西洋畫

世俗盛傳西洋油畫。界畫精緻。宜遠眺。極深遠。然皆不

如天主堂內畫壁之工也。先是天主堂在宣武門內東偏屋製。與中國異。其堂上所繪天主像。乃三十歲許美好丈夫。在正中極高處。旁兩楹粉壁上。層俱繪人物。或作三五歲稚子。神態俱活。皆有肉翅能飛。其內容堂三楹。東壁畫書房。皆中國款式。西壁則畫西洋房舍。皆齊地側入進深。所設器皿字畫。及廊柱曲欄。筆筆有影。儼然日光所射。信步欲入其中。柱上有字紙條飛起。幾欲用手揭看。脚下一藤巨羅。貯寸草受唾。俱逼真。及面牆乃知俱是畫也。北面東西兩壁。俱半截畫。東畫戰陣人馬。俱二三尺。層累而上。漸小至四五寸。方丈之內。密比錯雜。無少空隙。初無界畫也。而層次極清。境界極遠。刀劍之影。絲毫無亂。西圖外番賽會之景。綵與上百戲具。備盈尺孩童。圓渾活跳。洵稱絕筆。及出門。見廊下一小門。闔其一。其一半開。細犬狴獐。露半身。門外見者欲避。繪事之工至此。

### 天主南堂郎士寧綫法畫

都中天主堂有四。一曰西堂。久燬於火。其在蠶池口者。曰北堂。在東堂子胡同。曰東堂。在宣武門內東城根者。

曰南堂。南堂內有郎士寧線法畫二張。張於廳事東西壁。高大一如其壁。立西壁下。閉一目以觀東壁。則曲房洞敞。珠簾盡捲。南窗半啟。日光在地。牙籤玉軸。森然滿架。有多寶閣焉。古玩紛陳。陸離高下。北偏設高几。几上有瓶。插孔雀羽於中。燦然羽扇。日光所及。扇影瓶影。几影不爽毫髮。壁上所張字幅。篆聯一一陳列。穿房而東。有大院落。北首長廊。連屬列柱如排石砌。一律光潤。又東則隱然有屋焉。屏門猶未啟也。低首視曲房外。二犬方戲於地矣。再立東壁下。以觀西壁。又見外堂三間。堂之南窗日掩映。三鼎列置。三几金色迷離。堂柱上懸大鏡三。其堂北牆樹以榻扇。東西兩案。案鋪紅錦。一置自鳴鐘。一置儀器。案之間設兩椅。柱上有燈盤。四銀燭。蠶其上。仰視承塵。雕木作花。中凸如蕊。下垂若倒置狀。俯視其地。光明如鏡。方磚一一可數。磚之中路白色一條。則甃以白石者。由堂而內。寢室兩重。門戶簾櫺。皆然深靜。室內几案。遙而望之。飭如也。可以入矣。卽之則油然壁也。綫法古無之。而其精乃如此。惜古人未之見也。特記之。

裱工作偽

高房山春雲曉鶴圖。立軸。銷夏錄所載。乾隆間。蘇州王月軒以四百金得於平湖高氏。有裱工張姓者。以白金五兩買側理紙半張。裁而爲二。以十金屬翟雲屏。臨成二幅。又以十金屬鄭雪橋摹其款印。用清水浸透。實貼於漆几上。俟其乾。再浸再貼。日二三十次。凡三月而止。復以白芨煎水蒙於畫上。滋其光潤。墨痕已入肌裏。先裝一幅。因原畫綾邊上有烟客江村圖記。復取江村題籤嵌於內。畢。潤飛適臥疴。不出房。一見歎賞。以八百金購之。及病起諦視。雖知之已無及矣。又裝第二幅。攜至江西。陳中丞以五百金購之。今其真本仍在吳門。乃無過而問之者。

海王邨人物

今京師之琉璃廠。乃前明官窰製琉璃瓦之地。基址尚存在。元爲海王邨。清初尙不繁盛。至乾隆間始成市肆。凡骨董書籍字畫碑帖。南紙各肆。皆麇集於此。是幾無他物焉。上至公卿。下至士子。莫不以此地爲雅遊而消遣。歲月加以每逢鄉會試放榜之前一日。又於此賣紅錄。

應試者欲先覩爲快。倍形擁擠。至每年正月初六起至十六日止。謂之開廠旬。合九城之地攤皆聚於廠之隙地。而東頭之火神廟。則珍寶書畫骨董陳列如山。阜王公貴人命婦孺。娃車馬闐塞無插足地。十日乃止。此廠肆主人所以皆工應對講酬酢。甚者讀書考據。以便與名人往還者。不知凡幾。不似外省傭肆之語言無味。面目可憎也。有若劉振卿者。山西太平縣人。備於德寶齋骨董肆。晝則應酬交易。夜則手一編專攻金石之學。嘗著化度寺碑圖考。洋洋數千言。幾使翁北平無從置喙。皆信而有徵。非武斷也。德寶主人李誠甫。亦山西太平人。肆始於咸豐季年。僅千金資本耳。李乃受友人之託而設者。其規矩之嚴肅。出納之不苟。三十年如一日。今則其肆已逾十萬金矣。誠甫能鑒別古彝器甚精。潘文勤王文敏所蓄大半皆出其手。誠甫卒。其猶子德宣繼之。亦如誠甫在日。猶蒸蒸日上也。有若李私從者。直隸故城人。幼習碑賈。長益肆力於考據。當光緒初年。各衙門派員恭送玉牒至盛京。盛伯希侍郎。王蓮生祭酒。端甸齋尙書皆在其中。一日夜宿某站。盛與王縱談碑版。

端詢之。王奮然曰。爾但知挾優飲酒耳。何足語此。端拍案曰。三年後再見及歸。遂訪廠肆之精於碑版者。得李雲從。朝夕討論。購宋明拓本無數。又購碑碣亦無數。其第一次所購。卽鄂休碑也。以五百金得之。羅列滿庫院。果不三年而遂負精鑿之名矣。雲從爲潘文勤所賞識。有所售輒如數以償。故雲從得以揮霍十餘年。終以貧死。至書肆主人於目錄之學。尤終身習之者也。光緒初寶森堂之李雨亭。善成堂之饒某。其後又有李蘭甫談篤生諸人言及各書朝板書式著者。刻者。歷歷如數家珍。士大夫萬不能及焉。又有袁回子者。江寧人。亦精於鑒別碑帖。某拓本多字。某拓本少字。背誦如流。有若古泉劉者。父子皆以售古泉爲業。其考據泉之種類。有出乎各家箸錄之外者。惜文理不通。不能箸述。爲可恨耳。至博古齋主人祝某。鑒賞爲咸同間第一人。皆推重之。及新學盛行。廠肆多雜售石印鉛板諸書。科學儀器之屬。而好古之士。日見寥寥。此種商業。與此種人物。皆將成廣陵散矣。世運升降盛衰之故。不其然哉。不其然哉。

### 金石家之笑話

光緒初潘伯寅與翁叔平盛伯希諸人研索鐘鼎篆隸。往來箋翰。率用繕分。遂以金石學家馳名都下。潘有弟子某頗腹誦之。偶行市中。見餅肆。上有所謂馬蹄燒餅者。其底缺。形似古錢。孔購其一。以歸。濡墨印於紙上。以呈潘。曰。原錢價昂。不能即得。今以墨迹呈上。乞爲推考。潘領之。已而熟視良久。乃曰。是爲殷某帝錢。希世之珍物也。某大笑。出餅以進。且言其實。潘乃大慚。自是不復敢自詡。右見近人某氏筆記。因憶兒時聞父老言。阮文達製金石索。屬汪容甫輩助之搜羅。某日汪袖一石以進。古色斑爛。細辨之。隱約似有款識。篆法奇古。阮問汪所自來。汪曰。是即公所購求之某石器。雖殘破。其值猶千金也。吾竭數月之力。僅乃得此。公其審之。阮又諦視再三。曰。良是。遂以千金償汪。值而列其器於集中。他日集出。汪又問曰。吾爲公搜獲之某器佳否。阮曰。良佳。汪笑曰。吾更爲公求之。乃相攜至某河濱。茶肆。汪指臨河之亂石示阮。曰。公視此。孰與某石器佳。阮見而大愕。曰。君奈何戲我。汪曰。偶留爲金石家一噓耳。何怒爲。阮喻其意。復致數千金。乞勿泄言此事。故金石索中之贗

鼎。迄今罕有知者。觀此兩事。金石家之作僞。可見一斑矣。

### 好奇售僞

近代收藏家往往胸無點墨。而自矜博雅。牟利之輩。遂不憚多方增飾。卽以其矜者給之。使之入其彀中。而不覺焉。亦可嗤矣。南昌賈人錢子明。饒於資。好藏古器。嘗以巨鏹置案頭。曰。世有奇珍。余豈惜此。或以彝鼎書畫來者。則曰。此縱佳。猶恆有物。何取乎。一日客攜一古錦匣。至內有物。其形似繭。而大如瓢。長尺許。色白。微見青斑。搖之內有聲。云係某宦家藏。傳世既久。子孫不知其名。并不識其用。惟承上世之囑。以故寶藏至今。聞君精於鑒古。特假一觀。冀有所示。錢因笑置之。越日有同好某來訪。錢言及之。某曰。嘗觀異物志。載員嶠山有冰蠶。長七寸。色黑。有鱗角。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繭長一尺。織爲文錦。入水不濡。投火不燎。唐堯時。海人獻之。堯以爲黼黻。此其是乎。若然。真無價物也。錢檢書閱之。良是。乃邀客欲破繭以驗。客不可。錢曰。驗之若合。願以千金爲贈。否則亦以數緡之值償之。可乎。客遂商於物主。議

既定乃破之。內果蠶臘。色純黑。鱗角可辨。入水不濡。容  
曰。今惟投諸火矣。兩家其勿悔。物主請置千金於前。而  
後驗。時某亦在座。私謂錢曰。今已試數端。諒非僞物。盍  
減厥值。而不竟其驗乎。錢然其說。遂以半價得之。既得  
視爲至寶。終亦不敢入火。後洩其謀。蓋同好者因其言  
誇。故給之。入水不濡者。塗以白蠟也。又某邑富室詹某。  
胥人子也。或譏其不學。乃出資市書。不數年而東觀西  
園之富。不是過矣。惟是牙籤錦帙。藉之飾觀。曾未寓目。  
同邑某羨書賈之獲殊厚也。乃於郡中覓得抄本書百  
卷。以五十金得之。冀售善價。而詹竟不閱。卻其書。某窘  
乃商於詹之戚全某。全固稍通文墨。爲詹所信任者。問  
某需價幾何。曰得三百金足矣。全曰。然則當售八百金  
耳。以四百金與我。尚有百金分給其司籍者。書當假我  
一觀。緩七日來取。某唯唯。及期全令易一人將書去。并  
授其言。且曰。如我款價可得矣。其書詹本未閱。置而不  
疑。越日全至詹處。翻閱諸本。檢得是書。伴詫曰。此籍何  
來。詹曰。亦欲售者。全曰。索價幾何。曰。未之問也。全曰。速  
與議價。遲恐爲識者所得。詹問是書何所奇。全曰。書成

某代。素無刊板。世惟二部。一藏內府。一在民間。前朝某  
相國。懸萬金求之。不得不意。今入買人之手。因於架上  
取四庫書目。檢示詹。果如所語。詹喜曰。余費金鉅萬。藏  
書雖充棟。恰愧無祕本。今始得矣。未幾某往取書。詹問  
值某曰。事不諧矣。此書係郡宦家藏。爲其子弟所竊。昨  
已有人踪跡。至急欲收歸。不能售也。詹曰。既不欲售。何  
來我家。余有例來書不售者。照書價罰其半。是書價幾  
何也。某乞免。詹靳不許。某曰。若此勢必成訟。事將不可  
解矣。時全亦在旁。從容言曰。竊書者諒不敢歸。今姑厚  
賂來人。但言無踪跡可耳。詹令某即往商。價固勿論。某  
再往返。始言非千金不可。全勸給八百金而成。詹既得  
書。全曰。此宦家物。若洩於人。必滋訟累。詹遂祕之。其謀  
終不洩。聞四庫書目所載。全蓋陰抽其架上之書。嵌鈔  
本名。僞撰提要。仿原樣鐫頁。以易之耳。噫。是與冰蠶何  
以異哉。

### 焚琴子傳

焚琴子者。姓章氏。閩之諸生也。爲人磊落不羈。傷心善  
哭。類古之唐衢。謝翔。而才情過之。爲詩文。下筆累千言。

皆感人心脾。少應鄉試。文已爲主司所賞。及觀五策。指陳時事太過。至斥邊藩以爲包藏叛志。主司乃懼不敢錄。遂下第。生遂棄諸生不爲。登鼓山所謂天風海濤亭者。北望神京。痛哭失聲。曰。今天下將有變。得如余者數輩。委以兵農財賦。諸大政。猶可鎮定。願乃鬱鬱以青衿子困英雄。俾兒曹口臭者。登廊廟而食肉。誠何爲哉。誠何爲哉。余且燒其詩書。絕筆不爲文矣。既而疆場多故。閩亦疲於兵革。悉如生所料云。生既不得志。出遊於潮。過潮刺史韓文公廟。讀其逐鱷文而哭之。又歷韶惠廣雷諸郡。悲嶺海之烟瘴。思寇萊公誦雷時枯竹生筍。蠟淚成堆。風流如在也。則又哭之哀。聽鷓鴣作行不可得。哥哥聲。則抗音而哭。以亂其鳴。久之。學琴於惠州僧上振。得其音節之妙。遂歸。變姓名以琴游八閩。王公大人爭延致。而聽其琴。有願從而學者。雖善。然終莫能及也。久之。有將軍自塞上來。駐防閩省。嗜琴。厚禮延生。使鼓琴於幕下。將軍據上坐。而置一座於旁。命生坐。生怒。目視將軍曰。吾博通萬卷書。而明公惟知馬上用劍。劍。吾豈爲若門下士耶。奈何不以賓禮見。而屈於旁。吾不能

鼓琴矣。奮衣徑出不願。將軍慙。下與抗禮謝罪。強留之。乃踞上坐。爲一鼓琴。將軍稱善。左右無不竦聽。然其聲淒愴。雖有秦音焉。生曰。琴者天下之至和也。吾琴誰誰如鸞鳳鳴。今枝上無螳螂捕蟬。而絃中忽變西北蕭殺聲。何也。豈軍中殆將有警耶。撫琴畢。三軍之士皆爲嗟歎。有流涕者。生盡醉。痛哭上馬而去。將軍贈之金。不受。後此軍淪於海澄焉。久之。閩人目生爲琴師。雖江浙間。頗多聞其名者。然當道不以禮遇。招亦不往。往亦不爲久留。常酒後耳熱。摔琴於地。引滿大卮。放言高論。驚其座賓。談古今得失。雖老師宿儒。深通經濟者。不能難也。其最愛童子曰金蘭。亦善琴。獨得生傳。常負奚囊。從生游數十里外。生詩成。金蘭輒繕錄之。盈帙。客訪生。不遇。金蘭代爲款接。以生驚人句示人。由是人頗異之。以爲抱負非常之士。不得志而隱於琴。然當事卒莫有薦之者。竟佯狂以卒。云。生篤於伉儷。婦陳氏。少生十歲。亦頗知書。嗜音。生嘗入爲其妻鼓琴。茶香入牖。鬢影蕭疎。顧而樂之。以爲閩房清課。亦人生韻事。忽一日。謂其婦曰。吾向聞紅顏薄命。卿才情如此。而推命者多言歲行



在卯當死。豈汝亦天上人不久當去耶。因感慨悲傷。爲彈別鶴離鸞之曲。曰琴音和吾與汝尚無恙。然第七絃無故忽絕。少而慧者當之。居數日金蘭死。生撫屍一哭。不勝其悲。吐血數斗。曰吾死後廣陵散絕矣。遂焚其琴。不復鼓也。因自號焚琴子。生至康熙乙巳年四十九竟卒。聞其婦先亡一歲云。

### 劉尚書琴

鄢陵刑部尚書劉公。諷前刑書璟子也。性嗜琴。嘗蓄一蕉葉琴。其輕如蟬翼。蓋古物也。一日晝寢。初覺見一黃衣人坐而鼓之。其聲絕妙。起視則無所覩矣。公自是琴理益精。河南亂後。失琴所在。

### 琴工張春圃

琉璃廠有琴工張春圃者。其爲人贍直而朴野。以彈琴爲士大夫所賞。慈禧欲學琴。聞其名。召入宮授琴焉。據云授琴之處。似是寢殿。正屋七大間。慈禧坐於極西一間。距西廂房甚近。彈琴處即在西廂房。張於宣召時。即與內監約不能跪彈。必須坐彈。始成聲。皆許之。故不使之面慈禧也。設琴七八具。金徽玉軫。極其富麗。張取彈

皆不合節。蓋飾雖美而材則劣也。旋聞慈禧云。可將我平日所用者付彼彈之。內監以授張。一落指。覺聲甚清。越連聲贊曰。好琴好琴。慈禧聞之。即命曰。既他說好。即叫他彈罷。於是竭其所長。似聞隱隱有贊美聲。閱終稍甜。忽見有若乳母服飾者數人。攜一童子來。衣服極華美。約十歲上下。見琴即以指撥其微。或抽其軫。以爲戲。張阻之曰。此老佛爺之物。動不得。童瞪目視旁一婦。即責張曰。你知他是誰。老佛爺事事都依他。你敢攔他。你不打算要腦袋了。更一婦人以目止之。遂不言。張是日出宮後。更宣召。則寧死不敢入矣。此春圃親爲人言者。春圃爲人狷介。有志節。以貧爲廠肆傭。而琴法甚工。用是馳名於公卿間。當慈禧之召也。命內監傳語曰。你好。好用心供奉。將來爲汝納一官。在內務府差遣。不患不富貴也。自見童子後。絕迹不入宮。同輩問之。張曰。此等醜態富貴。吾不羨也。肅王隆勳在日。亦聞其名。召之至邸。彈琴。月俸三十金。早來晚歸。以爲常。張覺束縛不自由。亟欲擺脫。而無策。一日暮雨。王曰。爾勿歸肆。即宿府中可也。張不肯。王留之。再張曰。肆主不知。將以我爲宿

娼也。王大怒，逐之出。從此不復召。張頗欣欣以爲得計焉。一子不能世其業，有姊寡居，張迎養於家。事之惟謹。姊善兒醫，亦工琴。光稷輔侍御女公子會延之教琴。午後來一彈，卽歸。並茶飯皆不沾唇也。其狷介如此。張後以貧死，嗟乎不慕富貴，不趨勢利，賢於士大夫遠矣。

邊桂巖搗鼓

邊桂巖，別駕聲威，三韓人也。性癡搗鼓，尤妙。漁陽三弄，今無其匹。自言傳諸舊內宦，然僅得大旨耳。至摹擬盡致，皆從心會。初學時，起居坐臥飲食寤寐，惟鼓是念。每對客，兩手動搖，作搗鼓狀，自亦不知也。嘗與劉廷璣同官袁浦，問一試之，輒窮數十刻之力，方盡其妙。劉爲賦搗鼓詞紀之。嗟乎，禰正平後千古傳心，桂巖一人而已。桂巖亦憂失傳，思得願學者授之，而難得其人，卒無能師其藝者，真絕技也。

毛奇齡陸生三絃譜記

予游邗關，飲祁兵憲寓亭。座客撥三絃而彈，其聲動心。詢之，則膠城陸生也。當是時，吳門有徐生者，以南曲擅於人，與陸齊名。三絃故北曲，人嘗稱之曰南徐北陸云。

或曰：陸生絃索雖有名，然知之者少。初嘗學吳絃於吳門范生崑白，盡得其技。已而盡棄不用，以爲三絃北音也。自金元以降，曲分南北。今則有南音而無北音，然而三絃猶餽羊也。然而自吳人歌之，而祇爲南曲之出調之半。吾將返於北，使擦振之曼引，而離迤者盡歸激決。故其爲學，嘗有迕於今之爲三絃者，而今之爲三絃者，非之。生嘗譜金詞董解元曲，又自譜所爲兩鴿姻緣新曲，變其故宮，獨爲刺促促促之音，名幽州吟。賦然於人，然其時故有知者，初宜與相公請與游，累致千金散去。後涿州相公吳橋相公皆前後相善，每稱陸先生。陸先生終自以不知於時，嘗著三絃譜欲傳後，會清師入吳，遜於三江之滸者若干年。世祖皇帝聞生名，御書紅紙曰：召清客陸君曷來。旣入，御便殿，賜坐，令彈。生乃彈元詞龍虎風雲會，曲稱旨，賜之金。時松江提督馬君以銻首下獄，人不敢問。馬故善生，生任俠，直入獄具餉。臺臣聞者，乃大駭，各起謀劾生。華亭張法曹急告之，生抗愾曰：吾何難仍遜之三江間耶？至尊若問我，道我病死，言訖竟行。後上果問及，如其言。上爲歎息。當是時，陸生名

藉甚。生本名曜。君暘者生字。至是以上稱君暘。遂用字。凡長安門刺往來奏記。皆得直書陸君暘。以爲榮云。後復不得志。嘗過上海。上海名家子張均濂慕其技。生亦獨奇君濂。謂君濂知己。盡授其技。作傳絃序一篇。然君濂年與生等。既傳其技人之知與不知者半。生死均濂亦頽然。老予過上海與均濂飲。嘗惜君濂技未有傳。後而均濂亦惟恐其技之或蔑沒。因索爲譜記以志其概。其後亦有得生授者。皆不及君濂。予赴張中憲宏軒。襍集聽藝。源楊生彈。疑其有異。傍一女妓謂予曰。此故王稚卿弟子也。吳中二王生稚卿其一。後師陸生君暘。頗有所授。然以視坐客。客無稱焉。其後有雲先生。雲先生者。盲女善彈。時妓之以盲擅名者。長洲顧桂招上海雲先生。雲先生自恃以爲能。吳絃主朱監那服萬家。願邀予奏其技。自辰迄申。客有摘數曲以爲未善者。曰。此何人授耶。曰。陸先生也。生嘗來雲間。值雲先生少艾。愛之。爲授數曲去。願人鮮知之。此外無傳之者。

### 王玉峯二絃

明秀水沈德符敝帚齋餘談所記京師李近樓。幼以瞽

廢。遂專心琵琶。其聲能以一人兼數人。以一音兼數音。嘗作八尼僧修佛事。經唄鼓鈸笙簫之屬。無不並奏。酷似其聲。老稚高下。曲盡其妙。又不雜以男音。一時推爲絕技。不意清光緒季年。京師有瞽者王玉峯。亦能以三絃作諸聲。並能彈二簧各戲曲。生且淨丑。鑼鼓絃索。亦各盡其妙。尤神者。則作洋鼓洋喇叭操兵步伐之聲。使遠處聞之。不知其出於三絃也。觀於明之李近樓。亦爲瞽者。可知瞽人心細。能體會入神。此等絕技。必問世而生。非有師傳。亦不能教人。玉峯上距近樓已四百餘年矣。五百年名世。挺生。卽微藝亦何莫不然。玉峯每於國忌齋戒等日。必奏技於正陽門外之廣德戲園。蓋是日不演劇也。聽者較觀劇倍之。價亦倍之。因此致富云。

### 麻瑞子空鐘

京師兒童玩具。有所謂空鐘者。卽外省之地鈴。兩頭以竹筒爲之中。貫以柱。以繩拉之作聲。惟京師之空鐘。其形圓而扁。如一軸貫兩車輪。其音較外省所製清越而長。有覺羅旗人號快手羅者。精此技。久於金陵。以此爲生。遂致小康。然猶不如麻瑞子之出類拔萃也。麻瑞子

亦旗人。面有痘癍。其姓瑞。以善空鐘得名。嘗奏技於東西兩廟集及新年廠甸中。余曾見之。能以半段空鐘用繩繩之。

### 鄒一桂以音樂受高宗賞拔

鄒一桂字小山。以文學受清帝知。尤工繪事。至今雲縑尺素。人爭寶之。相傳其微時。好作狹邪遊。尤喜擲筭與梨園諸弟子相徵逐。度曲填詞。樂此不疲。封翁某性最嚴正。屢戒勿悛。逐之出不承。爲子小山。飄泊里門。久之。困甚。倩人哀其父少加憐憫。游說萬端。不爲動。時小山已爲諸生。因以攜資應試。請封翁曰。子弟賢。貧賤何害。不賢。卽富且貴者。寧遂免若敖氏之餒耶。小山乃隻身北上。僅攜一布被與俱。途間去被中絮。乘夜賣草根。敗葉於內。屢背隆然。詣旅邸求宿。翌晨。傾被中物於地。置被懷袖間。悄然扃門出。邸中人意負物在室中。必無他慮。不知小山已賺得一夕膳宿資。揚長去矣。長途轉徙。悉用此術。抵都。無所事事。仍涵述於歌場舞館間。豪竹哀絲。一時並奏。見者固不知其爲失路之王孫也。都中聲伎居天下最。時崑曲盛行。好事者又率自置鞠部。引

商刻羽。細入毫芒。小山之術。不足以並駕儕輩。漸遭是中人白眼。一日。清高宗傳旨進樂。酒酣。以往粉墨登場。自演李三郎羯鼓催花劇。宸衷偶愜。試一爲之。未必能一一協律。主器者苦不能稱旨。獨小山能隨其意爲節。奏抑揚頓挫。無不合拍。高宗大悅。供奉既頻。詢及家世。急使納監。入北闈。並授意於主試者。聯翩獲雋。遂以二甲第三人及第。臚唱後。捷音抵家。其封翁猶嚴詞致拒。謂小冠子夏。或有同名之誤也。小山既登第。高宗每聞居奏樂。不復以前事相浼。且時藉他事督責之。小山乃益刻勵圖報。卒致身清要。爲文學侍從之臣。而高宗駕馭人才之法。亦於此可以窺見一斑。所謂大略雄才者。亦不過如是而已。

### 盧明楷以精於樂律受知

寧都盧詹事明楷。於樂律有宿悟。審辨律呂清濁高下。不失毫黍。爲貢生。已預內廷修書之役。會和碩莊親王尙書張文敏公奉詔編次律呂正義。卽薦公爲纂修官。公猶未通籍也。清朝樂部向以王大臣兼領。公官侍讀。時特旨令撰擬樂章。兼樂部行走。凡所撰進。皆播之管

茲列於法部。當時同僚歎慕。謂公以鉤稽絕學上結主知前代蔡中郎阮仲容輩無此樂遇也。

### 瞿松濤傳

邑北郭闡鎮瞿氏稱素豐。有瞿松濤者。幼好音律。童時就塾。恆以曲本藏書。袱中既長。則笙笛三弦。不離座右。吹彈度曲。無不盡妙。而於鼓板尤爲獨絕。蓋其鏤心南曲。已數十年。迎頭拍字。徹板隨腔。不失分黍。且其鼓法。以清點取勝。不染花亂俗習。故其品獨高。器必自製。費百金成一器。弗惜也。室有檀几。長丈餘。雕刻精工。非出時手。賈人許以五百金。勿售。或謂几木堅細。作板聲。必佳。瞿立鋸之。其所製鼓。扁形。纖腹。板質薄而輕。聲甚清。越號爲松濤鼓板。梨園都仿其製。時吳門葉廣平精辨四聲五音。著南曲譜。名聞四方。瞿曾偕友往各奏所長。葉曰。諸賢所學。僅可悅時。若瞿君者。足以名世矣。瞿性樸訥。寡言語。音樂外一無所好。并不解治生。鉅萬資。因之罄。暮年貧益甚。惟削竹爲鼓椎。得百錢。以自給。余少與瞿君會識。有同癖。瞿於豫園之馨亭。鬚髮已間。白衣敝縵。攜一竹烟管。而陶陶然有自樂之色。余時歌曲。瞿

爲按板。謂余轉喉押調。吐納自然。殆精於四聲者。瞿卒年六十餘。簞瓢屢空。未嘗乞憐於戚友。安貧自得。有古君子風。然則若瞿者。當不僅以技稱矣。噫。

### 楊幼鳧爲盲女演彈詞

盲女琵琶。明時已有之。至今江淮尤甚。京師近年亦多。少年游閒者。藉以佐酒消遣。不異青樓。吾鄉楊幼鳧。廣文年七十。致仕回里。飢餓不能出門戶。後羣盲日造其門。資其飲饌。筠籠蠻榼。窮極豐腴。人不解其故。久之。知廣文以歌曲擅長。多取耳聞目見之事。演爲彈詞。新聲綺調。盲女以先得者。聲價頓高。廣文遂藉以娛老焉。元瞿存齋過汴梁詩。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又陸放翁詩。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盲女瞽男由來舊矣。

### 逍遙居士

番禺隱士蒲衣子王隼生。而善病。羸體鶴立。結潔廬於西山之麓者二十年。夫人潘氏通史漢諸書。樂貧。偕隱。字之曰孟齋。有女瑤。湘能詩。擇壻得故人子李孝先。遂妻之。蒲衣子性嗜音。常自度曲。孝先倚而和之。瑤湘吹

洞簫以赴節。雨闌更靜。則聲發深廬中。聽者有月笙雲。瓊之想。未幾孝先卒。瑤湘怡然矢節。自稱逍遙居士。蒲衣爲剝道遙樓詩。

### 茅北山

茅北山丹徒人。善崑曲。尤精古樂器。居無定處。不在深山古剎。卽曲巷勾欄中也。家貧常斷炊。雖其子亦不知其處。有時欲向阿父求食。北山對之高歌。其子竟不能進一辭。年七十來游金陵。溧陽尙書引爲上客。設音樂傳習所於朝天宮。以保存國樂自任。然猶日在曲院中。教十七八女郎唱楊柳岸曉風殘月也。夏劍丞觀察贈北山詩。有堪羨絳帷諸弟子。醜顏玉面出燈前之句。然北山每遇俗吏僉父。則又嘻笑怒罵以爲常。殆柳敬亭蘇崑山一流人物。嗣有人控諸學署。謂北山背乎禮法。大江南北女弟子不下千餘人。遂鬱鬱以去。歸著樂說一卷。

### 嘯翁傳

嘯翁者。歙州長嘯老人。在京字紫庭。善嘯。而年又最高。故人皆呼爲嘯翁也。嘯翁嘗於清夜。獨登高峯巔。豁然

長嘯。山鳴谷應。林木震動。禽鳥驚飛。虎豹駭走。山中人已寐者。夢陡然醒。未寐者。心悚然。怕疑爲山崩地震。皆旁皇罔敢寢。達旦羣相驚問。乃知爲嘯翁發嘯也。嘯翁之嘯。幼傳自嘯仙。能作鸞鶴鳳凰鳴。每一發聲。則百鳥迴翔。鷄鶩皆舞。又善作老龍吟。醉臥大江濱。長吟數聲。魚蝦皆破浪來朝。鼉鼉多迎壽。以拜。他日與黃鶴山樵天都晴漢。瀟湘漁父。虎頭將軍。十數輩。登平山六一樓。拉嘯翁嘯。嘯翁以齒落固辭。強而後可。初發如空山鐵笛音。韻悠揚。旣而如鶴唳。長天聲徹霄漢。少頃移聲向東。則風從西來。蒿萊盡伏。排闥擊戶。危樓欲動。再而移聲向西。則風從東至。閭然蕩然。如千軍萬馬。馳驟於前。又若兩軍相角。短兵長劍。緊接之勢。久之。則屋瓦欲飛。林木將拔也。於時炷香燼。而嘯翁氣竭。昏仆於地。衆客大驚。亟呼山僧灌以沸水。半晌乃甦。歸而月印前溪矣。嘯翁能醫工畫善歌。旣耄聲猶遠。梁云。

### 郭貓兒口技

揚州郭貓兒善口技。其子精戲術。揚之當時。縉紳無不愛近之。庚申余在揚州。一友挾貓兒同至寓。比晚酒酣。

郭起請奏薄技。於席右設圍屏。不置燈燭。郭坐屏後。主客靜聽。久之無聲。俄聞二人途中相遇。揖敘寒暄。其聲一老一少。老者拉少者至家飲酒。投瓊藏。備極款洽。少者以辭。老者復力勸數甌。遂踉蹌出門。彼此謝別。主人閉門。少者履聲蹒跚。約可二里許。醉仆於塗。忽有一人過而蹴之。扶起。乃其相識也。遂掖之至家。而街柵已閉。遂呼司柵者。一犬迎吠。頃之數犬羣吠。又頃益多。犬之老者小者遠者近者。嗥者同聲而吠。一一可辨。久之。司柵者出。啟柵。無何至醉者之家。則又誤叩江西人之門。驚起。知其誤也。則江西鄉音。言之羣犬又數吠。比至。則其妻應聲出。送者鄭重而別。妻扶之登牀。醉者索茶。妻烹茶。至則已大斲。鼻息如雷矣。妻遂詈其夫。唧唧不休。頃之妻亦熟寢。兩人斲聲如出二口。忽聞夜半牛鳴矣。夫起大吐。呼妻索茶作嚙語。夫復睡。妻起。便旋納履。則夫已吐穢。其中妻怒罵久之。遂易履而起。此時羣雞亂鳴。其聲之種種各別。亦如犬吠也。少之其父來呼。其子曰。天將明。可以宰猪矣。始知其爲屠門也。其子起。至猪圈中飼猪。則聞羣猪爭食聲。噉食聲。其父燒湯聲。

進火傾水聲。其子遂縛一猪。猪被縛聲。磨刀聲。殺猪聲。猪被殺聲。出血聲。燻剝聲。歷歷不爽也。父謂子天已明。可賣矣。聞肉上案聲。卽聞有買賣數錢聲。有買猪首者。有買腹臟者。有買肉者。正在紛紛爭鬪不已。晝然一聲。四座俱寂。

### 奕藝

乾嘉時朝貴盛行奕藝。以此四方善奕士咸集京師。而以海寧范西屏世勳爲巨擘。有先范得名者黃某。久游公卿間。稱國手。年亦倍長於范。及范入都。黃與角藝。卒死范手。於是嘉范者未嘗不惜黃。而不知其中自有天焉。先是富春韓生館某部郎家。韓本善奕。而人莫知。一日部郎邀黃奕。韓作壁上觀。局竟。謂部郎曰。黃某奕雖名盛一時。而自我觀之。其於攻守之法。猶未盡然。誰謂無可敵者。部郎乃復邀黃與韓對奕。黃見韓年少。意甚輕之。及布局。覺有異。卽極力防拒。而輒爲所窘。黃或乘間出奇。韓則信手以應。不費思索。竟三局。黃三北焉。遂推枰起曰。今余適發隱疾。越日當與君決勝負耳。嗣是黃名稍遜。而韓技亦有知者。有某王亦精此藝。聞韓名。

召與奕。自辰至日中。連和二秤。末局韓負半子。蓋應召時使者以王好勝爲囑。韓欲博王懽。而又不墜己名。故於進退間分毫。不失如此。然其心力之劬。恰過常局數倍矣。時黃已偵知其故。韓出卽要於途。曰。今日願與君畢其所長。韓苦辭不可。乃勉與奕。及爭一角。韓反復凝思。卒不能應。黃以冷語迫之。韓神色頗異。遽噴血數升。而絕。越後二十餘年。而黃爲范乘。若相報復焉。相傳范甫垂髻。已精十訣。名聞江左。入都時。黃猶在。諸鉅公設彩邀二人。一爭其勝。局未分。亦以一角決。上下范見黃握子不落。曰。先生殆不欲戰乎。黃忽色變。曰。孽也。天奪我矣。又何爭爲。方推枰起。遽倒地死。有知前事者。謂韓死而范生。約計歲月。既符。所爭局。又與前無異。天奪之語。信非無自。爾後范名愈盛。無與爭者。惟同里施襄夏。稱亞嘉慶。初范曾來滬。時上海倪克讓奕品居第一。次如富嘉祿等。數人皆精其技。惟倪不屑屑與人奕。富等則恆設局。豫園招四方奕客。以逐利。范初至局。觀人奕。見一客將負。爲指隙處。衆輒然曰。此係博采者。豈容多語。君旣善。此何不一角勝負。范曰。諾。衆請出注。范於懷

中出大鏹。曰。以此作彩可乎。衆艷其金。爭來就。范曰。余奕不禁人言。君等可俱來耳。枰未半。而衆已無所措手。乃急報富。富入局。請以三先讓。竟富負局。請再讓。又負。衆遂走告倪。倪至。亂其枰。曰。此范先生也。君等何可與敵。少頃。事徧傳。邑富室。資金延范。揚西倉橋潘宅。而請與倪奕。范讓倪四子。觀者按局成圖。名四子譜。卽今所稱桃花泉者是也。

### 婺源江君輔

婺源江君輔。幼工奕。稱國手。年十七。忽一人扣戶。稱江北某家。延請角技。君輔襖被隨之。月餘。抵中州某宦宅。其人先入內見某宦。許云。吾途窮鬻吾子爲歸。串旣得金立契。復涕泗曰。父子情不忍面別。請從後門去。免吾子牽衣慘狀也。宦信之。君輔方久坐堂上。訝無出肅客者。忽一鬚頭婢。肩水桶。目江大聲曰。爾新來。僕速出汲江。驚異厲聲爭之。宦從內出。持券示曰。爾父賣爾去。復何云。江曰。異哉。君數千里遣使迎我手談。乃爲此不經語乎。誰爲吾父。出所著奕譜呈宦證之。宦大驚曰。汝果能勝我。言卽不繆。甫對着君輔。連勝數局。宦爽然深



相禮貌。其地有國手。從無出其右。宦忽請對局。輔又連勝。宦大喜。待爲上客。繼桓數月。作書疊薦好奕。鉅公處獲金數百緡。

### 奕史

吾國人不知進化之理。凡事動謂古勝於今。惟於奕則不然。蓋言理則隱而難明。言數則顯而有徵也。奕家以清代爲最盛。前後二百餘年間。國手輩出。昔曾探討其逸事。茲拉雜記之。如下。清初奕手。以過伯齡。盛大。有吳瑞徵。諸人爲最著。過無錫。人曾著四子譜。變化明代舊譜之著法。詳加推闡。以盡其意。一時稱爲傑作。然過於子奕。功力較深。天資實不逮周嬾予之超卓。周嘉興人。少好奕。家故貧。大父母父母督使讀。又督使商。皆弗願也。輒竊出與人奕。禁之不可。年十四五。術甚工。與人賭彩。屢獲勝。夜則纒纒負金錢歸。父母喜。乃不之禁。後遂以奕遨遊郡邑。時伯齡負第一手之譽。嬾予不爲下。屢與對局。嬾予多勝焉。徐星友兼山堂奕譜。具道其工拙。一日棄家去。莫知所之。或傳其在海外。以技爲某國王師。旣而歸。以奕終其身。好事者爲梓其成局。以行於世。

稍後於嬾予。而以奕著者。爲揚州周東侯。汪漢年。汪早死。周獨老壽。至黃月天出。周猶與抗衡焉。黃在清代奕家中。號稱第一流。先是奕家雖漸變明代之著法。然終爲成局所困。習氣未能盡除。及黃始盡變舊法。自出新意。窮極變化。開後來諸國手之先聲。其天資之高。前輩多遜之。黃卒後。繼之負盛譽者。爲徐星友。徐星友。武林人。著有兼山堂奕譜。後學多宗之。初遇黃月天時。黃授以四子漸進。乃授三子。徐殫思悉力。以求勝黃。今世傳黃授徐三子十局終。徐遂成國奕。自三子進爲國手。前此蓋未有也。相傳徐家甚富。旣成國奕後。忌黃名出己上。乃延之於家。飲食供奉。備極豐腴。乘間盡之以聲色。三年。黃精力耗竭。遂死。又一說謂黃故負氣。徐一日遍延高手於廳。事置奕局三。謂黃能同時敵三人乎。黃奮然曰。何不可之有。東西顧而奕。奕竟黃勝。然是夜遂嘔血死。案奕家積習。類好抑人揚己。與人對局。刊譜時必掩其敗者。而著其勝者。今觀徐所著兼山堂奕譜。於黃推挹備至。不類忌刻者之所爲。或黃死後。徐以國手名者。四十年忌之者。又造爲是語。以誣之邪。徐之後。奕名

最噪者爲梁口。程蘭如施定庵。范西屏。世並稱之。曰梁程施范。梁輩行最早。與星友對局尚多。蘭如後起。星友輩矣。嘗奕於某處。主者忌星友盛名。嗾衆國手陰助。蘭如星友屢戰。北大怒。遂歸武林。不復出。袁簡齋小倉山房集有奕國手徐星標墓誌銘。稱星標父以奕破其家。奕卒不工。星標年四五歲。見父與人奕。輒啞啞從旁指畫之。稍長。有客來尋其父奕。父適出。客戲謂星標能奕。邪則傲然應之曰。唯對局十餘子。客覺星標布置有異。勢僞起。搜遁去。星標後遂以國奕名於時。徧考奕譜。絕無徐星標其人。或卽星友邪。范施皆浙之海寧人。同學奕於俞長侯。施十四成國奕。范十六成國奕。一日程與范對奕。觀者如堵。牆程局將敗。大窘。乃使人與范約。賄以五百金。范遂讓程勝半子。云。胡肇麟揚州醜賈也。好奕。梁程施范皆授以二子。每對局負一子。輒贖白金一兩。胡奕好浪戰。所謂不大勝則大敗者也。同人稱爲胡鐵頭。然遇范施輒敗。每至數十百子局。竟則朱提壘。壘盈几案矣。胡一日與范奕。至中局。窘甚。乃僞稱疾罷奕。而急圖局勢。使急足求援於施。施時客東台。二日夜

始返。胡乃稱疾愈。出與范續奕。如施所教。以應。范笑曰。定庵人未至。奕先至。邪。胡大慙。胡受二子與范施奕三十餘年。然終不能成對手。故謂國奕實由天賦。云。范施同時奕品稍下者。胡肇麟外爲李步青。臧念宣。初皆受二子。後遂成對奕。然實非真對手也。大抵乾嘉時好奕者。多。好名者。每賄國奕求對子。國奕利其賄。亦許之。故今譜。胡肇麟亦有與施定庵對局。實亦非真也。有童和衷者。年十四五。范施卽僅授三子。假之以年。頗有可望。惜早死。云。施性至孝。二次割股療親病。又能鼓琴詠詩。見海寧縣志。傳。范性亦醇粹。袁隨園爲作墓志。稱其遇饑人子。顯者。面不換色。奕以外介。以千金。不一顧。有所蓄。半以施戚里。藝成可以見道。古語洵不誣也。袁氏又稱范爲海內奕家第一。惟施定庵差相亞。然施歛眉沈思。或日昧未下。一子。而范應畢。輒歌呼睡去。每見其對局時。西屏全局僵矣。隅坐者羣測之。靡以救也。俄而爭一劫。則七十二道體勢皆靈。云。謂此言揚范抑施。未免過當。范施奕品。如雙峯並峙。各具高深。初難軒輊。奕家評論。范如神龍變化。莫測首尾。施如老驥馳驟。

不失尺寸。可謂知言。然范於奕。天分確超越儕輩。李松石云。范之於奕。如將中之武穆公。不用古法。戰無不勝。臧念宣云。西屏授子。靈奇變化。莫測端倪。如武侯八陣圖。五花八門。入其中者。莫能自免。推許若此。可以知其奕品矣。范所著桃花泉奕譜。及施所著奕理指歸。皆爲對手說法。久已風行海內。又范著有四子譜。施著有二子譜。亦俱刊行。惟范所著二子譜。及施所著奕理指歸。續編未有刻本。奕家頗惜之。無錫鄧君奕潛。元稹幼而好奕。老而不倦。始搜得鈔本。刊行之。惜予未見也。范施對壘。奕家稱爲出奇無窮。惜遺譜散佚。鄧君奕潛刻四大家奕譜。梁程施范悉力搜羅。亦僅得十局耳。武進劉君靜之亦篤嗜奕。暮年嘗於杭州得昔賢遺局。未刊者甚多。中亦有范施對局焉。皆手錄一過。予嘗思訪劉君。更借鈔一副。本忽忽未果。而劉君遽歸道山矣。後嗣不復嗜奕。不知能保存否。烏乎。奕至范施極盛。難爲繼矣。范施後復有十八國手之目。然奕品實皆不逮范施矣。行篋無書可檢。所謂十八國手者。已不能悉舉其名。舉略知其生平。及其佚事者。數人於下。僧秋航。振奇人也。

嘗及與范施奕。皆受二子。范施沒。遂以國手聞。久居京師。同治癸亥年。百十九歲矣。金陵陳伯敏奉朝命。知衢州。秋航心樂西湖景物。與俱至杭州。及明年正月。忽徧辭同人。云將西歸。且促爲之餞行。諸相知乃於元宵前一日。肆筵餞之。秋航故飲酒食肉。無異平人。是日歡呼暢飲。亦與常時無異。且與一人對局。奕竟斂子入秤。曰。今日之會難再。卽此局亦是絕著也。衆不解所謂。叩之不告而去。及明日。則報秋航跌坐逝矣。李湛源。南通州人。性疏放而桀驁。咸同間。奕風猶盛。王公大人。每邀致高。手以爲娛樂。而高手與此等貴官奕。亦輒優假之。蓋利其賄。不得不爾也。湛源獨不肯。與王公大人奕。科頭跣足。如平時。貴官或屢負。使人陰賄之。求其讓一二局。以全名譽。湛源則陽諾之。及對局。取勝如故。更使人詰之。則大聲曰。我故不貪爾賄也。故所如不合。世稱奕家不藉奕爲稻粱謀者。惟湛源一人。云周星垣。亦南通州人。殫精學奕。不下樓者。期有六月。遂成國奕。案徐星友學奕。亦三年不下樓。一藝之成。其難如此。況進於藝者乎。林越山。侯官人。幼時父與世父奕。從旁指著。輒勝。

年十八遂以國奕名。時薛生白久負盛名於閩中。林與對局。將負。其徒皆失色。林拈子沈思。得一劫。遂轉敗爲勝。薛亦傾服。曰君真天才也。有任惠南者。宜興人。亦十八國手之一也。客粵撫幕。與越山奕。觀者如堵。牆局未半。任有窘色。數目林。林乃故爲拙行。遂負數子。或問之。越山曰。惠南素稱國手。且爲諸侯上客。予安可敗其名。謂予不信。請復之。然惠南與越山同客粵一年。亦迄不復奕矣。十八國手中最後起者爲海寧陳子仙。江都周小松。陳齒最禪。而早死。周獨老壽。周卒後。迄今尙無國奕也。故有清一代奕國手。實以周爲之殿。云陳父某。最好奕。家固小康。以奕盡傾其資。晚乃至棲身破廟中。而好奕如故。舊時同輩憐之。相約每賭彩勝者必以十之一與之。子仙年十三。卽成國奕。其父攜之至常州。與國手董六泉對局。董鬚髮鬢然矣。而陳尙以紅絲飾髮。一時傳爲佳話。云案陳與袁隨園所志之徐星標。父皆以奕破家。而子皆成國奕。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報施之道。固不爽邪。抑遺傳之性使之然邪。又陳與施范在近世奕品皆第一流。而皆爲海寧人。亦異事也。曾國藩最

好奕而不工。嘗召小松奕。意厚。贖之。小松授曾九子。裂其碁爲九片。皆僅乃得活。曾大怒。遂一文不之贖。曾患癖。終身不愈。每與人奕。將負。則半身伏案。上癬益癢。爬騷。膚屑盈案。人莫不厭苦之。嘗與某武員奕。至相詬詈。幾至揮拳。明日乃嘉。其有膽氣。保薦之。東洋諸國。朝鮮。日本。琉球。皆知奕。蓋皆傳自中國者也。朝鮮琉球。皆視爲遊戲之事。不甚措意。日本則嗜此者頗多。其國品評奕手之高下。有九段之說。僅解常法者爲初段。漸進則數漸增。至九段止。每歲新出棋譜甚多。並有圍棋雜誌。工此者可以授徒。而徵其束修。故研究者頗熱心也。子嘗披覽其棋譜。其著法多與清初諸國手相彷彿。蓋尙未能得乾嘉時諸國手著法也。而日人盛自誇大。謂中國奕手最高者爲黃月天。尙僅與彼國五段相當。云可謂頽之厚矣。使日人奕品而在中國。諸國手上。則乾嘉時諸國奕。應不敵清初諸公。而進化之理。爲誣罔矣。何以證之。事實絕不爾爾邪。中國對手奕者。先於局上。四角。四路。各置子二。謂之勢子。日本則無之。彼因詆中國奕家爲失自然之局面。不知中國舊亦無之。後乃增

置之也。所以增置之者。蓋無勢子則起手即可於角上。四三路置子以爲固守之計。而變化少矣。有之則彼此皆不能借角以自固。非力戰不足以自存也。譬之羣雄逐鹿。真英雄必思奠定中原。決不肯先割據偏隅以自固也。故自無勢子至有勢子。亦爲奕家一進化。日本人特尙滯留於舊境耳。

### 滿洲棋

象棋之秤以河爲中界。卽含南北交爭之義。世皆知之。又有滿洲棋。其法敵手仍置十六子。行滿棋者置將一士二象二兵五外。餘僅三子。能兼車馬砲三用。故一交手便縱橫敵境。守者稍不慎。滿盤皆無補救。此雖游戲。然可想見清帝入關後。索倫兵之氣概。曾幾何時。滿洲殘局一至於此。老杜詩云。百年世事不勝悲。誠有慨乎其言之。

### 蒙古奕棋

蒙古棋者。局縱橫八線。爲六十四野。棋各十六枚。八卒二車二馬二駝二砲一塔。棋局無河界。爲隨水草以便畜牧也。塔者崇教也。多卒者以衆爲強者也。馬橫行六

野。駝橫行九野。沙漠之地。駝行疾於馬也。卒直行一野。食敵之在前者可復退。行嘉有功也。衆棋環擊一塔。無路可出。始爲敗北。

### 張翁家傳

張翁諱某。字某。江南華亭人。遷嘉興。君性好佳山水。每遇名勝。輒徘徊不忍去。少時學畫。爲倪雲林黃子久筆法。四方爭以金幣來購。君治園林有巧思。一石一樹一亭一沼。經君指畫。卽成奇趣。雖在塵囂中。如入巖谷。諸公貴人皆延翁爲上客。東南名園大抵多翁所構也。常熟錢尙書太倉吳司業。與翁爲布衣交。翁好詼諧。常嘲笑兩人。兩人弗爲怪。益都馮相國構萬柳堂於京師。遣使迎翁至。爲之經畫。遂擅燕山之勝。自是諸王公園林皆成翁手。會有修葺瀛臺之役。召翁治之。屢加寵賚。請告歸。欲終老南湖。南湖者君所居地也。暢春苑之役。復召翁至。以年老賜肩輿出入。人皆榮之。事竣復告歸。卒於家。

### 張南垣父子善疊假山

華亭張漣字南垣。少寫人物。兼通山水。能以意疊石爲

假山。悉仿營邱北苑大痴畫法爲之。巒嶼澗瀨。曲洞遠峰。巧奪化工。其爲園則李工部之橫雲。盧觀察之預園。王奉常之樂郊。吳吏部之竹亭。爲最有名。漣旣死。子然繼之。遊京師。如瀛臺玉泉。暢春苑。皆其所布置。先是米太僕友石有勺園在北海淀。與口口口清華園相望。亦曰風烟里。今暢春苑卽兩園舊址。王苑平怡園。亦然。所作吳梅村爲南垣作傳。而世遂謂假山創自南垣。非也。唐人詩中詠假山者最多。晉會稽王道子開東第。築山於府城內。武帝嫌其修飾太過。道子甚懼。晉武陵王貧有怨心。名其後堂曰首陽山。其由來久矣。不獨宋之花石網也。梅村傳中述漣語云。吾以此術遊江南。數十年。中名園別墅。屢易其主。名花奇石。經吾架構。未幾而他人輦去。復爲位置者亦多矣。昔人詩云。終年累石如愚叟。倏忽移山是化人。又云。荷杖有兒扶。薄醉調南垣。父子也。

### 老工梁九

康熙時重建太和殿。有老工師梁九者。董將作。年七十餘矣。自前明及清朝大內興造。梁皆董其事。一日手製

木殿一區。以寸准尺。以尺准丈。不踰數尺許。而四阿重室。規模悉具。殆絕技也。初明之季。京師有工師馮巧者。董造宮殿。自萬歷至崇禎末老矣。九往執役。門下數載。終不得其傳。而服事左右不懈。益恭。一日。九獨侍。巧顧曰。子可教矣。於是盡傳其奧。巧死。九遂隸籍。冬。官代執營造之事。一技之必有師承。不妄授受。如此。柳子厚作梓人傳。謂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搆大厦。無進退焉。殆類是與。

### 一藝成名

陸子剛治玉。鮑天成治犀。朱碧山治銀。濮仲謙治竹。又嘉興王二漆竹。蘇州姜華雨。莓棗竹。趙良璧。黃元。占歸懋德。治錫。李昭一作荷葉。李馬勳治扇。周桂治鑲嵌。呂愛山。治金玉。小溪。治瑪瑙。蔣抱雲。王吉。治銅。雷文。張越。治琴。范昌白。治三弦子。楊茂。張成。治漆。器。江千里。治嵌漆。胡四。治銅。爐。談氏。箋。顧氏。綉。張氏。爐。洪氏。漆。孫春陽。燭。又文衡山。非方扇。不書。及吳興薛晉侯。銅鏡。歙。曹素功。製墨。吳穆。大展。刻字。顧青娘。王幼君。治硯。張玉賢。火筆。竹器。皆名聞朝野。信。今傳後無疑也。

近日一技之長。如螺甸則義千里。宜興泥壺則時大彬。浮梁流霞盞則吳十九（號壺隱道人）江寧扇則伊莘野邱侍川。裝潢書畫則莊希叔。皆知名海內。如陶南村所記朱碧山製銀器之類。所謂雖小道必有可觀者歟。

### 記桃核念珠

清初有以山桃核爲念珠一百八枚。圓如小櫻桃。一枚之中刻羅漢三四尊。或五六尊。立者坐者。誤經者荷杖者。入定於龕中者。蔭樹趺坐而說法者。環坐指畫論義者。袒跣曲拳和南面。前趨而後侍者。合計之爲數五百。蒲團竹笠茶奩荷策餅鉢經卷畢具。又有雲龍風虎獅象鳥獸。獬豸猴猿錯雜其間。初視之不甚了了。明窗淨几。息心諦觀。所刻羅漢僅如一粟。梵相奇古。或衣文織綺繡。或衣袈裟水田絺褐。而神情風致各蕭散於松柏巖石。可謂藝之至矣。王氏筆管記云。唐德州刺史王倚家有筆一管。稍纖於常用。中刻從軍行一。口人馬毛髮亭臺遠水。無不精絕。每事復刻從軍行詩二句。如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之語。又輟耕錄載宋高宗朝巧匠詹成雕刻精妙。所造鳥籠四面花版。皆於竹

片上刻成宮室人物山水花木禽鳥。其細若縷。而且玲瓏活動。求之二百餘年。無復此一人。此念珠雕鏤之巧。若更勝於二物也。惜其姓名不可得而知。長洲周汝璠言吳中人業此者。研思殫精。積八九年。及其成。僅能易半歲之粟。八口之家。不可以飽。故習茲藝者亦漸少矣。吾國工業。夙以法古守舊爲尙。稍有精製。方領書生。輒以奇異淫巧爲病。詆毀之不遺餘力。故歷代巧工。後世無知其名者。宜乎工業窳陋。而美術亦日形退步也。

### 桃核舫

姑蘇金老貌甚樸。而有刻棘鏤塵之巧。其最異者。用桃核一枚。雕爲東坡遊舫。舫之形上穹下坦。前舒後奮。中則方倉四圍。左右各有花紋短窗二。可能開闔。啟窗而觀。一几三椅。巾袍而多髻者爲東坡。坐而倚窗外望。禪衣冠。坐對東坡。而俯於几者爲佛印師。几上縱橫列三十二牌。若欲搜抹者。然少年隅坐。橫洞簫而吹者。則相從之客也。舫首童子一。旁置茶鑪。童子平頭短襦。左手執扇。偃而颺。火舫尾老翁。椎髻芒鞋。邪立搖櫓。外面柁篙。蓬纜之屬。無不具也。舫檻簷幕之形。無不周也。細測

其體大不過兩指甲耳。康熙三十七年春江南巡撫宋公家藏一器。左側窗敗。無有能修治者。聞金老名。贈銀十餅使完之。金老曰。此亦我手製也。世間同我目力。同我心思。然思巧而氣不靜。氣靜而神不完。與無巧同。我有四子。唯行三者稍傳我法。而未得其精。況他人乎。

### 杜士元雕核

雕工隨處有之。寧國徽州蘇州最盛。亦最巧。乾隆中清高宗六次南巡。江浙各處名勝。俱造行宮。俱列陳設。所雕象牙紫檀花梨屏座。并銅磁玉器架墊。有龍鳳水雲。漢紋雷紋洋花洋蓮之奇。至每件有費千百工者。自此雕工日益盛。云乾隆初年。吳郡有杜士元。號爲鬼工。能將橄欖核或桃核雕刻成舟。作東坡遊赤壁。一方蓬快。船兩面窗。檣桅于兩櫓頭。艖篷及柁篙帆檣畢具。俱能移動。舟中坐三人。其中袍而髻者爲東坡先生。著禪衣冠坐。而若對談者爲佛印。旁有手持洞簫。啓窗外望者。則相從之客也。船頭上有童子持扇烹茶。旁置一小盤。盤中安茶杯三盞。舟師三人。兩坐一臥。細逾毛髮。每成一舟。好事者爭相購得。值白金五十兩。然士元好酒。終

年游宕。不肯輕易出手。惟貧困極時。始能鏤刻。如暖衣飽食。雖以千金不能致也。高宗聞其名。三召至啓祥宮。賞賜金帛甚厚。輒以換酒。士元在禁垣中。終日悶悶。欲出不可。忽詐癡。逸入圓明園。將園中紫竹伐一枝。去頭尾而爲洞簫。吹於一大松頂上。守衛者大驚。具以狀奏。高宗曰。想此人瘋矣。命出之。自此回吳。好飲如故。士元製一象牙臂。刻十八羅漢渡海圖。數寸間。有山海樹木。鳥嶼波濤。掀動翻天之勢。真鬼工也。

### 木天封塔記

余友某君言其里人王叔明。能以徑寸之木爲宮寶器。皿人物。以形罔不肖。嘗刻木天封塔。一塔高約三寸許。週八分。有奇。形六角七級。塔外刻唐韞末石色。灰如數百年前物。頂覆鐵甕。作銹色。旁綴野花秋樹。樹虬而花若發幽香。鐵之侵蝕。石之剝脫。紋輒之腐壞。紋花之吐艷。木之落葉。紋疑真疑假。塔內軒敞。凡十四層。間以木板。各層具梯。可旋繞而上。戶內坐一頭陀。旁置一桌。左肘依桌。右手執扇。袒胸而多髻。如長殘暑未消者。桌旁牆上繪山水人物。塔頂有三人各倚一窗。一老者俯



首攀欄。一幼年有驚駭狀。隱身塔中。半露其面。一則神情與二人不同。椎髻仰面。倚斜欄杆。右足向外。若囁呼狀。左臂掛衣。衣勢斜。如清風吹來。衣飄忽而靡。定。嗜嗜巧矣。

### 張爐

嘉興張鳴岐。善製銅手爐。銅質勻淨。花紋工細。爐下四足。皆用錘敲成。並非鑲嵌。蓋上花極細。以足蹠之不瀛。又蓋極嚴。雖用久不鬆懈。尤奇者。爐中炭雖熾。甚而不過熱。著手熱度。與火熄時一律。一時重之。呼爲張爐。人比之曼生壺焉。其爐下有張鳴岐印四小字。

### 劉貞甫

碭山劉貞甫。造銅器精巧絕倫。嘗爲彭城萬年少（壽祺）造進提像。高二寸許。三年而成。臂十八手中。各有所持。一手擎七級浮圖。每級四面。各佛一尊。法象莊嚴。無毫髮遺憾。所謂神工鬼斧也。昔王夢澤稱施生雨。能於方寸之楮。作小楮數千。點畫不淆。於粒麻之上。宛轉書之。成五言詩一絕。卽有炯眸。非極視專。證數拭屢。翁蓄而後張。不可得其髣髴。誠文苑之絕技。生平所未觀。

也。以較貞甫。恐又有難易之別。貞甫曾造鬪章二。一龜鈕。一天雞鈕。俱精妙可玩。後爲人盜去。

### 髮繡

高郵王瑗。進士李炳旦妻。幼通經史。工書畫。尤精髮繡。觀音嘗爲親疾發願。以絹素繡瓔珞大士像。析一髮爲四。精細入神。不見針線迹。宛如繪畫。觀者歎爲絕技。後年至大耋。有頌之者。曰。父家爲王相國。夫家爲李相國。高山深林。必蓄非常之寶。書法則衛夫人。畫法則管夫人。閑情逸致。應登大耋之年。一時傳爲盛事。

### 聚珍板

活字板造始於宋。沈括筆談云。宋慶曆中。畢昇爲活字。板以膠泥燒成。陸深金臺紀聞則云。毗陵人初用鉛字。視板印尤巧妙。蓋其始或以泥。或以鉛也。乾隆三十九年。金侍郎簡請四庫全書中善本。因仿宋人活字板式。鑄木單字二十五萬餘。高宗以活字板之名不雅馴。名曰聚珍板。

### 廢書套

劉繼莊云。廢書套委積壁角。以飽蛇鼠耳。取而裁之。製

成研匣一。傅會之以膠漆。錦不可得。卽以油紙飾其外。下藏小匣。可以貯墨。函蓋相稱。廉隅端直。儼然成器矣。自此與吾周旋。晨光夜火。形影相接。又不知其歷幾年。月也。夫天下之良材佳質。委之無用之地者。不知何限。念之惘然。

嘉定朱氏刻竹記

練川朱氏。其先本新安人。宋世遷松郡。有名鶴者。始分居於嚶。鶴字松鄰。通古篆。善刻印章。兼精雕鏤。不寸之質。作山水人物樓閣鳥獸罔不因勢象形。出人意表。稱良工者見之。僉謂非所幾及也。鶴性孤潔。與俗寡合。其製在當時已不易得。今所傳松鄰簪者。猶其手澤。好古家藏之子。名纓。字清甫。能世其業。深得巧思。務求精詣。故其技益臻妙絕。人咸呼爲小松。嘗仿唐吳道子畫。鐫刻羅漢像。作念珠一串。其刀鋒細若蚊睫。無不鬚眉欲動。各具情態。所製盤匱圖刻。爲世珍襲。纓少端方。言動以禮。弱冠時。友乘其醉。置妓室中。招之入而鐫其戶。纓卒不爲動。人以是重之。性嗜酒。中年後恆入醉鄉。有所造作。強半入酒家。子名稚。征字三松。亦精其技。然不

輕作。每製一器。動輒經年。或迫之。則曰。我豈牟利者。奈何。頽唐落指。便布人間。耶。人謂小松出而名掩松鄰。三松出而名掩小松。其實松鄰之名。晚年始噪。至小松而盛。三松則繼其餘耳。今嘉邑竹刻之名。獨勝者。云得朱之傳也。

武風子

武風子者。滇南之武定州人也。名恬。先世以軍功官於衛。恬以胄子。少學書。已棄弗學。性好閒。不謀榮利。嗜酒。日惟謀醉。簞瓢屢空。晏如也。凡游藝雜技。過目卽知之。滇多產細竹。堅實可爲箸。武生以火繪其上。作禽魚花鳥山水人物城門樓閣。精奪鬼工。人奇之。每得其雙籌。爭購錢數百。於是武生之交。咸貧者。因以爲利。生願未嘗售也。頗自矜重。一箸成。輒把翫不釋。保護如頭目。或醉後痛哭。悉焚之。醒復悔。悔而復作。然斬不輕與人。好事者。每嚶其謀。醉時。置酒招之。造必盡歡。酒酣。以火與箸雜陳於前。而不言。生攘臂起。頃刻完數十籌。揮手不顧也。或於酒中以箸相屬。則怒拂衣出。終身不與之見。或遇貧士及釋道者流。卽以困窮。輒忻然爲之。雖累百

不倦。於是滇之士夫或相餽遺。皆以武生箸爲重。王公大人遊於滇者。不得武生箸卽不光。生固落落儒生耳。未嘗以風子名。丁亥之歲。流賊從蜀敗奔。假號於滇。滇士民習於威。波靡以從。生獨匿深箬中。不出。賊於民間見其箸而異之。遍召不得。因懸賞索之。或告曰。盍出以圖富貴。生大笑曰。我豈作奇技淫巧以悅賊者耶。偵者聞於賊。繫以來。至則白眼仰天。暗無一語。賊命作箸。列金帛於前。設醇醪於右。以誘之。不應。陳刀鋸以恐之。亦不應。賊怒。揮斬之。縛至市。曹而神色自如。終無一語。時賊帥有侍側者曰。腐鼠何足膏斧鉞。盍縱之。徐徐當自逞其技也。釋之。而生自此病矣。披髮佯狂。垢形穢面目。歌哭行市中。夜逐犬豕與處。人遂皆呼武風子。武風子云。及清師入滇。風子病少差。亦稍稍爲人作箸。以謀醉人。重之逾常。時安定守某者。受貴人屬。召爲之。不應。守怒。撻之於庭。血流體潰。終不應。自此風子踪跡無定矣。或琳宮梵舍。或市肆田家。往必數日。留必作數十箸。以謀醉。然出入無時。於是其箸可得而不可得矣。余嘗見其箸。作凌煙閣功臣圖者。箸粗僅及繩。而旌旗鎧仗。

侍從衛列。無不畢具。至襄公鄂公。英裘毛髮。道子傳神。莫或過之。其畫細如絲。深紺色。入竹分餘如鏤。武定太守願輿山。爲余言其作箸時。削炭如筆。數十置烈火中。酒滿壺於旁。伺炭末紅。若錐。左執箸。右執炭。肅肅有聲。如蠶食葉。快若風雨。且飲且作。壺乾卽止。益之復作。飲不用杯杓。以口就壺。不擇酒。期醉。醉則伏火而臥。或哭或歌。或說論語經書。多奇解。及醒而問之。則他囁語以對。或正作時。酒未盡。忽不知其所往。逾數十日。或數月。復來。復卒成之。其狀貌如中年。老矣。近六十餘。拜揖跪起。無異。惟與之語。則風子矣。輿山曾作武異人歌。贈之。故時往還也。但所繪故事多稗官雜劇。有規以不雅馴者。笑而不答。亦終不易。或曰。非病風者也。狂人也。或曰。其有道者歟。不然。何富貴不淫。威武不屈耶。余於是作武風子傳。

### 筆估鐫字筆管之原始

若上筆估多於竹管鐫字。以爲徽幟。考此製始於康熙。以後沈文恪公荃家藏法帖。嘗蒙聖祖御筆書落筆風雲四字於卷端。諸城劉文清公亦嘗蒙高宗宸題清愛。

堂天香深處扁額。二公感激恩遇。管城鐫刻。比之勒鼎。銘鐘不意若佔之摹仿爲之也。落筆風雲諸種。今中書君之庸劣者尙冒其名。

### 蒿菊東園扇

京中向無洋菊。離邊黃紫數種。皆薄瓣粗葉。毫無風趣。寧恪王(弘皎)怡賢親王次子得南中佳種。以蒿接數百種。無重複者。每當秋陸雨後。五色紛披。載酒荒畦。與諸名士酬唱。不減靖節東籬趣也。又自製精扇。體製雅潔。名東園扇。一時士大夫爭購之。

### 于嘯軒刻扇骨

近有揚州于嘯軒者。目光精炯過人。方寸之中。能刻萬字。扇骨至闊可刻三十行。古人桃核刻船。一米寫七絕詩一首。其精詣無以過是也。西人謂其目光若再過。則日中可見星斗。聞其刻扇骨之法。初時須先書之。然後奏刀。已而但須每字作點。現在只須以墨界其上。以防欹側。界畢卽簌簌鐫刻。成字甚速。不煩細視。而點畫無不分明。其最小之字。以大十餘倍之顯微鏡照之。猶不能見于名宗慶爲忠肅十九世孫。今爲揚州江都人。先

祖蔚華。嘉慶間進士。後爲夔州知府。卒於任。著鶴皋草堂集等六十餘種。其族兄齊慶受慶。咸官翰林。于於雕鐫金石外。並工書畫云。

### 黃履莊小傳

黃子履莊。少聰穎。讀書不數過。卽能背誦。尤喜出新意。作諸技巧。七八歲時。嘗背塾師。暗竊匠氏刀錐。鑿木人長寸許。置案上。能自行走。手足皆自動。觀者異以爲神。十歲外。聞泰西幾何比例輪機軸之學。而其巧因以益進。嘗作小物。自怡見者。多競出重價求購。體素病。不耐人事。惡劇鬪。因竟不作。於是所製始不可多得。所製雙輪小車。一輛長三尺餘。約可坐一人。不煩推挽。能自行。行任以手挽軸。旁曲拐。則復行如初。隨往隨挽。日足行八十里。作木狗。置門側。卷臥如常。惟人入戶。觸機則立吠不止。吠之聲與真無二。雖黠者不能辨其爲真與僞也。作木鳥。置竹籠中。能自跳舞飛鳴。鳴如畫眉。淒越可聽。作水器。以水置器中。水從下上射如線。高五六尺。移時不斷。所作之奇。俱如此。不能悉載。有怪其奇者。疑必有異書。或有異傳。叩其從來。亦竟無師傳。但曰予何

足奇。天地人物皆奇器也。動者如天。靜者如地。靈明者如人。曠者如萬物。何莫非奇。然皆不能自奇。必有一至奇而不自奇者。以爲源。而且爲之主。宰如畫之有師。土木之有匠氏也。夫是之爲至奇。黃子固自有其獨悟。非一物一事求而學之者所可及也。附奇器目略。(一) 驗器。(驗冷熱器) 此器能診試虛實。分別氣候。證諸藥之性情。其用甚廣。另有專書。(驗燥濕器) 內有一針。能左右旋。燥則左旋。濕則右旋。毫髮不爽。并可預證陰晴。(二) 諸鏡。德之崇卑。惟友見之。面之妍媸。惟鏡見之。鏡之用以止於見己。而亦可以見物。故作諸鏡以廣之。(千里鏡) 大小不等。(取火鏡) 向太陽取火。(臨畫鏡) (取水鏡) 向太陽取水。(顯微鏡) (多物鏡) (瑞光鏡) 製法大小不等。大者徑五六尺。夜以一燈照之。光射數里。其用甚巨。冬月人坐光中。則遍體生溫。如在太陽之下。(三) 諸畫。畫以飾觀。或平面而見爲深遠。或一面而見爲多面。皆畫之變也。(遠視畫) (旁視畫) (鏡中畫) (管窺鏡畫) 全不似畫。以管窺之。則生動如真。(上下畫)

一畫上下觀之。則成二畫。(三面畫) 一畫三面觀之。則成三畫。(一玩器) 器雖玩而理則誠。夫玩以理出。君子亦無廢乎玩矣。(自動戲) 內音樂俱備。不煩人力。而節奏自然。(真畫) 人物鳥獸。皆能自動。與真無二。(燈衢) 作小屋一間。內懸燈數盞。人入其中。如至通衢。大市人煙稠雜。燈火連綿。一望數里。(自行驅暑扇) 不煩人力。而一室皆風。(木人掌扇) (一水法) 農必藉水而成。水之用大矣。而亦可爲諸玩。作水器。(龍尾車) 一人能轉多車。灌田最便。(一線泉) 製法不等。(柳枝泉) 水上射復下。如柳枝然。(山鳥鳴) 聲如山鳥。(鸞鳳吟) 聲如鸞鳳。(報時水) (瀑布水) (一造器之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況目中所列諸器。有非尋常斤斧所能造者。作造器之器。(方圓規矩就小畫大規矩就大畫小規矩畫八角六角規矩造諸鏡規矩造法條器)

### 傅青主醫術

太原古晉陽城中有傅先生。賣藥時立牌衛生堂藥舖。五字。乃先生書也。青主善醫。而不耐俗。病家多不能致。然素喜看花。置病者於有花木寺觀中。令善先生者誘。

致之。聞病人呻吟。僧卽言羈旅無力延醫耳。先生卽爲治劑。無不應手而愈。

### 傅山父子

傅山字青主。一字公之他。太原人。母夢老比丘而生。復不啼。一瞽僧至門云。旣來何必不啼。乃啼。六歲食黃精。不樂穀食。強之乃復食。讀十三經。諸子史如宿通者。崇禎中。袁臨侯（繼成）督學山西。爲巡按御史張孫振誣劾被逮。山藥餽左右。伏闕上書白其冤。馬君常（世奇）作義士傳。比之裴瑜。魏邵。亂後。夢天帝賜以黃冠衲衣。遂爲道士裝。醫術入神。有司以醫見。則見不然。不見也。康熙己未。徵聘至京師。以老病辭。與范陽杜越君異。俱授中書舍人。歸山。工分隸及金石篆刻。畫入逸品。子眉字壽毛。亦工畫。作古賦數十篇。常粥藥四方。兒子共輓一車。暮抵逆旅。輒篝燈課讀經史。騷選諸書。詰旦成誦。乃行。否卽予杖。

### 姚蒙

姚蒙字以正。居邑之百曲港。明時以醫名於世。尤精太素脈。言人生死禍福。每奇中。而性特異。其所可意者。與

之談。娓娓不倦。至廢寢食。否卽白眼仰觀。呼之不答。鎮日可無一語。是時醫名重海內。求者戶常滿。姚於貧人每施方藥。却酬金。證如危險。日診視二三次。不吝。至富者欲延。則於禮貌間。苟不當意。往往勿願。或問其故。曰。此輩庫有銀。倉有粟。死亦何害。若貧者自食其力。妻孥賴之安可死耶。時都御史鄒來學巡撫江南。召蒙視疾。蒙欲辭。邑宰某迫之行。及入撫署。見鄒高坐不爲禮。蒙卽直視。噤不發言。鄒曰。汝亦有疾乎。蒙曰。有風疾。曰。何不自療。曰。是胎風。不可療也。鄒卽引手令診。蒙却不前。鄒悟。呼座坐之。診畢。曰。大人根器上別有一竅。常流污水。然乎。鄒大驚。曰。此予隱疾。事甚秘。汝何由知。曰。以脈得之。左手關脈滑而緩。肝第四葉合有漏。漏必從下泄。故知之耳。鄒始改容謝。且求方藥。曰。不須藥也。至南京卽愈。以手策之。曰。今日初七。得十二日。可到鄒。遂行。屆十二日晨抵南京。竟卒。

### 聖祖論醫

上留心醫理。熟諳藥性。嘗諭諸臣云。聖賢道理。俱有一定之論。至於醫卜星相。言人人殊。世間庸醫。於寒熱虛

實率未能辨。南人喜用補。北人好用瀉。皆非適中之道。大抵溫補之藥。其效甚微。酷烈之藥。其效立見。方書所載湯頭甚多。若一方可療一病。何用屢易。西洋有一種樹皮。名金雞勒。以治瘧疾。一服即愈。可見用藥。只在對證也。

### 秦文恭薦名醫徐靈胎

康熙二十六年。上訪天下名醫於諸大臣。無錫秦文恭公。以吳江徐大椿靈胎對。徵詣闕下。後以老病乞歸。亦文恭代奏。靈胎肥遯谿山。賣藥養母。品學兼粹。固宜名動九重也。

### 徐靈胎先生傳

先生名大椿。字靈胎。晚自號洄溪老人。家本望族。祖毓康熙十八年。鴻詞科翰林。纂修明史。先生生有異稟。聰強過人。凡星經地志。九宮音律。以至舞刀奪槊。勾卒羸越之法。靡不宣究。而尤長於醫。每視人疾。穿穴膏肓。能呼肺腑。與之作語。其用藥也。神施鬼設。斬關奪隘。如周亞夫之軍。從天而下。諸岐黃家。目瞠心駭。帖帖讐服。而卒莫測其所以然。蘆墟迨耕石臥病。六日不食。不言。目

炯炯直視。先生曰。此陰陽相搏證也。先投一劑。須臾目瞑。能言。再飲以湯。竟躍然起。張兩村兒。生無皮。見者欲嘔。將棄之。先生命以糯米作粉。糝其體。裹以絹。埋之土中。出其頭。飲以乳。兩晝夜而皮生。任氏婦患風痺。兩股如針刺。先生命作厚褥。道強有力。老嫗抱持之。戒曰。任其顛撲叫號。不許放鬆。以汗出爲度。如其言。勿藥而愈。商人汪令聞。十年不御。內忽氣喘。頭汗徹夜不眠。先生曰。此亢陽也。服棧過多之故。命與婦人一交而愈。有拳師某。與人角伎。當胸受傷。氣絕口閉。先生命覆臥之。奮拳擊其尻三下。遂吐黑血數升而愈。其他如沈文愨。公未遇時。診脈而知其必貴。熊季輝。強壯時。握臂而知其必亡。皆所謂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其機警靈速。皆此類也。先生身長身廣。頰音聲如鐘。白鬚偉然。一望而知爲奇男子。少時留心經濟之學。於東南水利尤所洞悉。雍正二年。當事大開塘河。估深六尺。傍塘岸起土。先生爭之曰。誤矣。開太深則費重。淤泥易積。傍岸泥崩。則塘易倒。大府是之。改縮淺短。離塘岸一丈八尺起土。工省費而塘保全。乾隆二十七年。江浙大水。蘇撫莊公欲開震

澤七十二港以洩太湖下流。先生又爭之曰：誤矣。震澤七十二港，非太湖下流也。惟近城十餘港，乃入江故道。此真下流所當開濬者。其餘五十餘港，長二百餘里，兩岸室廬墳墓以萬計。如欲大開，費既重而傷民實多。且恐橋泥倒灌，旋開旋塞。此乃民間自濬之河，非當官應辦之河也。莊公以其言入奏，遂賦工。屬役民不擾而工已竣。先生隱於洄溪，矮屋百椽，有畫眉泉、小橋流水、松竹鋪紛、登樓則太湖奇峰、鱗羅布列如兒孫拱侍狀。先生嘯傲其間，人望之疑真人之在天際也。所著有難經釋、醫學源流等書，凡六種。其中鍼剉利弊、剖析經絡，將古今醫書存其是，指其非，久行於世。子熾字榆村，儻蕩有父風，能活人濟物，以世其家。孫垣、乙卯舉人，以詩受業隨園門下。袁子才爲先生作傳，并述丙戌秋袁左臂忽短縮不能伸，諸醫莫效，乃挖舟直詣洄溪，旁無介紹，惴惴然疑先生之未必見也。不料名紙一投，蒙開門延請，握手如舊相識。具雞黍爲懽，清談竟日，贈丹藥一丸而別。李善藻謂隨園曰：有是哉子之幸也。使他人來此一見，費黃金十笏矣。其爲世所欽重如此。先生好古，

不喜時文。與隨園平素意合，采其嘲學究俳歌一曲，載詩話中以警世云。

### 葉天士遺事

雍乾間吳縣葉天士名桂，以醫名於當時。自年十二至十八，凡更十七師，聞某人善治某證，卽往執弟子禮。既得其術，輒棄去，生平不事著述。今惟存臨證指南醫案十卷，亦門人取其方藥治驗，分門別類，集爲一書。附以論斷，非盡天士本意也。世稱天士爲天醫星，亦非真有確據。相傳江西張真人過吳中，遘疾幾殆，服天士方得蘇。甚德之，而籌所以厚報。天士密語之曰：公果厚我，不必以財物相加。惟於某日某時過萬年橋，稍一停輿，謂讓橋下天醫星過去。真人許之。而是日是時，天士小舟適從橋下過去。城內外遂喧傳天士爲天醫星矣。天士宿學虛心，爲一時之冠。其老母病熱而脈伏，甚似寒證。天士審證立方，其難其慎。中夜獨步中庭，搔首自言曰：若是他人母，定用白虎湯。其鄰叟亦行醫者，竊聞之，次早到門獻技，用白虎湯一劑而愈。其名頓起，而不知其出於天士也。一日徒步自外歸，驟雨道壞，有村夫素識



天士負以渡水。天士語之曰：汝明年是日當病死。及今治尙可活。村夫不之信。屆期瘍生於頭。昇至天士門求治。與金遺之。曰：不能過明日酉刻矣。已而果然。又嘗肩輿行鄉村間。適有探桑少婦。天士令輿夫往摟抱之。桑婦大怒。詈其夫亦扭輿夫毆打天士。從旁解之。曰：此婦痘疹已在皮膜間。因火盛閉不能出。此我設法激其一怒。今夜可遽發。否則殆矣。已亦果然。有木瀆富家兒病痘閉。念非天士莫能救。然距城遠。恐不肯來。聞其好鬪。蠅蟀乃購蠅蟀數十盆。賄天士所厚者。誘以來。出兒求治。天士初不視。所厚者曰：君能治兒。則蠅蟀皆君有也。乃大喜。促具新潔大桌十餘。裸兒臥於上。以手展轉之。桌熱即易。如是殆徧。至夜痘怒發。得不死。有外孫甫一齡。痘閉不出。抱歸求治。天士難之。女憤甚。以頭撞曰：父素謂痘無死證。今外孫獨不得活乎。請先兒死。即持剪刀欲自刺。天士不得已。俛思良久。裸兒。鍵至空屋中。自出外與博徒戲。女欲視兒。則門不可開。遣使數輩促父歸。博方酣不聽。女泣欲死。至夜深歸。啟視則兒痘徧體。粒粒如珠。蓋空屋多蚊。借其嗜膚以發也。鄰婦難產。數

日夜。他醫業立方矣。其夫持問天士。爲加梧桐葉一片。產立下。後有效之者。天士笑曰：吾前用梧桐葉。以是日立秋故耳。過此何益。其因時制宜之巧如此。某公子生二十餘年。素席豐厚。父爲某省制軍。是秋登寶書。賀者盈門。公子兩目忽紅腫。痛不可忍。延天士診之。天士曰：目疾不足慮。當自愈。後七日內。足心必生癰毒。一發則不可治。天士平日決死生如燭照。不差累黍。公子聞是言。不覺悲懼。求救。天士曰：此時不暇服藥。當先擬方散毒。如七日內不發。方可再議。急求其方。曰：息心靜坐。以左手擦右足心三十六遍。以右手擦左足心三十六遍。每日如此七次。俟七日後再來診治。如法至七日。延天士視之。曰：目疾如先生言已愈矣。未審癰毒能不發。否。天士笑曰：前言發毒者妄也。公子爲富貴中人。事事如意。所懼者死耳。惟以死動之。則他念俱絕。一心注足。手擦足。則心火下行。目疾自愈。不然。心益躁。目益痛。雖日服靈丹。庸有效乎。公子笑而厚酬之。以醫致富。然性好嬉戲。嬾出門。人病瀕危。亟請不時往。由是獲謗。然往輒奏奇效。故謗不能掩其名。以高壽終。

葉薛一醫

葉天士蘇州人名醫也。其母老矣。偶患病。天士自治之。不效。遍延城內外醫家治之。亦不效。病日甚。天士憂之。問僕曰。此何醫士。尚有學問深而名未著者乎。僕曰。後街有章某者。平日自誇技術。過主人。然求其診視者亦寥寥也。天士駭然曰。能爲大言。當有實學。速請之。僕奉命往。章細問病勢。何如。主人何所爲而急。迫僕曰。太夫人服藥無效。病勢日增。主人終夜徬徨。口中惟道黃連二字不已。章默識之。至門。延入診視。畢。章索向日所服藥方觀之。沈吟良久。曰。藥與症合理。宜奏效。但太夫人病由熱邪鬱於心胃之間。藥中須加黃連。始能愈也。天士躍然起曰。吾久欲用此。因家母年高。恐滅真火。故不敢耳。章曰。太夫人兩尺脈長。而有神。本元堅固。且有病則病治之用之。何害。天士大是之一劑而安。再投而愈矣。天士大喜。題門拜謝。酬以盃緞。百金副之。章固辭曰。鄙見偶符尊意耳。何足言謝。先生他日若肯爲某緩頰。揄揚。則某之蒙惠多矣。尊脫不敢當也。強致之。不得已。而後拜受。後有求天士治病者。天士謂之曰。章某術過

於我。可請治之。章從此聲價頓起。家累千金。又乾隆壬申。馮在田先生館於楓橋蔡輔宜所。夏日。輔宜自外歸。一蹶不起。氣息奄奄。因急延薛生白治之。薛亦蘇州名醫也。及其門。已他往矣。追至某所。以重金賂其輿夫。飛馳而來。則輔宜口目悉閉。六脈皆沈。少妾泣於旁。親朋治後事。生白曰。此虛厥也。不必書方。投以獨參湯。無弗愈者。言畢。拱手。上輿。匆匆去。衆相顧莫敢決。在田曰。予雖不諳醫理。然聞服參不效。則病爲參錮。他藥不可挽矣。盍再請一醫以決之。有符姓者。常熟人。設醫肆於楓橋。與輔宜同里。因邀之入視。符曰。此係中暑。當服清散之劑。人參不可用也。衆以二論相反。又相顧莫敢決。在田曰。吾聞六一散能祛暑邪。有益而無損。盍先試之。皆以爲然。以葦管灌藥入。輔宜漸蘇。符遂用解暑藥。投之一劑而起。輔宜厚酬之。并向在田叩首曰。非公力持其事。則吾爲薛生白所誤。已爲泉下人矣。符之名由此大著。

蒙古醫士

定制選上三旗士卒之明正骨者。每旗十人。隸上駟院。

名蒙古醫士。禁廷執事。人有跌損者。咸令其醫治。限以日期。報愈。逾期則懲治焉。齊息園侍郎墜馬傷首。腦涇涇然。蒙古醫士以牛脬蒙其首。其創立愈。故時有秘方。能立奏效。非岐黃家所能及。著名者有覺羅伊桑阿。以正骨起家。其授徒法。先將筆管。戕削數段。紙包塵。擊使其節合。如未破者。然後如法接骨。皆奏效。

### 戴可亭得納吸法

戴可亭相國。於任四川學政時。得疾似怯症。成都將軍視之。告以有峨嵋山道士在省。盍請治之。因邀道士至署。道士謂與其有緣。病可治。因與對坐。五日。教以納吸之法。由是強健。道光乙未年。正九十壽。精神步履。如六十許人。惟重聽耳。問及飲食。言每日早飯時。食稀粥多牛茶盃。晚餐時。食人乳一淺盃。曰。卽此飽耶。戴拍案大。聲曰。人須吃飽耶。年九十六卒。聞戴飲食如此者多年。蓋峨嵋道士傳有祕法也。

### 名醫治中消病

祥符孫雨農(青均)言昔汴人有得中消病者。日食米一二斗。腹日以膨。亭面日以黃瘦。而身日以饑。儻人無

能救藥者。聞某縣有名醫。往就之診。醫開一方。僅砒霜四兩。別無他物。且戒之曰。汝忍饑不食兩日。然後食之。食必盡。否則不救。衆無不駭。且怪者。又以其名醫也。姑減半食之。則噉然大噉。吐出白蟲數十枚。其長六七寸不等。皆死矣。於是腹稍小。饑稍瘳。而尚未霍然也。復詣名醫請診。醫暗曰。汝必食藥未盡也。凡汝之一食。卽消者。皆此蟲爲之。今僅殺其半耳。余不能救矣。問再食之可乎。醫曰。不可。夫蟲既食人之食。亦有知識。吾之開砒霜四兩者。乃酌量蟲數而投之。蟲慣食人之食。故於久饑之後。一見卽食。彼已見前蟲之死。肯再食乎。蟲既不食。則砒毒汝自當之。今汝食之。則以砒而死。不食則以蟲而死。均之死也。復何言。病者不聽。食之果死。

### 痘醫

五茸痘科某。精於術。頗馳名。惟性耽盤龍之癖。一入局。流連不肯止。雖親友相邀。不顧也。距城十里許。一富家遺腹子。痘患甚重。放舟敦請。時某正與高采烈。徹夜不休。至明晨方纔住手。欲行而潮水已涸。蓋茸城與歇浦相近。潮汛按時漲落。而西北鄉河道。又淺狹。非潮漲不

能行無奈候至晌午始行解纜泊至夕陽已西下入視之其子殮臥牀頭氣息已不續矣大驚欲退主婦泣而前曰先生來何暮也某言爲潮水阻遲曰何不改乘肩與余家豈惜重資耶爾耽於賭不顧他人性命若早來當獲治今若此先生雖不殺此子此子實由先生而死昊天不弔先夫早世僅留此一塊肉以期接奉宗祧今後願空空未亡人何以見亡夫於地下先生力能救則已否則既爲所誤須當抵償休思返矣予亦痛不欲生願與俱殤言已反扃其戶左手持砒右手執刀置之几上曰二者惟爾所擇時家人旁立勸謂先生名手既遲遲而來必有妙術處此請勿急某至此窘甚股慄不能出口半晌始思得一術吃吃而言曰某祖上曾傳有祕方然未經試驗效否不可知無已姑試之卽時遣人抵家取至視之末藥也囑將病兒仰臥於地週身裹以綿紙上鋪黃沙以藥沖熱酒徧洒之弗令乾乾則再洒如是數次終夜傍惶屏息坐待守至黎明微聞氣息驚疑不敢定逾時見手足稍動揭視之則通體痘漿迸溢胸窩已漸溫熱大喜乃抱兒於床旋口眼亦開卽投以方

藥毒氣盡出神志頓清矣午後某辭以門診欲歸主人留待覆治謂門診有生徒可代醫費當倍償如嫌寂寞此處有人陪奉爰邀親串日與盤桓作竹林之戲蓋投其所好也且供膳亦極豐盛某於是幾樂而忘返矣時遠近聞之轟傳某有起死回生之術凡患痘者皆踵門求治較居家時竟利市三倍閱數月其子全愈乃告歸主婦出三千金爲謝某固辭謂此非己所能乃尊府祖上積德應不乏嗣所致實不敢貪天之功況就近惠賞數已不菲重金斷難領受主人使人強送之舟某歸以此金建一石橋今雲間谷陽道中長壽橋相傳卽某所建用以祝其子也自此某有請卽行不敢復有遲誤每向人述及往事謂至今思之猶覺心悸云

劉醫

醫士劉某直隸大名人也其人內方外圓因是交遊益廣一夕有書吏某延劉至其家款於複室跪求鳩劑劉扶起曰此易事耳何禮爲雖然當以實告我否則弗爲也某乃言身役黃某妾孀婦魏氏攜有前夫女年已及笄既美且豔僕已親其體矣嚙臂之盟刻不能忘奈黃

某明知故昧。復以女許某針工。納采有日。但聞針工病劇。料必延先生診察。敢請先生鳩之。以成我兩人之好。雖刻骨以報。固所願也。劉曰：易耳。彼如延我。自當遵教。彼如不延我。亦可向同道中作說客耳。惟人命至重。何以答我。某請以百金爲壽。劉曰：何其輕也。拂衣將去。某復挽留再四。卽奉二百金。始諾之。臨別曰：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遂去。閱數日。某偵知劉爲某針工。盡心調治。疾方漸痊。某大怒。登門索賞。劉曰：賞尙在某。曰：我豈爲賞汝太喪心耳。劉掀髯笑曰：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汝謂我喪心。我不至法庭。無以償汝賞。某雖憤熱。然亦無可如何。劉旋以是金爲某針工製備妝具。娶魏氏。成伉儷矣。其行事固亦足異也。

### 醫三則

昔有紹興某公。作宦江南。攜眷以往。行過常州。其妾忽臨蓐。欲產而不下。勢甚危迫。遂於奔牛泊舟。覓醫治之。夜將半矣。其僕上岸。見一旅店。猶未閉門。入而詢其店主。答曰：醫生惟呂城鎮某姓者最精妙。但離此尙有十餘里。僕告以急。店主曰：若然。則吾鄰某人向亦知醫。東

首十餘家是已。僕如所指。往叩其門。醫者素於臨街樓上臥。問是何人。僕以難產奉請。告醫者起而謂其妻曰：可取冷水來洗面。我將往焉。僕於門外聞之。誤聽。囑以冷水洗面。然後醫治。遂飛奔回船。告之主人。如法治之。其妾正在昏眩間。忽爲冷物所激。不覺其氣一吸一鬆。而子門開。兒脫穎矣。適醫者至。主人大喜。請其定一產後方。厚酬之而去。醫者自此其名大著。又醫士童姓者。居仁和之獨山村。一日有謝村人邀之。童命工人操舟。往。至則乃患隔症者。心胸飽悶而腹甚飢。食之卽吐。不穀食者月餘矣。童以開膈調胃之劑治之。其家留飯而酒甚佳。飲之至醉。下船時行步踉蹌。工人謂之曰：適買桐油一瓶。貯於頭艙。幸勿絆翻。童曲身手提油瓶。置之穩處。口中誦曰：桐油桐油。適送者在岸。問藥中當用何引。童方言桐油二字。未竟。遽答曰：桐油。遂入艙昏然而臥。到家後。工人問曰：桐油食之。卽吐。適纔何以加諸藥中。童知爲醉中囈語也。強辭答之。心念此病不食已久。若一大吐。必至元氣散而不救。欲往止之。而路遠時久。料已服藥。遂任其自然。次日將曉。聞叩門甚急。童驚以

爲病者死矣。使其妻問之。答曰。昨晚服藥後忽大吐。濃痰無數隨之而出。今胸膈已寬。思欲食粥。特請再往視之。其妻恐病家給以往而辱之。答以業已早出。少頃自來。童隨潛赴謝村探之。病果漸痊。遂至其家。以清理之藥投之而愈。蓋病者積痰上膈。他藥不能動得。桐油吐之而始出也。嗣後求治病者無虛日。又予友沈君懷清。壯而授室矣。未經出痘。某年赴試郡城。偶染時痘之氣。歸家發熱。遍體紅斑。醫家治之而痘不肯透。時值霉徵。其家市驅穢辟濕之劑。焚之以除潮氣。若大黃蒼朮白芷之類。咸列焉。與治痘藥同於肆中。市歸置於一處。其家人誤以其藥煎而使服之。躁熱愈甚。煩悶不堪。舉家驚惶。咸以爲必死矣。未幾紅斑裂而紫血流。沈沈睡去。及醒則熱已漸解。由此而痘起而上漿而結痂。不日全愈。醫家以爲本屬不治之症。得燥烈之藥。攻火毒而出之。方可醫治。然此等切藥。以誤服而見神奇。醫者斷無此大手段也。

萃仙丸

康熙癸酉十月三日。戶部尙書山東王鵬奏事上前。上

問卿年幾何矣。鵬對曰。臣不敢隱。臣今實年八十。上問居常用何藥餌。對曰。向者科臣陳調元貽臣一方名萃仙丸。非有奇草異味。而其能益人調元服之。八十尙生一子。存年九十六歲。臣亦用之日久。以是倖享餘齡。效犬馬之報於陛下耳。上命以方進。次日恭繕進呈。上見鵬跪起。輕捷。顧左右曰。八旬之人。矍鑠如此。真福德老翁也。鵬出即敕太醫院依方修合。其方用白蓮蕊（陰乾四兩）川續斷（酒炒三兩）韭子（微炒二兩）枸杞子（四兩）芡實（四兩乳汁拌蒸）沙苑蒺藜（微炒四兩）兔絲餅（二兩）覆盆子（酒炒二兩）蓮肉（乳汁拌蒸三兩）懷山藥（二兩乳汁拌蒸）赤何首烏（四兩九蒸九曬）破故紙（三兩酒炒）核桃肉（二兩）龍骨（二兩水飛）金櫻子（三兩去毛）白茯苓（二兩乳汁拌蒸）黃花魚鱔（三兩炒成珠）人參（二錢）煉蜜丸如梧子。淡鹽湯下。武進鄒言倫常游其門。聞之王曰。吾自中年以後。所御變童姪女。其六十有八人。而體未嘗疲。萃仙丸之力也。此語入邪。不足爲訓。

解砒毒方

紀文達筆記云。歙人蔣紫垣流寓獻縣程家莊。以醫爲業。有解砒毒方。用之十全。然必邀取重賞。不滿所欲。則坐視其死不救。一日暴卒。見夢於居停主人曰。吾以耽利之故。誤人九命矣。死者訴於冥司。判我九世服砒死。今將赴轉輪。賂鬼卒得來見君。以此方奉授。君能治以活一人。則我少受一世業報也。言訖泣涕而去。曰。吾悔晚矣。其方以防風一兩。研爲末。水調服之而已。無他祕藥也。又聞諸沈丈豐功曰。冷水調石膏。解砒毒如神。沈丈平生從不妄語者。此方當亦有驗。

### 松苓酒

張文敏公(照)獻製酒方。於山中覓古松。伐其本根。將酒甕埋其下。使松之精液吸入酒中。逾年掘之。色如琥珀。名曰松苓酒。

### 湖南祝由科

趙甌北云。湖南有祝由科。能以符咒治病。余與陳玉亭同直軍機時。皆少年。暇輒手搏相戲。玉亭有力。握余手輒痛不可忍。余受侮屢矣。一日在郊園。直舍。余憤甚。欲報之。取破橈一。枕玉亭。吾閉目相擊。觸余枕而傷。非

余罪也。余意閉目則玉亭必不敢冒險來犯。而玉亭又意冒險來余。必不敢以枕擊也。忽聞枕端搯一聲。驚視則玉亭已血滿面。將斃矣。蓋枕著唇間也。急以湯灌之。始甦。呼車送入城。是日下直。余急騎馬往視玉亭。而馬忽跳躍。余亦跌死。半刻方醒。及明日見玉亭。玉亭故無恙。後其家人語余。奴子始知余之跌。卽玉亭所爲。祝由科能以傷移於人也。方術妖固。有不可以常理論者。然湖南葛益山。以此治病。最擅名。人稱葛仙翁。余在滇時。將軍果毅公患左肩一小瘤。本舊時騎馬跌傷臂。其筋摯結而成者。至是爲庸醫所誤。皮破不能合。滇撫明公德特爲招致。葛仙來治之用符水噴患處。刀割去腐肉。愈割而瘡愈大。竟不效而去。

### 柱僧

順治元年夏五月。嘉興角里街徐圃臣。偕同人三五。中堂暑話。聞堂柱中。臆三響。柱忽開裂。跳出一緇衣。維僧長二寸許。背負黃袱包。遶地疾走。衆皆駭愕。環而逐之。隨手攫得。陔然有聲。以漆盒緘覆。移時闕寂。啓視則化爲燕窩。殘泥零落。他無所有。是時天下初定。王師南

下。所至歸命。禾郡已改服薤髮矣。而人情搖搖。潛蓄異謀。適遇柱僧之怪。亟召術者黃姓占之。黃響蹙良久曰。此大不祥。夫僧者薤髮之象也。負包而走者。無家可歸也。燕泥零落者。破巢之下無完卵也。吾郡其有大厄乎。未幾徽人入禾。倡亂舉兵。王師聞變。自閩返旅。攻城陷。焚戮之慘。竟符前兆。

### 李星來善易數

德州李源星來。順治丙戌進士。授河間令。有能稱。罷歸。爲人和易謙退。好讀書。至老不倦。於古今河渠漕屯兵農諸事。討論尤精。濟南府志稱源歸里後。築退庵。因以自號。植花竹。購圖書。善談易數。崑山顧先生聞而歎曰。今之管輅也。(按亭林稱源爲北李家)

### 半仙

李道人言未來事多奇中。甲午從山東入京。皆稱爲半仙。朱少宰鼎延有子應順天試。詢得雋否。李大書云。有田皆種玉。無馬不成龍。朱以爲嘉兆。及榜發。解首乃田種玉。而末名馬成龍也。梁司馬清標嘗邀之飲。同會六七人。請預道今夕事。李卽書片紙。寫燭檠下。頃之座中

共話關壯繆出處。俄有致書與梁者。發示無一字。翻東背則字在焉。李因取紙出視云。客所談者皆關公事。有送東者至。顛之倒之。大可笑也。衆皆拊掌久之。

### 李神仙

利津李神仙者。占卜射覆多奇中。雷化李吉津宮詹(呈祥)在京師。一日問李前程事。李書一聯云。洗耳自同高士潔。披襟不讓大王雄。後半載宮詹以建言流徙出關。途次永平。有一秀才迎道側。具刺自言貧苦求資。助視其名。則高士潔也。大駭歎。及出關。一守備王姓。素受宮詹恩。聞公至。遠來相送。因爲誦前詩。及第六句。王駭曰。雄卽某小字也。李公太息。以爲定數不爽如此。至康熙元年。詔許生還。李公一日偶舉此事。語長洲尤太史。展成。尤又駭曰。此詩乃某昔年戲作論語詩中之一也。李今已老。尙往來燕趙齊魯間。

### 李坤

蔡璵字玉汝。閩人。以明經仕爲粵東令。罷官不歸。流寓山寺。一日於市肆獨坐。忽有道人虬髯偉幹。願盼甚異。蔡揖之坐。詢其姓名。曰秦人李坤。居華山數十年矣。因



延至寺寓。見蔡案上有周易。曰：頗讀此乎。蔡曰：然。試舉一卦。蔡爲述其節說。曰：全未全未。李因拜求其學。曰：可齋戒拜天四十九日。拜老夫亦如之。然後可教。如其言。乃爲割晰河洛精義。皆出程朱之外。蔡因旁及天文樂律奇開太乙六壬諸術。曰：此皆易之一端耳。出一小篋。隨所問。刺取諸家之書。爲蔡指示。書凡幾百卷。皆出篋中。篋才方寸。而書不窮。竟不能測也。留止五年。盡得其奧。將別去。語蔡曰：此後二十年癸丑歲。汝必遊京師。是歲十二月二十日。卽當扃門戶。百日不見一人。否恐不免。慎之。慎之。更幾載。某歲某日。與汝相見。房山康熙十二年癸丑。蔡客京師。如其所戒。是時果有妖人楊起龍之變。都門戒嚴。多所刑戮。至二三月始定。又二年乙卯某月日。忽有童子叩門。云：師在房山相待。蔡疾馳往。道人獨坐樹下。與語移晷。別去。云：將歸華山。舊居。蔡以易卜垂簾都門。吳天章（髮）與之遊。云：學易者。率莫測其蘊也。薛廷尉大武（舊生）云：坤字果成。

神卜

方翁尙節字石卿。賦溪人。長不滿五尺。背偃僂。多笑。兩

頰薰然。嘗如有酒。少入家塾。受經書。時時睡不聽。語及卜筮。則意解。有道士者。不知其所從來。一見翁。卽注目久之。曰：是子風骨。當得半仙。則授以郭璞易洞林。批卻導歎。開示方便。則喜心翻倒。嗣是遂學爲卜。卜亦遂時得八九。游郡城。依白山宋公維藩。爲東道主。連歲或不歸。方春始和。白山必令翁卜。以占歲祥。一日卜畢。忽呼奇奇。語白山曰：今歲當有人自天子所來。召君者。謹識之。白山飄然曰：所以煩君卜者。姑以問安否。何如耳。窮閭陋巷。與外間絕。孰爲我翰音登於天者。而有命自天乎。君無乃爲佞乎。翁曰：書言之固。然謂予不信。則卦書不可用也。是爲康熙戊午。是歲也。天子開制科。有刁公子者。豪舉士也。舊與白山爲碩交。方壯游時。糜白山金錢無算。已乃別去。闔焉不聞問者。歷年會制科。開公子念白山厚意。久不報。自從其所。屬相知。有氣力者。以白山名上。遂登辟書。白山初不知也。辟至。乃歎翁爲神。遠近好事者。爭請待客。含養之。然翁非身力。不以衣食。自垂簾市中。約日可千錢。許則下簾。而嘗春秋校試。翁決多士利鈍。巧發奇中。則傾城士舉趨翁。翁輒洗吐哺。以

迎之夜或申旦不寐。籬至累旬不得下。嘗有徐氏子啓翁占徐氏子族甥也。既發占矣。翁乃寸寸裂之。期以旦日早臨。得爲甥覆意之。徐氏子旦日臨。翁爲覆意之。則以卦錢擲地曰。余老矣。死期將至耶。何乃得此不驗語。昨占至不祥。於法當考下下。余疑非心齋。故筮瀆不告。特戒甥以夙興而故兆復見。固有善文如吾甥。而得下下考者乎。其鬼不神。吾將安仗。余殆將死也。頃之案發。徐氏子果考下下。自是名益大噪。於人來占者更相覆奪。至無著手處。則就占他所而付翁決之。翁決之多非凡所見。而如應影響。時爲之語曰。文石畫石。卿卦。千石萬石。兩無價。文石者。汪氏名漢。以丹青馳譽公卿間。亦吾邑人。因舉以偶翁。稱兩石云。翁不善作家。亦自卦命薄。不肯治生產業。歲中所得手滿錢。卽緣手散去。其歿也。至不能名一錢。方樸山曰。翁在族中。於余爲曾王父。行亦頗言人祿命。願多不響。余墮地時。翁謂暗合三奇。當鼎貴。而宿留不偶。乃若是。初議昏吳氏。翁以兩美必合賀。而婦中道夭。族子某生。翁推日辰。驚與商文毅公膺合。因怪且歎。此積不善之家也。安得有是。得毋日辰

舛耶。先君子恕齋公笑曰。此非卜筮所能定也。翁卒後。有鄭君明暹。能以六壬占。然時時失之。去翁遠甚。其所爲水仙術。則頗奇。水仙者。人來稽疑。條舉件繫。自書黃紙爲箋。復自緘訖。明暹乃爲押緘上。并書符火之。潔明水一盃。幕以布。端坐。口中喃喃然。頃之。水上有字。隱起。叩無不答者。而多作韻語。明暹誦之授其人。或傍人代錄之。然水上字。獨明暹見。餘人不省也。過後多驗者。憶雍正癸卯。亡弟藥房銳。意試三場。卜之水仙。水仙書十三字。予之云。兔且走。龍亦飛。七九之間。數不遠。藥房得之。則大喜。謂歲且卯。兔也。上初改元。故曰飛龍。辰亦龍祥也。而弟以丙辰生。脫兔不距。飛龍在天。千里當不留行矣。然亡何而病。病竟不起。以八月十六日奄逝。有解之者曰。走且飛。言不久居此也。介七九之間。爲八。以卒之月告也。益七九而計之。其數十六。則并以日告也。故曰數不遠。其無一字虛設如此。而先是康熙辛卯。在會城爲包氏徐氏決科。言中失之事。亦不爽毫末。以水仙語未悉。故不書。明暹亦邑人。幼爲道士。坐事戍宿遷。遇道人授以相墓田法。并水仙術。授之。使占墓田吉凶。曰

子言之無文。可以筆札代唇舌也。其後以肆售歸里。遂行其術里中。方問仙時。觀者如堵牆。皆聽而虛。其後有爲之背者。則斥之。

### 戚瓶谷占驗之學

德清戚瓶谷學士麟祥。逮事聖祖。供奉書房。有年。文章風采。與敬業懷清望相埒。尤通河洛之學。每祈禱晴雨。上命占驗。不誤晷刻。憲廟嗣位。尤重之。未幾引病歸。忽以事戍寧古塔。學士曰。吾不能逆覩。以及於難。亦數也。雖然。某年吾當歸。及期。其第三子。毀言宰連江。請於大府。而乞恩焉。果得歸。見歸安章。給諫所爲戚孝子傳。夫學士遂於數學。而仍無免禍之方。連江篤於孝思。而卒有迴天之力。士大夫立身處世。可以知所務矣。

### 徐念祖通壬遁之術

徐大令念祖。桐鄉人。宰蒙陰。稱神君。慈父。詩文書法。力追古人。餘事通壬遁之術。乾隆乙丑二月。翰林饒嶼沙琦。屬課與分校否。大令曰。魁罡並到。喜氣非凡。意元卷出公房乎。會元蔣元益。狀元錢維城。果皆出其門。後並官六卿。蒙陰獄逸囚。課之當在治東三十里外水草之

交。爲陰人所察。躬率役追捕。半日餘不得。過小村落。令役具餐。自憩柳下。遙見一池中有叢草。回顧有老嫗立。驚問。注目向池。若意喻者。飭投入池。遂擒之。囚蓋立水中央。手繫衆草。覆其頂。凡奇中多類此。

### 朱某測字

周櫟園著字觸。非今之街頭賣卜人所能知也。相傳清初。慕天顏。撫吳日。吳三桂開藩滇南。心懷叵測。遣使詣慕。借餉焉。慕躊躇莫決。聞上津橋有朱某者。善測字術。召而語故。適几上有紅柬。反置。隨指正字爲枚。朱曰。正字之形。近於王。王心已亂。且東正面合几上。正而反矣。以我卜也。餉不可假。慕從之。已而吳果反。又有人以武字爲枚。問當有後否。朱曰。絕矣。一代無人自此止。

### 因字三測

乾隆丁卯孟瓶庵於榜前。請人測字。以餘茶書一因字於桌上。其人曰。此爲國中一人之象。君必爲此科解首矣。旁一友躍然曰。我亦就此因字煩君一測。其人曰。君此科恐無分。或後此有恩科。亦必中。蓋彼因字係無心。君因字係有心。以因加心。有恩字象也。旁又有一友以

所執摺扇拍桌曰。我亦以此困字煩君一測。其人斂眉盛然曰。君之扇適加困字正中。有困之象。其終於一衿乎。後二君皆如其言。此人惜不傳其姓名。

### 范時行

乾隆三十九年間。蘇州范時行者。以相字來上海。寓於紫陽觀中。所言不多。而義理明徹。吉凶禍福指示若神。每日以得錢六百爲率。過此則垂簾謝客。絕似君平之賣卜也。一人拈某字以問終身。范曰。其字之下加石爲圍。某之基。加木爲象。某之某。圍某越着越多。象某愈着愈少。今君之某字係象某。自君出世以後。恐家業人口漸漸消磨矣。曰。固也。我日後究竟何如。范曰。君家居總無佳處。若能出外。當有機緣。然十分得志。則未也。問何以故。范曰。卒一過河。便可縱橫而走。但行僅一步。不能暢意馳驅耳。有以義字占終身者。范問生年何屬。答以屬羊。范曰。難矣。義字分開。則上爲羊而下爲我。問屬羊者何人。曰。惟我。問我有幾人。曰。止一屬羊者。以此觀之。君當以孤身終眷。口恐不能有也。夫終身既無眷屬。則機緣際遇。安得而佳。其他可無庸再問矣。一剃頭者盛

其冠服而往。拈村字問之。范曰。木以長材爲貴。一寸之木。亦何所用。因以指拈筆桿橫而捻之。復曰。一寸之木。亦何所用。其人以爲道其剃刀之柄也。驚而失色。范曰。君勿自矜其志也。凡事若肯努力。則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後其人跟官出外。果發大財。一人以風字問所孕男女。范曰。風字之形似鳳凰冠。乃女人品服。且移重字於兀旁。則爲虺字。詩云。維虺維蛇。女子之祥。所孕爲女無疑。後果然。

### 測字奇驗

自星卜相而外。又有拆字之術。防於宋之謝石。亦能決禍福。斷榮枯。我渾擅其能。而有驗者。乾嘉時有沈衡章。問休咎者。趾相接。有犯越獄宵遁。捕役往問。拈得一鷄字。沈曰。鷄鷄能言之禽也。舌慧而身不自藏。卒爲人所羈執。且鳥而嬰羽毛未豐。其能遠逸乎。去此當近。速捕可得。問往何方。沈瞥見雀跨後簷。曰。可往後面坑廁中覓之。如其言。果獲。邑侯神其技。給機測如神匾額。懸廟園清芬堂之西。偏俗呼爲董事廳者。蓋沈所安硯處也。咸豐庚申。西兵駐園。其額始毀。稍後又有陸學海者。五

六歲時。父抱懷中。卽能握管拆字。長遂以此爲業。老而益精。有以求財問者。拈一也字。陸曰無望也。地無土。難栽。棲鳳竹池。無水。難養化龍魚。矢口如此。而十中八九。沈軀頗偉。陸貌清癯。皆意致閒雅。無江湖習氣。陸亦設硯於廟之眞君殿。惟素自矜貴。日不逾百字耳。

### 星士方進

星士方進。判人休咎。祿命均奇。中順治三年。巡撫張存仁與明兵夾江對壘。部下兵丁張榮者。叩進推算。判榮以二月初二。應死於兵。榮懼盜馬而逃。爲邏者所獲。存仁鞠之。榮述方進推命之故。逮進至。問曰。汝推張榮今日應死。汝推自命若何。進曰。我命不死。但責三十板。枷三個月耳。存仁笑曰。我偏不打汝。竟將榮斬訖。方進枷號三個月。徧示合城云。方今正在將士用命之秋。術士方進妄談禍福。煽惑軍心。以致張榮盜馬欲逃。除將張榮正法外。方進枷號三個月。以儆將來。夫方進之術。可與郭景純頽頽矣。但祿書命中。榮枯得失。理或有之。豈責三十板。枷三個月。亦載於中耶。蓋必別有異術。假祿命以神其說耳。

### 子平奇驗

德清蔡翁。精子平之學。一日史胄司藥過訪。蔡告以南中生一孫。推其命頗富厚。若遲一時。則大貴。史叩其日時。大驚曰。予今歲得子。正其日月時也。蔡曰。此兒必入閣。卽今文靖公貽直也。京師傳爲佳話。康熙辛酉。胄司攜眷入都。泊舟水驛。生子。家人往來岸上。聞一鐵工家亦生一子。問其時正相同。歸告胄司。心識之。字之曰鐵。厓後二十餘載。文靖已官清禁。胄司南歸。復經其地。欲驗舊事。親行訪之。則門宇如故。一少年持斤斧操作。甚勤。問之。則辛酉某日生者也。公歸。竟夕不寐。既乃悟。語客曰。此四柱中。惟火太盛。惜少水制。幸生舟中。得水氣補其缺。若生於鎔冶之地。則以火濟火。全無調劑矣。

### 生同年月日時

人有生同年月日時。而命絕不相似者。星家因言所生之地有不同也。汪文端公廷珍與盛京成司馬書。同年月日時生。汪進士第。成僅一舉。汪官六品。成必五品。汪五品。成則四品。成官侍郎。汪則三品。官階每成太一級。今汪官尙書。而成猶侍郎。其爵位猶不甚相遠。所可異

者二公面貌酷肖八字同而乃面貌亦同此則罕聞事也其巽時丁內外艱年歲亦略相同

汪閣學

仕宦之通塞實有子平所不能推者休寧汪薰亭閣學滋曉凡日者皆言官不過同知困頓場屋始就鹽場大使乾隆戊申赴部候選自分風塵夢不作大羅天上客矣候選者每月朔到部投供閣學平生喜鬪馬弔一日歡會繼之以夜次日爲月朔不忍舍之散同室人有投供者情之代同室人到部忘之是月出缺汪以月朔未投供也不得選懊恨無及不得已入闈應試是科獲售聯捷成進士官翰林不二十年至內閣學士使同室者一爲投供則早已執手版聽鼓轅門矣然平生不知幾經精子平者推算竟無一許其爲木天人也亦異矣哉或曰凡鄉居無日規卽有之或遇陰晦則誕生之時多由意度蓋時辰不得真也理或然與

王陳一誓

石門鎮北有張李二生同里相善復同歲遊庠張以勤讀患病久而不痊李日與周旋并代爲經理門戶藥餌

事張病篤握李手而言曰吾兩人雖爲異姓不啻同胞吾今死矣老母弱妻幼子唯君哀而念之吾庶瞑目於地下李泣諾且指日設誓焉張未幾卒李不負所言爲之支持一切并擇師訓其二子張之母妻咸感激之李久斷絃而未續茲頻往來於張心艷張妻之美也欲圖之而無間可乘惟時時致禮於張母冀得其歡一日張母有微疾托李覓一算命者以問流年李豁然心悟曰機在是矣李有表兄爲醫者王某素以星命著名遂以計授之薦其前往王算張母八字言其親子難留而暮年當享異姓猶子之福目下微恙出月當痊不足憂也算張妻則云必尅其夫若另易所天則受無限榮華白頭偕老算其二子咸爲短命之造而次者今歲先亡張妻聽其所言絕似勸已改適者因怒而泣罵逐之出王且行且語曰汝命中如此於我何尤李亟遣之去入慰張母自道薦舉不當之罪心度張妻已不可動而事張母益恭月餘張母病果廖未半年其次孫竟以痘夭張母心大動以爲算命准如影響日後長孫之天必矣殘年向盡所倚何人見李日夕殷勤已微有意而未發也

會其鄰施媪。至閒話間。母具以算命事告之。施媪曰。官子一人之言。安可憑信。何妨再令別人推算。以解憂疑。張母是其言。卽囑其延請。次日。施偕一陳姓醫者來。所言與王雖有小異。而大旨則同。張母心已決。施媪又以將來孤身貧苦事。頻激之。張母遂於晚間。謂其媳曰。吾二人終身所望。祇此五尺之童耳。倘再如算命者言。則根本俱斷。爾我何依。汝趁此青年。莫若贅一人於家。則汝既得所。我亦可以安晚景矣。汝以爲何如。張妻大驚。哭。堅拒之。而張母意不可回。私與施媪商議。擇人施微。示以李爲可。適合張母意。卽使施往言之。李故卻曰。我與張某生前。誼同骨肉。安可爲此。若云日後無依。則我當力任其事。母此時毋庸預爲憂戚也。張母聞而益喜。之贅李之心愈決矣。晨夕復與媳言之再三。并及贅李與李之真誠狀。張妻知姑意已定。躊躇良久。而後允之。張母因使施媪爲媒。李又故強而後可。遂預拜張爲繼母。立要約。然後選日入贅。至期。鼓樂華燈。李揚揚自得。盛服以往。施媪隨其後。甫及張門。忽旋風捲起。寒氣逼人。燈燭盡滅。衆人皆頭暈欲倒。李見張自內奔出。數人

持繩執械隨之。李大驚倒地。血如潮自口出。氣將絕矣。昇之而還。稍蘇。瞪目自言。其平日設謀及張擒捉狀。不數日死。當李將贅時。張妻常微露笑容。及李將至。人勸其易吉衣。遂獨自上樓閉門裝束。久而不下。適李及門。嘔血正在。嚷亂間。忽聞樓板蓬然震動。聲喚之不應。衆知其有變。毀門視之。則已懸梁自縊。繩斷而墮。見其相服下衣。處處以線縫聯緊密。衆咸感泣救之。良久而後蘇。言入贅之事。始意如此。我不敢逆。亦不敢從。惟以一死了之。氣將絕時。魂已離殼。見夫自樓牕躍入。曳斷其繩。謂我曰。李已爲吾捉去矣。汝死何爲。言訖不見。遂漸醒。施媪當李見鬼時。亦驚仆於地。頭撞塔石。面目俱傷。臥牀數月始愈。則目瞎而足攣矣。王陳二誓。一於夜臥時。似爲人所曳。而擲於地。折其一足。一在夢中。喚囓家人。喚之醒。則聲已啞。皆卽李入贅之夕也。張氏姑媳始知李設深謀。王陳施三人。悉其一黨。次孫之亡。適逢其會耳。於是張母厚視其媳。親戚鄉里咸敬重之。其子苦志勤讀。中康熙某科舉人。仕至郡守。母生膺誥封。壽八十五而終。人皆以爲苦節之報云。

日者

宜興陳其年（維崧）年四十餘尚爲諸生。一日過京口。有日者謂之曰：君年過五十必入翰林。宣城梅杓司（磊）因贈以詩曰：朝來日者橋邊過，爲許功名似馬周。至己未果以諸生應博學宏詞薦授翰林院檢討。時五十六。又有范驟者，字文園，善相人，謂武進周清原、吳江徐鉉皆當不由科甲入翰林。己未皆授簡討。其言良驗。范海寧人，驥字文白之弟也。

梁學博遇術士

梁文莊公尊人學博公少爲名諸生，與同輩詣一術士。問曰：得一第乎？答曰：不僅是，更向上。問曰：官翰林乎？答曰：前又問爲京堂耶？卿貳耶？俱如前答。公曰：然則作相矣。對曰：眞者不能，假者可致。同人曰：蓋協辦耳。後以明經老，而以文莊貴受大學士封。

揣骨史瞎子

雍正年間浙東有史瞎子者，遇男子則揣骨，女子則聽聲。言休咎奇中。徐文定公元夢撫浙時，其孫舒文襄赫德相國方卯角，而休寧汪文端公由敦以諸生爲之師。

文定令史相師弟二人。史曰：皆大位也。時舒以世家貴公子，其顯達固意中事。文端則寒諸生，念不到此。謂史特因弟以及師，聊作周旋語耳。是夕史獨偃偃到書塾，謂文端曰：君勉之，將來官職聲名在主人之上。文端益惶恐，不敢當。史曰：非譏語也。君寒士，諛君何所利？正以我之命。某年當有厄，某年當得脫。計君是時已登顯仕，我之厄或由君而解，故鄭重相托。君是時幸勿忘今日言，當力爲拯之。已而或進史於世宗憲皇帝，奏對後，忽奉旨發遼左爲民。至今上御極之十年，詔軍流以下皆減等發落。時文端公果爲刑部尚書，乃檢史舊案，則係特旨發往，不載犯罪之由。同列多難之文端，以其罪不過軍流，正與恩詔相符，乃奏釋焉。既入京，仍客於文端第，則益韜晦，不肯言禍福矣。歲庚午，文端長子承沆方應舉，文端夫人望之甚切，請史決之。史曰：卽當得六品官，六品者，惟翰林修撰及部主事。時文端方直禁，近子弟若登科第，必不至分部。其爲狀元，官修撰，無疑也。母夫人方竊喜，無何文端爲是科主考官，承沆迴避不得，試共以史言爲妄矣。其冬特旨賜文端蔭一子，承沆果



得主事官正六品。其奇中如此。余以是歲客文端第。故知之甚悉。其他奇驗尙多。不勝縷述也。

### 顧鶴鳴善相人術

顧鶴鳴常州廛生也。挾相人術。在吳越間所至傾動。久著聲稱。嘉慶乙亥客我滬。下榻豫園。言人禍福率多奇中。邑有無賴子陶奇山者。一日亦往相。顧言其面某部位隱起殺紋。直透眉際。將遭官匪牢獄之厄。并云不出三日。若不驗。此後亦不再相矣。言過切直。觸陶怒。突起揮一拳。不意適中要害。隨擊而斃。鄰方繫陶送縣。獄成遂擬抵嗟乎。陶不足數。若顧之術則亦神矣。而罹禍尤奇。余獨怪其精於相人而疎於自相也。何哉。

### 清中興以來文武之異相

曾文正公器宇凝重。面如滿月。鬚髯甚偉。殆韓子所云如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者。當代鉅公無其匹也。知府張澧翰善相人。有癩龍之目。謂公端坐注視。張爪刮鬚似癩龍也。惟眉髮稍低。故生平勞苦多而逸豫少。咸毅伯沅浦尙書體貌頗似文正。而修碩稍遜焉。合肥傅相肅毅伯李公長身鶴立。瞻矚高遠。識敏辭爽。胸

無城府。人謂其似仙鶴之相。胡文忠公精神四溢。威稜懾人。目光閃閃如巖下電。而面微似皋陶之削瓜。駱文忠公如鄉里老儒。粥粥無能。而外樸內明。能辨賢否。左文襄公貌亦如老儒。而個儻好奇。議論風生。若適與駱公相反。蓋駱公能用才。而左公喜自用其才者。羅忠節公貌素不揚目。又短視。不善馳馬。衡陽彭雪琴尙書恂恂儒者。和氣藹然。可親。道州楊厚會尙書意思深長。貌亦儒雅。鮑武襄公軀幹不逾中人。文弱如不勝衣。四公之貌。皆與其行事不同。殆非世俗所能揣測也。故相朝邑閻公短小精健。辭意懇摯。不改關中敦樸氣象。丁文誠公志節清挺。狀貌修偉。綽有威風。岑襄勤公雄姿沈毅。形容黧黑。老於兵間。三公常度。皆人意料所及。聞其行事。卽如見其人焉。又如倭文端公體亦不逾中人。而洒然出塵。清氣可挹。霍邱吳竹如先生學養完粹。道味盎然。巴陵吳南屏先生貌雖樸野。而氣韻高潔。文似其人。數公道德文章之蘊。亦自有充積流露者。

### 張儲才藝

張儲字曼胥。南昌人。大學士位之弟。多才藝。醫卜星相。

堪輿風角之術。無不通曉。萬歷間遊遼東。歸語人云。吾觀王氣在遼左。又觀人家葬地。三十年後皆當大貴。行伍閭巷中兒童走卒。往往多王侯將相。天下其多事乎。人以爲狂。既而其言果驗。儲年七十餘卒。其外孫夏吏部抑公（以銓）云。

### 董仙翁相宅

趙甌北云。董華星。遂存吾邑人。壬申進士。精六壬奇門術。相宅尤奇驗。壬申將會試。須臾宅貢院前。余與之約同寓矣。時余客座師汪文端公第。公爲余賃一宅。余不敢却。乃囑內弟劉敬輿偕董寓。董所親擇也。又有吾鄉符天藻亦附焉。二場後余詣董。私問其寓內當中幾人。答曰三人。俱可雋。恐符君或失之。蓋夜臥須各按本命定方位。而符懷疑不我從也。出榜果董劉俱成進士。余與符落第。又江蘇巡撫莊公（有恭）延之相術。署董爲改葺數處。既落成。公將出堂視事。董止之。爲擇一吉日。時而出。屆期坐甫定。轅門外忽傳鼓報喜。則加宮保之信。適以是刻至矣。今藩伯康基田令昭文。以家中有子弟應秋試。預叩董。董詢其先塋何向。教以塋之某方立。

一燈竿。子弟中某年生者當發解。已而果然。他奇驗多類。此人皆稱董仙翁。

### 堪輿騙術

道光時青縣有姚某者。邑諸生。學問行誼。係爲邑人景仰。會邑中以差徭事與令齟齬。具牒制軍。以姚之負衆望也。冠其名牒首。而制軍與令爲葭莩親。極意袒之。坐牒者抗賦罪。捕甚急。姚遂逃之河南汲縣避焉。居歲餘。資斧既罄。負邸債數十金。主人朝夕逼索。窘甚。一日姚謂店主曰。某負若資。欲償無力。欲去不能。此兩困之道也。能從我計者。千金可致。悉歸若店。主急問故。姚曰。若有田產否。答僅二畝餘。姚乃密令店主掘膠土。至家製成土龍形。乘夜潛埋地內。姚遂出至鄰村大姓塋地。故作驚異狀。惋歎狀。徬徨不遽去。守塋者怪而問之。姚曰。某習堪輿學數十年。行天下殆遍。所閱地多矣。願未有若此地者。富可百萬。惜絕嗣耳。守塋者聞言。堅請再細勘。並派人馳歸白主人。未幾主人至。姚爲指畫龍脉。若何主富。若何主絕。及歷年所遇吉凶。兆一一悉符。主人大信服。請姚至家爲相地。姚自是爲堪輿先生矣。每

日僭主人乘輿出。遍歷近郊地。無當意者。及至埋土龍地。伴驚曰。得之矣。此爲眠龍地。不惟子息繁衍。且科第鼎盛也。詢知爲某村店主地。央人關說。以千金購之。姚卽爲卜日遷葬焉。於是店主得千金。姚亦獲栖身所。蓋大姓黃氏。爲汲縣巨富。姚與店主設局以誑之也。又半年餘。姚偵知訟事已結。遂辭歸。歸後二十年。姚方家居。一日。忽家人白客至。自稱河南黃姓。肅之入。則翩翩二少年。儀容甚都。見姚卽拜跪。執晚生禮甚恭。姚驚問之。蓋汲縣黃姓子。黃自遷葬後。竟舉二子同年中式。河南鄉試。是年同赴禮部試。一中式。得卽用知縣。一落第也。據二子自述。北上時。乃父諭之曰。微青縣姚先生者。吾必絕嗣。務必迂道訪之云。

### 來生有異術

康熙丙午春。臬司萊陽宋公。疏字務裳。被論謝事。駐節禾中。郡守王公。饋司李湯公學尹。譏公於司李廳。公有門客來生者。亦與焉。衆知生有異術。酒半欲試。生取席間二酒杯。對合口。微念呪。少頃。開視。美醞盈盃。遍飲在座下。及衙役共數十人。而酒不竭。湯公欲其再致果物。

魚酒。生起易服。揭其衣衽。向空招呪。俄頃。傾出。圍眼斗許。橘四十八顆。剖之。眞福產也。旋取水一器。以被覆之。書一符。投其中。須臾。獲魚一尾。重三斤。酒一大壘。黃泥封口。泥印姑蘇某坊。造萬目共觀。予友陳廣慶家。與生寓近。云生嘗赴友席。於筵間。擣一少女。靚麗異常。明燭之下。客揖女亦答。飲酒起居。與眞無異。第隔一座。不近。人不開言耳。飲畢。冉冉而歿。術亦奇矣。

### 張谷山道術

張谷山。潁州人。日與小兒嬉戲。人不知其有道者也。張有表兄客蕪州。一日除夕。嫂方製餛飩。祀先念夫而歎。谷山在側曰。嫂無憂。吾爲嫂今日一至。兄所請寄餛飩。爲信。穎去蕪二千餘里。日未移晷。已返云。適至蕪。見兄亡恙。嫂笑其妄。谷山探懷出家書。及夫昔所著絮衣。云此豈妄耶。自是人始驚其神異。後入武當山。不知所終。遺二陶器。盛夏盛肉不腐。此與萬回事相類。劉公融吏部說。

### 追寫眞

宋憲使務裳(疏)幼失恃。每憶母夫人形容。輒泣下。吳

門某生者。自言有術能追寫真人。人歿數十年。皆可得其神似。乃令設壇淨室中。自書符咒。三日。陳丹青紙筆。令宋禮拜。出扇鑷其戶。戒毋譁。比夜。忽聞屋瓦有聲。已夜。分聞擲筆於地。鏗然。屋瓦復有聲。生乃開戶引視之。燈燭熒然。丹青縱橫。筆落地上。而紙仍緘封未啟。啟視則像已就。宛然如生。宋捧持悲泣。重酬之。生云。過六十年。則不復可追矣。蘇穀原道旂。璣言云。澶淵宋僉憲敬夫。幼失怙。不識父形容。請方海山人貌之。持歸家。母夫人視之。如生。悲不自勝。世或有此理耳。

### 品筆之奇中

丁卯周蓼圃檢討齋。偶爲扶鸞之戲。紫坪年十四。時供果中有西瓜子。紫坪漫撮而問之。乩筆曰。三八之數。開掌數之。則二十四枚也。復撮問曰。仍前數數之。則三十八枚。復撮少許問之。曰。仍前數數之。則十一枚。漫取不數。而亦能奇中。豈邵子之說不盡然耶。

### 二教堂

北邊舊有三教堂。康熙某年奉旨拆毀。嗣後不敢更立。然如萬全城中之新寺。尚有斯堂。釋迦中坐老子。左宣

聖右。則意當時毀之。容有未盡也。第宣聖像。儒服儒冠。尚不作釋家狀。束辛丑客金陵。寓承恩寺。於大雄殿後。見有所謂聖僧堂者。中塑一像。身披袈裟。手執數珠。則真屈吾夫子就儒童菩薩之位。是亦侮聖之極矣。顧獨怪金陵爲東南一大都會。人文萃聚。非若萬全之僻在口外者比。而乃任緇流之妄作妄爲。百餘年來。竟無人過而問焉。竊所未解也。

### 二教增爲五教

韓昌黎云。古之教者一。今之教者三。自唐迄今。千有餘年。又增二教。曰回教。曰天主教。天主教中復分爲耶穌教。佛教中更析爲紅教。黃教。黃教創於宗喀巴。宗喀巴以明永樂年間生。初習紅教。既而自黃其衣冠。囑二弟子。世世轉生。演大乘教。一曰達賴。一曰班禪。皆死而不失其道。自知所往生之地。其諸弟子尋某地迎之。歸而立之。青海二十九旗。喀爾喀八十一旗。蒙古遊牧五十旗。滇蜀邊番數十土司。皆敬奉焉。清朝因而撫之。爲長駕遠馭之略。留其徒在京師。曰喇嘛者。祝釐。每經。列聖月及節日。在內殿。奉吉祥天母及無量壽佛等經。

列后忌日。嗔金剛經藥師經。日食月食。嗔救護經。具詳大清會典。蓋三教之外。又岐而增其五焉。

### 十力禪師

十力禪師者。空隱和尚之上座也。十公能詩。工八分書。爲人慷慨有才略。少時久游西北邊關及滇黔秦蜀。多識天下豪傑。與曹文詔虎大威爾總戎交厚。年五十始皈依空隱出家匡廬。崇禎辛巳。從空隱說法於廣州光孝寺。與二樵薛起蛟同鄉舊識。梵修之暇。輒抵掌談四方兵將強弱與險要塞阨處。娓娓不倦。密語二樵曰。汝輩經生。不知與廢大勢。尙搦管呀。唔何爲者。二樵因叩其興廢之由。曰。朋黨亂於朝。盜賊亂於野。大事去矣。不久且將革命。二樵問季闈連營十八。大者七萬。小者不下四五萬。已破豫楚。復據秦晉。意欲窺伺神京。朝中貴臣多有爲其心腹者。草野之民。憂之久矣。代興者豈即此寇耶。曰。非也。天降禍亂。以致闖賊披猖。然中國之民。不過與中國之君相終始。日月既沒。雖有燭火。尙不能以微光自存。矧茲腐草之螢哉。二樵曰。然則誰得之。曰。有天命者得之。老僧不及見矣。汝等行當自知。毋多言。

癸未八月。公坐化於羅浮。次年甲申。懷宗殉國。弘光偏安江左。不久亦亡。而清遂入主中原矣。

### 道忞奏對機緣

順治十六年九月十七日。至天津。天使入奏。上命備車馬迎師。二十二日午刻。進萬善殿。駕隨到。召師進見。傳諭免禮。賜坐。師云。山林野逸。特蒙寵召。夙生何幸。得覩天顏。上慰勞畢。乃問師年臘。得法元由。師詳敘始末。復云。老和尚最初開堂。何處師云。繼席天童。上云。同門昆季有幾。何人。師云。十二位。上云。老和尚第幾。師云。忞居第八。上復問同門名號。師一一宣畢。上問老和尚得法弟子幾人。師云。二十五人。上問得法隨侍幾位。師云。六人。上傳召隨侍進見。逐一問名。畢。遂傳諭朕敦請老和尚遠來。本爲宏揚佛法。泥天氣嚴寒。且結冬制。俟春日還山。何如。師良久云。遵旨。卽諭萬善殿。忠廣濟三處。結冬。仍諭上堂。曰。命諸禪者。進萬善殿。裏聽法。次日辰時。上攜學士王熙。馮溥。曹本榮。狀元孫承恩。徐元文。至方丈。賜坐上。命學士問老和尚來自天童。如何。是天童得力句。師云。奉皇上勅書。特到此間。如何。是正法眼藏。

師豎拳云突出難辨。又問如何是觀自在。師鼓掌云還聞麼。復問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朱子云明明之也。如何是明之底道理。師云問取朱文公去。學士無語。上發笑。上問老和尚幾歲。上參見天童光和尚。師云三十一歲。上云初參何人。師云打初行腳。曾見黃檗無念和尚。上云無念和尚誰之法嗣。師云念師於七尖峯大休和尚。言句下起疑得悟。實未見休也。上云是甚言句。師云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休云黃瓜茄子。上云老和尚因甚機緣悟道。師云長疑產難。因緣後來有個會處。學士云大慧也。從此打失布袋者。公案畢竟作麼生。師云明破卽不堪。又問女子出定公案。請老和尚下一轉語。師云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學士云婆子請趙州轉藏經。只轉得半藏。那半藏作麼生轉。師云學士起身禮拜。皇上著又問發心參禪卽是善。如何又說不思善。不思惡。善惡都不思。當何處著力。師云善惡從心生。心若不生。善惡何著。學士沈吟。師震威一喝。上云纔涉思惟。總成意識邊事。師云大哉王言。上問如何是悟後底事。師云待皇上悟後卽知。學士進云悟卽不問。師云問卽不

悟。上首肯。上問有禪師教人參念佛底是誰。作麼生參。師云畢竟念佛底是誰。但恁麼看。上提起案頭數珠云。和尚喚者個作甚麼。師云請陛下放下著。上放下數珠。師云是甚麼。上問參禪悟後人還有喜怒哀樂也無。師云逆之則怒。順之則歡。上欣然復云大都此事甚難。師云也不難。不見龐公云難難。千石油麻樹上擺。龐婆云易易。百草頭上祖師意。靈照云也不難。也不易。飢來吃飯。困來睡。上云卻是靈照超過龐公。師云非父不生。其子上問壽昌無明和尚。雲門湛然和尚。曾參見何人。果是真實悟道善知識。師云二老悟不由師。特印心於曹洞宗人。而知真行卓無可遺議者。卽舉壽昌偈云。冒雨衝風去。披星帶月歸。不知身是苦。唯慮行門虧。至若湛師則雲流天空。事過卽忘。尤稱無心道人。上嘉羨不已。復諭學士不須問公案。但請老和尚開示做工夫。學士問做工夫只是多問斷。師云問斷不問斷。總不要管。若是怕問斷。卽加一番隔礙。但遇事來卽應。事後單提正念。如王臨宇秉靈鋒寶劍。凜凜神威。一切魔外。誰敢近傍。做工夫須是恁麼始得。學士問做工夫還是看甚

麼話頭。師云話頭之說。無有定法。但是去不得處。便是話頭。古人於後學初機。無處著力。不得已教他看一無意味話。如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之類。著令咬嚼不破。橫不得豎不得。如一座鐵壁。銀山。頓在面前。孜孜汲汲。廢寢忘餐。有一日撞透。銀山鐵壁。方是得力處。學士云。如何得到廢寢忘餐底田地。師云。廢寢忘餐。非是勉強。如學士有一急切事在心。不知不覺。廢寢忘餐。蓋欲罷自不能耳。又問世情濃厚。如何得輕去。師云。道念若重。則世念自輕。譬如秤物一般。頭重則尾輕。頭輕則尾重矣。上笑云。朕向亦曾如此過來。用心直切。則世緣不覺自輕。學士云。我輩措大多學文字。未免涉理障。恐難悟入。師云。卽文字亦須有個悟頭。方是超卓。如東坡是五祖戒後身。故下筆清空靈妙。但轉過頭來。卻於己事生疎。然亦暫時岐路。因舉瀉山與寒拾相見機緣。拾云。休他三生曾做國王來。一總忘卻了也。古人多有隔陰之迷。唯皇上果位中人。雖現身爲生民主。而念念不忘此事。誠過古人遠矣。上問有個雪嶠和尚。聞渠真率不事。事末後示寂甚超脫。老和尚可知其人。及會親近否。師

云。先法叔住開先時。曾受四堂之職。及示寂雲門。遺命主其後事。乃述雪老人於丁亥年八月十九日示微疾。次日封鐘版。親書一紙示衆云。小兒曹。生死路上須逍遙。皎月冰霜曉。吃杯茶。坐脫去了。至二十六日酉時。果索茶飲。口唱雪華飛之句。奄然坐逝。然近代如林臯和尚之升堂告衆。筭菴和尚之預定逝期。其事詳載塔銘。皆恣所撰。則又不止一雪嶠老人也。上云。學道須是恁麼方好。師云。此中亦有滑稽。如真點胸乃一代大知識。臨示寂展轉痛苦。侍者云。和尚終日訶佛罵祖。而今卻恁般漏逗。真云。你作者般見解。遂起身趺坐而逝。古來尊宿如此不一。儘有人不識修行。不聞佛法。也能預知時至。無疾而終。所以此事貴在眼明。眼若不明。卽坐脫立亡。未足多也。上問先天童和尚示滅如何。師云。示現微疾。臨期按工藥歸方丈。吉祥而逝。上問有個熊開元。曾見老和尚否。師云。曾見上云。渠出家參禪。有悟處麼。師云。覺得胸次未能洒然。但人品極是高卓。歎爲靈岳分衛供衆。上問靈岳何人。師云。法姪宏儲。漢月藏和尚之嗣。是日自辰至午。坐談十餘刻。方始回宮。庚子年三

月十五日駕至方丈。上云者幾日在宮中多看語錄。見有上堂晚參小參示衆之不同何也。師云先德叢林。凡遇爲國開堂。及至節元日。皆陞座拈香祝聖。其餘三。八朔望垂示。俱名上堂。所謂晚參者。古來學者朝參暮請。善知識亦爲之。暮而陞堂。卽上堂之異名也。小參者。所謂家教是也。與示衆均名。隨宜開導。雖立命不同。要皆時時刻刻。以此事提撕學者耳。上命學士王熙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師云有句無句。且置。樹倒藤枯。畢竟句歸何處。學士云求老和尚分明開導。師云事不如此。欲求老僧分明開導。卽誤賺居士了也。上隨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如何是不傳底事。師良久問上云。陛下會麼。上云不會。師云。只者不會底。是個甚麼。是何境界。作何體段。皇上但恁麼翻覆自看。看來看去。忽若桶子底脫。自然了辦。上云求老和尚更下一語看。師云無毛鐵鶴。過新羅。上又問如何做工夫。始得與此事相應。茆溪進云。皇上當謝絕諸緣。閉門靜坐。飢來吃飯。困來打眠。如大死人相似。始得。師云此話在我禪和家。卽得。皇上日應萬機。若一日稍不勵精。則諸務叢脞。矣。

云畢竟如何用心。卽得。師云先德有言。但能於心無事。於事無心。則虛而靈。寂而妙。皇上但遇大小事務。不妨隨時支應。事後返觀。向來聽應底。畢竟從甚麼處起。從甚麼處滅。刻刻提撕。念念不舍。自然打成一片。事事無礙。上云恐有間斷時如何。師云參禪無別訣。只要生死切。皇上果生死切時。如孝子喪卻父母。卽欲不哀痛。不可得也。上云生死心切。誠如老和尚所說。但見聞覺知。昔人所訶。今欲用心參禪。未免落他見聞覺知。師云譬如大火聚。觸之卽燎。人然道火。何曾燒卻口。不見古人道。卽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個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上云參禪悟道後。還入輪迴麼。師云唯悟明生死底人。正可入他輪迴。譬如皇上尊居黃閣。恣與羣臣。何由得望恩光。皇上唯屈尊就卑。故恣等乃得共天語。聞法要。所以八地菩薩。當證眞之後。如夢斯覺。上無佛道。可成。下無衆生。可度。卽欲入般涅槃。十方諸佛。同聲勸請善男子。爾雖證此法門。然而衆生沒在諸苦。我諸佛等。不以證此便爲究竟。不妨示如幻之法門。覺知夢之衆生。從此起大修行。較前所修。日刻相



倍焉。上復問老莊悟處。與佛祖爲同爲別。師云。此中大  
有清譎。佛祖明心見性。老莊所說。未免心外有法。所以  
古人判他爲無因。濫同外道。上云。孔孟之學。又且如何。  
師云。中庸說心性而歸之天命。與老莊所見。大段皆同。  
然佛祖隨機示現。或爲外道。或爲天人。遠公有言。諸王  
君子不知爲誰。如陛下身爲帝王。乾乾留心此道。卽不  
可以帝王定陛下品位也。非但帝王。卽如來示現成佛。  
亦是脫珍御服。著敝垢衣。佛亦不住佛位也。上歡然首  
肯。師云。恣望七之年。耳目昏重。不便常侍天顏。兼之近  
有執事僧。從天童來。言山中大衆望恣不回。俱有散去  
之意。恐叢林荒廢。乞皇上速賜還山。上云。趨風日久。得  
承警效。何忍遽令老和尚別去。語畢。潛然。師云。恣受天  
恩。兼之皇情眷注。亦何忍遠離。但前所奏請。皆萬不得  
已。上云。老和尚到處利生。京師禪道佛法。寂然無聞者  
百有餘年。須得老和尚久久開揚。始有向往之者。老和  
尚卽不久留。亦須三年。師云。恣道德涼儉。曷能副上盛  
心。皇上以佛心天子。徵書四出。詔求四海知識。此風徧  
聞天下。億兆蒼生。莫不知有參禪學道之事。皇上已爲

他下了般若種子。卽不能當下。行持譬如丈夫食少金  
剛。要嘗穿皮而出。況般若正因乎。上云。朕亦不敢強留。  
違老和尚意。畢竟寬住幾時。得以時時請益可也。是日  
自午至酉。方始回宮。四月初一日巳時。上攜兩學士至  
方丈。命學士王熙問如何。是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師云  
一字兩頭垂。上問三教歸一。一歸何處。師云。太家在者  
裏。學士復問。善知識既是佛祖兒孫。因甚卻要殺佛殺  
祖。師云。有了你沒了我。有了我沒了你。上以手指點云。  
中庸道天命之謂性。作麼生是性。師云。不離皇上舉手  
處。復問。僧問雪峯古澗。寒泉話與趙州。所答爲同爲別。  
師云。二俱作家。二俱瞎漢。師因進云。恣時常出醜。上  
今日拈則公案。亦請皇上下語。乃舉婆子燒菴因緣。畢  
遂云。設抱定皇上云。正恁麼時。如何作麼生。下一語。免  
得婆子趣出燒菴。菴。上云。朕從來不曾留心。焉敢在老  
和尚面前指東道西。師云。乞皇上畢竟下一語。上又推  
辭。師云。皇上旣下不得。決須發起勇猛心。著實參究。究  
到無可究處。忽然因地一聲。自然七通八達。得大自在。  
時上極爲稱善。復敘餘事。及暮回宮。漏下三鼓。猶命內

臣傳語。抄錄婆子機緣入宮。詳加體究。上一日問南泉。斬貓。意旨如何。師云。直逼生蛇。立化龍。上云。趙州當日。頂草鞋出去。南泉許爲救得貓兒。若問老和尚。合作麼。生下語。師云。老東臆。爲他閒事。長無明。作麼。上一日。手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拈起示師。曰。請老和尚。下一轉語。師云。日輪正卓午。上一日。閱梁武帝見達摩。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摩云。廓然無聖。意旨如何。師云。酥包特石。上云。帝曰。對朕者誰。摩云。不識。又作麼。生師云。鐵裏沉團。上云。今問老和尚。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云。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上云。對朕者誰。師云。卽日。恭惟皇上。聖躬萬福。上一日。展視雪嶠老人真。其自贊有云。者漢奇怪。隨云。請老和尚。下一語。師云。賣弄不少。上一日。慨歎場屋中士子。多有學寡而成名。才高而淹抑者。如新狀元徐元文。業師尤侗。極喜作文字。僅以鄉貢。選推官。在九王攝政時。復爲按臣。參黜。豈非時命大謬之故耶。師云。恣聞之。君相能造命。士之有才。患皇上不知耳。上既知矣。何難擢之高位。上曰。亦有此念。因命侍臣取其文集來。內有臨去秋波那一轉時藝。上與師讀至篇末云。

更請諸公下一轉語看。上忽掩卷曰。請老和尚下。師云。不是山僧境界。時昇首坐在席上。曰。天岸如何。昇曰。不風流處也。風流上爲大笑。心齋曰。大和尚上堂。其師徒問答。旁人聽之。竟不知作何語。侍者執筆記錄。黏示大衆。此皆預爲撰製。如優伶讀脚本。臨時演唱。初無難事。所可恨者。竟不聞其音爲何若。苟能如梨園大淨之講。賓白。雖聚千百人於前聽之。未嘗不如獅子吼也。今木陳老人奏對先帝之語。非可預爲揣摩。苟非真有所得。曷能隨機而答如是乎。是則尤爲世所敬信云耳。(心齋)

### 哈庵禪師

師名本園。自云出身無姓。年十六。謁戒行僧明然。削髮空門。久之。參報恩通禪師。會報恩赴清廷召。攜之入京。從侍萬善殿。每問答。師微言承應。輒合帝意。日見親幸。時報恩侍者多湖廣人。師年最少。世祖以小湖廣呼之。出入宮禁。康熙乙丑。聖祖幸柘潭。召見於玉泉行在。賜茶飯。并撤所薦含桃食之。及卒。命侍臣奠茶酒。臨終。揭云。厨了。吃了。厨了。厨了。百萬人。天嗅不多。香臭十分。原有價。

莫致後代有清訛。

### 康熙時直省寺廟僧民總數

康熙六年七月禮部題爲遵旨議奏事。禮科抄出禮部等衙門題前事奉旨依議欽此。隨經行文各該巡撫造報去後。各該巡撫陸續報部。經臣等計算直隸各省巡撫造送冊內。勅建大寺廟共六千七百七十三處。小寺廟共六千四百九處。私建大寺廟共八千四百五十八處。小寺廟共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二處。僧共一十一萬二千九百九十二名。道士共二萬一千二百八十六名。尼姑共八千六百一十五名。以上通共寺廟七萬九千六百二十二處。僧道尼姑共一十四萬一百九十三名。奉旨依議。

### 修齋

康熙癸酉五月上違豫。京師爲修齋禱禳之會。初自諸王滿洲大臣行之。既而漢中堂九卿。下至五城司坊。大小臣工富商大賈。莫不效尤。或三晝夜。或七晝夜。或九晝夜。各於就近寺觀設壇焚香詞以禱。皇城內外縹素黃冠奔走道路。日不暇給。自五月二十三日起。至六月終乃止。

### 再生和尚

再生和尚初名澄如。嘉定人。精修苦行。常食淡。刺血寫經。因出血過多昏去。百日後復活。故易今號。崑邑之新濠江東有長者王國良。豐於財。其子病瘵垂斃。長者入城完官稅。日暮出城。以子故必欲抵舍。至江干爲渡船所苦。遂露宿江濱。平明始得渡歸。而子死久矣。長者恨子死不得一見也。遂發願於新濠江造橋。以便往來之利。涉先出三百金。造木橋一座。又念不能經久。若石橋則非巨萬不可。長者卽披雞爲僧。法號萬圓。以募橋工。自任往見石奇和尚。和尚以其老而易之。曰。若要石橋成。須是再生來。長者歸鳩工。經始未辦而卒。時再生在瑞光爲化頭。偶至崑山有杜居士。知其事。謂再生曰。石橋之識。是再生來。今師法號適符此記。詎非橋工待師而成乎。師遂發願以橋工爲己任。初然一指。繼然一指。橋工已就半矣。值康熙十四年吳中大水。時既詘於財。而謗言復沸。橋工幾於中輟。蓋渡船之人恨橋成而廢其業。故散布流言以阻之。再生遂抽刀於縣前。斷左臂。血流如注。起走數武。復回故處。血暈而仆。衆善信延名。

醫以萬金良藥敷之。血止得不死。徐果亭知之。為募之於慕撫軍。暨縣令。皆出資倡首。而橋工次第告成。嗚呼。觀和尚之所為。知有衆生耳。視喪其臂。猶折槁枝也。今世之高談性命。傳佛心宗者。固不乏人。而爭名競利。有甚於販夫屠沽。乃自以為真善知識矣。悲夫。

### 大汕

廣州有妖僧大汕者。字石濺。自言江南人。或云池州。或云蘇州。亦不知其果籍何郡。其出身甚微賤。或云曾為府縣門役。性狡黠。善丹青。疊山石。構精舍。皆有巧思。剪髮為頭陀。自稱覺浪大師衣鉢弟子。游方嶺南。居城西長壽庵。而日伺候諸當事貴人之門。常畫素女秘戲圖。狀以媚諸貴人。益暱近之。於是無所忌憚。官東粵者。落其罔續。十人而九。後聞其私販往安南。致犀象珠玉珊瑚珍寶之屬。值且鉅萬。連船以歸。地方官亦無誰何之者。河南布政使遷福建。巡撫許中丞(嗣興)為按察使。獨惡之。輒逮治。詰其前後奸狀。押發江南原籍。死於道。路粵人快之。許中丞真頹波中砥柱也。聞其居官亦甚廉正。觀此事。非飲貪泉而不易心者。固不能也。

### 禪諷

留村吳公總制兩粵時。揚州吳蘭次以同譜舊好來遊。羊城寓長壽寺。寺僧大汕者。法筵甚侈。而道力未真。知蘭次為總制重客。晨夕請見。常攢眉而言。兩臺延召之。頻三司應酬之密。六時並無暇逸。蘭次曰。汝於此間受諸苦惱。何不出了家。大汕赧焉慚悚。此雖文人雅諷。實可作禪門棒喝。

### 梵雅

安丘馬禮部(應龍)撰梵雅十二卷。釋言第一。釋義第二。釋相第三。釋教第四。釋佛第五。釋菩薩第六。釋聲聞第七。釋外道第八。釋人倫第九。釋天文第十。釋地理第十一。釋鳥獸第十二。

### 轉菴和尚

讀吳留村遺稿。記轉菴和尚書。實有裨於史官。故詳載其事。和尚俗姓孫。名旭。餘姚人。嘗中順治丁酉武乙科。家甚豪富。君喜施予。鄉人感其惠。有盜邱甲聚不逞者數百人。肆為閭閻之害。邑令不敢擾。君慨然曰。目覩鄰里受害。而不為之救援。非夫也。因選強弓利矢。命壯

丁負輜夜攻其巢。威射殺之。獨邱甲潛逃。隱恨次骨。時海禁森嚴。君素慕鄭延平。嘗謂人曰。今之人豪。惟海上鄭公。蓋用明太祖獎王保保語。邱甲挾蜚語。訟諸邑中。邑令亦素有嫌隙。因誣君通海上。置諸獄中。君素勇健。夜毀棧踰垣出。匿某上舍家。久之。亡走滇南。會吳三桂叛。將軍韓大任招致帳下。甚爲賞鑒。曰。奇男子也。會大任屢攻萍鄉。爲安親王軍所阻。吳逆促其師期。大任爽然曰。吾竭力以事吳王。何相迫若是之急。君聞其語大悅。曰。此丈夫報國時也。因說大任曰。將軍之事吳王。亦至矣。爲之闢地攻城。戰無不克。數月之間。招徠數郡。未聞王有尺素之詞。爲之獎譽。今一旦偶愆師期。卽肆意辱詈。儼然以奴隸待之。今天下兵戈方始。其慢士已如此。速夫大業。旣成。吾恐君家鐘室之禍。復有見於今也。韓爲之知沮。會良王遣姚制府往招撫。大任遲疑未決。君復進曰。今清恢復閩越。事業已成。吳王之敗。在於目睫。將軍何尙作兒女之態。致有失機宜也。大任乃從招撫。良王承制。表授道銜。君慨然曰。吾本朝廷赤子。不幸陷於非罪。不得已逃諸賊藪。今得返歸鄉井。復爲

盛世之氓。吾志已伸。敢以縲囚之軀。有汚章甫之祭也哉。因辭職不受。久之。薙髮爲僧。居杭州侶雲菴。號轉菴和尚。年八十餘始逝。亦清初奇僧也。

### 轉菴和尚之異聞

一說云。經大將軍表奏。特授陝西糧儲道。丁艱歸。服闋不仕。遂棄家爲僧。於吳興之白雀。結廬以老。又一說云。旭以招降大任功。當以道員用。乞假歸里。則一門血屬死無孑遺。廬舍亦燬。遂祝髮。號帝暉。主持浙之靈隱寺。有石揆者。奪其席。卽避居雲棲。石揆死。復爲靈隱長老。壽至百餘始寂。會計脫故友。憚日初子於廝養中。取名壽平。教之讀書。以畫名於世。三說互有不同。因並列之。

### 大石佛

吾浙石佛。指不勝屈。而予所見聞。得其三焉。一在西湖之靈石山。僅一佛頭與肩耳。而其高約二丈。闊一丈三。四面塗黃金。兩肩則以五綵裝飾之。卽所謂秦始皇纜船石。宋僧思靜鑿以爲佛者也。一在紹興之柯山。亦一佛頭及肩與手。然較之西湖者。高大倍之。兩耳相通。中可容人往來。指甲如小豚。人臥其中。綽然有餘。與頂上

華蓋及殿上地平柱礎階級皆一石所成。覆以殿宇。殿前有石高出於簷者四尺許。上巨下削。宛然峯巒之狀。頂上鑿香爐一。雜樹生其中。亦獨石也。蓋柯山產石。佛像華蓋階礎香爐皆昔時採石者就地爲之。故一氣所成。非若昇而就之者可比。一在越之新昌山中。爲錢武肅王造。坐佛三。長有五丈。蓮臺如之。立者二。計高十丈。其孫忠懿王又增鑿二菩薩夾侍之。亦崇七丈。蓮臺寶座皆具。昔錢氏賜錢八千萬貫。造閣三層。以覆之。今則殿宇久頽。惟見數石人巍然坐立於空山風露中而已。此見朱竹垞曝書亭集。至靈隱飛來峯之諸佛天王像。乃元僧楊璉真伽所爲。僅鐫其形模於石壁。非若寶石柯山新昌者之爲完軀也。

### 蓮溪和尚

蓮溪和尚者。滄洲張傳山先生婢子。兄弟不齒之。至令供僮僕之役。或勸之曰。等是役也。不如役於他家。猶有自拔理。從其言。後爲某達官攜至江南。以其聰慧。令從諸郎讀書。數年文字皆佳。然以無籍貫不得試。因改學繪事。畫竹石甚佳。而爲僕如故。或又謂之曰。汝已無他

途可自拔。將終爲人下。不如爲僧。則可與官紳抗行。遂落髮於揚城之某寺。號曰蓮溪。某雖爲僧。然飲博漁色。又待交通勢要。故無所不至。嘗與諸貴遊。燕集坐中。有道員鹽商等。約出酒令。以能自嘲爲勝。蓮溪因曰。昔有一僧持戒甚嚴。年已五十餘。或嘲之曰。汝自量能成佛。作祖乎。何不乘未死。一嘗人間樂趣。僧然之。因取所積錢分藏袖中。至妓院。諸妓愕然。莫前獨一大足妓。嚮之入房。僧買買然。以八百文者與之。妓覘其袖中。尚有錢。因以躋就之。僧不知也。極口稱妙。妓曰。尚有錢乎。更有佳於此者。僧曰。有。因復以千二百者與之。妓遂推僧使下。曰。送汝入叢林中。

### 文覺國師

雍正十一年。詔華山主僧於次年春入掌皇戒。集天下之學行僧考驗。與其選者。時以爲榮。高宗登極。舊侍帷幄者皆放還山。文覺國師既歸。飭地方官管束稽察。無令生事。

### 睡和尚

乾隆辛酉年。李生應舉不第。與其友王生叩於華陽睡

和尚。和尚不知何方來。與之語。輒睡。言人功過。皆中。而旬月閉目。問之。弗言。無人或自言曰。可憐。可憐。兩生素負才。屢擯將老。登茅山大哭。跪和尚前。乞一言而後起。和尚徐顧李生曰。子之婦三溺女。而弗禁。壽且大折。得男亦殘廢。不才。念富貴乎。謂王生曰。子刻於財。冒於色者也。生自陳無過。和尚曰。貸金於人。息乃加五。生曰。否也。和尚曰。貧者遲償。併息於本。歲兩易券。否乎。王生自謂未嘗犯淫。曰。寧必身犯哉。窺之。目淫也。戲之。口淫也。詠之。筆淫也。夢之。夢淫也。思之意淫也。和尚閉目不復言。有蔣生失館而餓。叩和尚。和尚作呼犬聲。蔣愧悟。拜而去。蔣於館食肉。有皮。輒呼犬。擲之。湖西放生菴。明季僧悲願所築也。菴殘毀。數十年。僧無至者。一僧忽至。席黃茅。枕一草屨而睡。或曰。華陽睡和尚也。菱台馮處士觀之。著單破衲。露左肩。跣足。一草屨在旁。內藉蘆花。處士供以蔬筍。有問者。則跌坐閉目。應之。王家婦既嫁。而瘡舉止狂亂。十餘年不治。夫挈之。叩和尚。和尚曰。字紙襯鞋底。可乎。遂謂衆人曰。窗眼牆罅。中有塞廢字者。宜速焚之。勿狼籍入穢處。受惡報也。莊姓者富而忽貧。凍

餒。意欲自盡。和尚曰。以朽米飼猪。而飢者弗施。半勺以故。綿藉犬而寒者弗捨寸絲。雖死無善趣耳。鄰邑馬生課徒菴北。性褊躁。善侮謗師友。向和尚誦昌黎佛骨表。以譏之。和尚曰。口銳者天鈍之。目空者鬼障之。馮處士乃從容問和尚曰。如何是空。應曰。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如何是戒。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何是悟。見利思義。見色思禮。如何是清淨。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越數日。謂處士曰。吾欲往陽美山中。訪如是僧。君從我。遂南至陽美山。見如是僧。僧不識字。聞金剛經六如偈。悟曰。足了吾大事矣。因號如是僧。和尚命僧煮茗候客。忽山主徐某來。聞和尚神異。叩之。和尚方熟睡。夢讖曰。香兒可憐。可憐。香兒徐之寵童也。徐立遣之。和尚乃別馮處士曰。吾暫往銅官第五峯。遂去。

### 法和尚

乾隆中有法和尚者。居城東某寺。勢甚薰赫。所結交皆王公貴客。於寺中設賭局。誘富室子弟聚博。又私蓄諸女伎。日夜淫縱。富踰王侯。人莫敢撓。勇毅公阿里。竟惡其壞法。乃令番役陰踰垣擒之。盡獲其不法諸狀。阿

恐獄緩爲之緩頰者衆。乃逼集諸寺僧寮。立斃杖下。踰時要津之託始至。已無及矣。人爭快之。至於市井間繪圖鬻賣久之未已。

### 少室山祖師面壁石

河南少林寺後殿西壁前設供桌。供一石。高幾二尺。強上下寬五七寸不等。石面似平。凸凹實不平也。石質似淨。黃黑實不淨也。卽之一粗石了無異處。向之後退至五六尺外。漸有人形。至丈餘則儼然一活達摩坐鏡中矣。諦視腮邊短髭。若有動意。與世所畫無纖毫差。蓋傳者實真像也。寺僧言乾隆三十六年。駕幸嵩山。欲觀祖師面壁石。石在少室山洞中。故浮置之者。因請以呈覽焉。精氣所存。終古不滅。此余所親見者。

### 記石杉

石杉長老號養閒子。與其徒溯洄。避喧姑蘇。何巖之東。靈津之北。治荒剔垢。載殫艱誠。乃爲聞思品舍。卽文震孟所題古法雲庵也。俗展罕通。滌鉢俱謝。爰有桂父桐孫。石兄蘭友。竹君梅叟。柏穉松雛。皆拱立環侍。清粹有儀。親如欲迎。謙如欲退。皎如欲顯。淡如欲隱。時或雀語

鴉默。蛙步蟻趨。鷺儉鷗廉。荷升蓼降。蛙忘怒而蟹忘躁。石杉則徘徊觀化。勞與緣息。悟與境生。其徒溯洄。泊學者靜孫。乃能偈外參之。乾隆甲子。季秋之望。毘陵高士。巢納齋訪石杉於洗心橋畔。薜荔藏門。鮮花沒徑。越宿請游天平。道西津。訪詩隱朱適庭。過印心庵。晤芝山禪士。遂登萬笏峯。望太湖。歷支硎。臨觀音崖。棹月東返。石杉歎曰。像教其可悲矣。襲禪勳律。媚俗取悅。表紫芝而裹馬勃者。僧之鄉愿也。剝爲龍斷。經爲奇貨。口蓮芬而腰銅臭者。僧之販豎也。調銜僧腔。技誇佛戲。冷阿羅而熱傀儡者。僧之優童也。藉口吞鳩。反嘲戒殺。面蔬筍而背毛血者。僧之屠伯也。噴則凶詛。歡成惡謔。貌苾芻而性荆棘者。僧之隸役也。陽託鐘魚。陰滋三毒。晝鸚鵡而夜鶴鷄者。僧之穿窬也。訥齋歎曰。是可矜疾矣。賦詩曰。雪嶠孤松不記齡。秋高鶴唳響滄溟。自甘僧衲探三藏。卻笑儒冠蠹一經。錦繡不沈螻蟻夢。芝蘭堪洗鮑魚腥。詩人縱有青蓮筆。難寫諸天老摘星。石杉篤倫誼。尙清節。直諒多聞。儒者罕及。規過極嚴。而無損於想。可師也。

### 記蓮涇丈室



曉雲和尙辭竟來蘇。秉律眞諦。其致秋潔。其韻春和。望之如松柏。就之如芝蘭。環座諸著俊。鸞停鶴峙者百有餘衆。皆足羽儀淨域。鳴瑞慈津。石杉法師之高弟。號借庵者。敏洽多聞。能擇去就。以故低徊留之。與闍黎大盈。成輔德也。乾隆甲子秋。與孟河巢訥齋。湖廣陵濤。浮棠湖。登麟閣。晤凌靜圃。劉萊村。訪惲寧溪。劉漪震。重陽後南遊。抵平江。訪曉公於蓮涇丈室。訥齋贈詩云。采蓮涇上訪香盟。曲水長林景最清。夢斷茗和花有味。月高人與鶴無聲。西山雲就簷端宿。東海潮迎檻外生。莫道新詩堪漫贈。吾師原不重浮名。箕穎高蹤歎久孤。勞生多藉法筵扶。千山踏雪離東魯。一鏡披霞俯太湖。紫菊對君今夜靜。白蓮招我近時無。笑看渴鹿爭陽燄。塵暗姑蘇亞字圖。贈借庵詩云。海鷗何友鶴何師。楓冷吳江未落時。卻似菊花清不夢。對樓分月和新詩。親衣鉢者爲文冰。中曜道璫別庵。皆位聯清侍。韻浣濁流。訥齋有詩云。閩西雛鳳摘來寒。還似明珠定玉盤。五十三參猶記否。前身同作善財看。霜旣降。石杉請游天平。飲喝月坪倚萬笏巖。臥蓮花洞。跨齒蒼峯而西。攬纓趙凡夫飛魚。

澗上雷厓。聽僧靜蓀。放千尺雪。探螺庵。還禮觀音臺。導遊者朱適庭。餉遊者僧芝山。期或遇戒仙禪俠。停屐齒而秉松肪。而未有如曉公者。其法侶如大中。智先。自省。天機。貫儒守眞。六如可證。諸德士莫不凝修遺澤。志格人天。永照長老。息影忘言。默成贊化。曉公皆洽而安之。題其扉曰。浮雲過眼古今速。皓月當胸朔望圓。蓋能得開山碧天律祖之心印者也。書之以爲曉公壽。

### 蓮筏

萬壽寺僧人蓮筏。長洲人。爲住持十數年。白髮清癯。頗解禪理。與章嘉國師論經典。每至竟日。國師深服其博。蓮公謂人曰。章嘉經典雖諳熟。然未解阿羅漢道。下乘學也。詩饒有別趣。與韓旭亭法祭酒唱和。有虎溪三笑之風。年七十餘。尙輕健如故。聞其圓寂。前數日至鄭邸盤桓。曰。七寶池邊已促吾行。不復參謁矣。亦彼教中善知識也。

### 堯峯僧

堯峯僧坦然。自京師歸。訪友於鍾山。不值。有窮途之哭。囊中惟錢十八文耳。日坐江邊賣藥。以度朝夕。環視石

鍾惻焉心動。髻蘇舊跡。渺無存者。不有梵剎。爲山林羞。卽毅然以募建爲己任。乃坐於關使者之門。晝夜不臥。凡二十五日。使者心動。施銀十兩。公卽募人薙草除磔。築地爲基。而架木於其上。覆之以席。禪誦於內。值使者解任歸泊舟山下。見而異之。曰。吾以汝得銀他往矣。乃果爲此難成之事。耶。復施銀二十兩。書吏人役等各以其力。衆擎而舉。此庚午夏秋間事也。爲庵一。顏曰潮音。中奉大悲尊像。西向。像前燈火熒熒。庵之後半厦。爲公禪栖處。面絕壁。而開東牖。旁一小厦。爲香積屋。止此耳。庵前尙無牆垣。旁有隙地。而無鄰屋。恐其易傾。以木支之。山風時來。吹落簷瓦。公之願蓋未竟也。

佛升天

吳俗崇信巫鬼。湯文正公撫蘇。攘斥異端。覺牖昏誕。其革除五通神。至今婦稚能道之矣。乾隆間。陳文恭公開府吳中。頗有一二軼事。與文正前輝後光者。郡有北禪寺。僧爲壇九成。置佛於顛。號於衆曰。佛升天。衆施金錢。亡算積薪將焚之。公聞之。微服詣壇視佛。乃陰敕有司。收寺僧而自謂吳民曰。吾欲奉養佛。以公與與之。數日

始能言。則吳江人爲僧所閉。絕其飲食。象以豨膏。使不能言。而狀貌肥白。瑰異如佛像然也。論僧極刑。火其居。石將軍者。吳人以鎮不祥。云古人石敢當也。或禱焉。如響。士女盆集。奸盜並作。公至。謂吳民曰。吾聞石之靈者。入水不沈。果爾。吾當爲立廟。盍從我試之乎。衆忻然從之。公命武夫乘高投諸淵。弗起也。公曰。嘻。是弗靈也已。衆乃爽然盡散。

王和尚

嘉慶間。京師廣慧寺僧明心。開堂設法。皈依者頗衆。後返初服。入賞得官。爲湖北知府。曰王樹勳。知者呼爲王和尚。未幾被劾治罪。曩時皈依及知而不舉者。皆牽連被議。

不昧堂

長壽寺僧寄生童真入道。精純一職。中歲忽示微疾。白其師石濂曰。某二十年後。再來助和尚重興飛來。舊刹乞塔全身於此。石濂許諾。泊然而逝。閱辛酉。到甲戌之閏五。洪潦侵龕。意將茶毘。見夢於和尚。以法體不壞爲言。合山禪衆。夢亦如是。啟龕而觀。莊容儼若。乃於長壽

西偏建不昧堂。迎供肉身。余於戊寅八月至堂瞻禮。猶見其修髯皓齒。結趺冥坐。無異定中僧也。

### 新城詩僧

新城釋成楚。字荆菴。受五戒於法慶。今居靈巖。頗能小詩。落花云。高枝忍別離。逝水隨飄蕩。雨後云。青猿臨澗飲。白鳥向空翻。秋日云。風來夕沼綠。荷敗霜落秋山黃。葉多山居云。險崖句後參宗旨。陷虎機前驗作家。新霽云。嵐氣千重榮。障背清流萬道出。雲松贈奚林大師云。派衍靈山第一枝。無言得髓是吾師。偶然豎拂天花落。絕勝空生晏坐時。記之。當續訪其全云。同時僧智泉者。亦新城人有移竹詩云。別去寒山寺。來依明月樓。亦有致。

### 寄禪和尚行述

師諱敬安。字寄禪。本湖南湘潭黃氏子。父曰宣杏。母胡太君。奉觀音大士甚虔。夢蘭而生師。時前清咸豐元年十二月三日也。方髻齡時。卽屏棄腥味。隨母拜月。喜聞人談仙佛事。七歲喪母。十二歲喪父。師方就塾。師受論語。未卒業。家貧。與弟子成俱廢讀。爲田家牧牛。然常攜

書自課。同治七年春。驅牛出郊。見籬間白桃花。爲風雨摧落。感而大哭。遂投湘陰法華寺。從東林師祝髮。時師年十八。未幾徙南嶽祝聖寺。從賢楷律師受具足戒。聞岐山恒志和尚倡教外別傳之旨。冒雪往參。志公命司行堂。兼執飼犬役。是爲苦行始。如是數年。無所得。一日飼犬。食未盡而去。志公適至。師恐見譴。乃取其餘食之。俄見犬自廁出。因思嚮食犬餘。必雜遺其中心中。作惡嘔吐不止。旣念一切世間物。本無垢淨。亦無好惡。取舍皆由業識。妄生分別。乃決計與之交戰。竊如廁下。參乾矢橛。一動念。間便膈臆欲裂。愈信經論所云。皆實。遂悟入心地法門。師以釋迦牟尼有千瘡求半偈之說。然頂四十有八。自項至腹。百有八。兩臂殆無完膚。至寧波阿育王寺。供灑掃。於佛舍利前。剗背肉如錢者數四。注油於中。以代燈。又然去左手兩指。因自號八指頭陀。師嘗發誓修法華般若行。朝夕懺悔。每追溯過去。輒淚涔涔下。盡十八日。徧身寒作。如在冰雪中。舌根麻木。不得轉。惟默誦經文。萬言立盡。心大駭。疑爲著魔。靜坐數日。始復常態。世智由是頓開。師以其事語南嶽默公。默公云。

此台宗所謂寒觸也。舌根已轉。可證法華三昧矣。厥後益加精進。乃至空慧俱銓。師之在歧山也。維那精一禪課之餘。好作詩自炫。師訶之。以爲不究本分。學世語文字。精一曰。汝灰頭土面。合參枯木禪。焉知慧業文人。別有懷抱耶。無何省舅氏於巴陵。登岳陽樓。下視水天一碧。得洞庭波。送一僧來。句歸述於郭菊孫先生。謂有神助。授以通行唐詩三百首。師遂以詩名於世。然生死心切。時以禪定爲業。常山行坐盤石上。參父母未生前語。冥然入定。自是徧訪煙水。江浙名宿。皆往請益。師既奉賢楷律師爲本師。又以笠雲圃學行超妙。亦以師禮事之。東遊住寧波最久。光緒十年。師年三十。有四。始還湘中。歷主衡陽羅漢。衡山上封。大善寧鄉。瀉山。長沙神鼎。上林各寺。上封在南嶽祝融峰下。爲衡州大刹。山後有田數千畝。皆供衆之產。宗風衰絕。被奪於農人者且半。師訟於當道。經年不能決。卒賴巡撫吳清卿中丞力。次第規復之。瀉山開山於唐靈佑禪師。瀉仰宗初祖也。寺宇千餘間。僧衆千餘人。前清之季。法門墜敗。師駐錫三年。鼓螺爲之一振。二十八年。天童闕席。首座幻人以爲

四明淨域。非得高僧主持其間。不足以宣習正業。力破積習。率兩序清衆。請師守護法度。師以舊遊勝地。遂辭上林來主天童。如是十一年。百廢具舉。夏講冬禪。靡有虛歲。先是清廷罷科舉。興學校。南中大吏以資無所出。有提取寺產之議。江浙三十五寺。謂日本本願寺僧伊籛賢道。借傳教保護。竊師名爲首。報紙誣騰。外部電詢浙撫聶仲芳中丞。師聞之憤甚。以爲辱國辱教。卽飛函當事者。陳竊名之妄。力請嚴拒。聶公電覆外部。於是各府得自辦僧學。由學部頒行僧教育會章程。僧人之創立學校。自此始。師長寧波分會。凡三年。多所保存。宣統三年八月。武昌義師起。大江下游。後先響應。新募軍人。大率駐劄寺觀。其鄉里無賴子弟。則又假光復名。軍服結隊。令僧人出資。或迫脅爲兵。師慮各地僧人驚恐。而流徙。因流徙而廢置。正愁急無策。而政治革命之說起。師喜曰。政教必相輔。以平等國行平等教。我佛弘旨。最適共和。乃至上海聯合十七布政司舊轄地僧侶。創中華佛教總會。赴政府謁孫總統。總統許之。民國元年四月。是會成立於上海留雲寺。諸山長老推師爲長。乃以

靜安寺爲總機關部。改原有布政司轄地僧教育會爲支部。府爲分部。電告北政府內務部。請著爲令。有頃湖南寶慶有攘奪僧產消毀佛像之舉。寶慶僧侶聯名狀內部求回復。民政司長抗不行。師以湘僧之請。定計北上。擬以湘事再求內部懇切下令。十月中首途。十一月一日抵京師。寓法源寺。法源舊署憫忠師嗣法弟子道階方主斯寺。越九日始借道階見內務部禮俗司長某君。是時湘中之事方迫。而某又下令調查僧產。分別官公私。諸目師見某。據約法相詰難。又以令中有布施爲公募化爲私語。師謂在檀那爲布施。在僧侶卽爲募化。界說不明。斷斷與某爭辯。某語塞無以對。詞色轉厲。意在恫師。師遂憤而出。道階爲通袁大總統趙總理。戒期往謁。冀收回司令。并以湘事爲請。又勸師赴文謙。以自解。是日夜半回寓。甫下車。卽胸膈作痛。亟就榻。侍者各歸寢。明日味爽往視。師已作吉祥臥。示寂。實舊歷亥黨。困數之歲。十月二日。世壽六十有二。僧臘四十有五。師初至京師。凡政官軍長。寓公道侶。識與不識。皆以一見爲快。師以禮接待。日不暇給。歡喜贊歎。傾動都下方謀。

開會歡迎。而師遽撒手塵世。於是各界七十三人創議。易爲追悼。屆期到者達千人。初師年六十。在天童青龍岡營塔院。環植梅花。顏曰冷香。自爲序銘。及示寂。京師道階爲治喪事。借待杖宗圓奉龕南歸。二年一月。嗣席淨心啟塔藏真。並謀募香火田供養。以師語錄墨蹟及交遊尺牘書畫。藏諸衣鉢寮內。以驗來者。師詩名滿海內。當代著宿通人。如郭伯琛。彭雪琴。王壬秋。王益吾。樊樊山。陳伯嚴。鄭蘇龕。易哭菴。俞恪士。喻昆麓。皆與交最摯。唱和獨多。其在寧波。則陸鎮亭。張簡。顧陳天。嬰。洪佛。矢。馮君木。每出山。必過訪。每訪必以詩相酬答。師所著八指頭陀集十卷。白梅詩一卷。已刊行。未刻者八卷。語錄四卷。文集二卷。續集二卷。先後經郭王諸老。選定。師詩逼近初唐。王秋嘗嘲師能爲鳥寒。不能爲郊瘦。故近今所作。多效東野體。云。師赴京。攜文及未刻詩稿。以行。楊哲子從道階取以去。將爲校刻。師體偉口吃。書法奇拙。而無俗氣。嘗與天嬰說偈。又自釋吃衲。性抗爽。胸無城府。晚年專菩薩行。以利生爲務。徒眷後學。雖初被責。而愈親近之。

法源寺僧

提督陳國瑞入都。住法源寺。陳武人驕橫。入寺後。寺僧未嘗一往。陳因使部下謬謂諸僧曰。主帥入都。攜珍異甚夥。將來必大有施舍。但得方丈來一見。則可矣。翌日。方丈果見。陳然意頗傲睨。修候而外。別無他語。陳往答。見方丈室中。羅列奇詭。莫可名狀。陳舉一二詢之。方丈輒合十曰。是某親王所贈。或曰。是軍機某大人所贈。頃之僧又曰。今日適有某親王約談禪。老僧須卽往。陳怒去。陳覲事畢。僦裝戒行。車馱布路。忽下令縛方丈柱上。已執鞭立其旁。又令部下盡劫室中物。裝置車中。每置一物。陳輒以鞭痛撻僧曰。汝尙敢言是某親王所贈耶。耶。又置一物。則又撻之曰。汝尙敢言是某大人所贈耶。如是累數十百。僧哀號求免。不許。請盡獻物而免。撻亦不許。陳視室中物盡裝畢。乃飭車馱先行。已乃徐出。羣僧方解僧縛。亟報官請捕。則已無及矣。

法源寺古物

北京西德胡同法源寺。卽唐憫忠寺之故址。歷代帝王賜有藏經。爲京師名刹之一。卽天童上人示寂之所也。

近其住持道階上人招集名人。導觀古蹟。首覽壁間史思明碑。字體猶可辨識。次觀庭中枯樹。楊椒山曾以爲詩題者也。大雄殿前石塔。爲唐太宗征遼後所勅建。召匠揭石探之。冀發見舍利及啟視。則香沙積滿。中有康熙錢數枚。及珠石十餘。二百年來。無人開視矣。寺中海棠盛開。道階又出視古獸巨齒一枚。上齒質厚。至五六寸。似千餘年前古物。見者愛玩久之。曰。此動物學之珍品也。樓上藏古畫甚多。有閔雯指畫羅漢像三十二尊。皆高至丈許。奕奕有生氣。別有唐李伯紀手繪莊嚴佛殿。及雍正朝內府所賜玉羅漢二十尊。皆希世之寶物。或謂中國叢林。本有博物圖畫館之性質。南方軍興後。古刹多被沒收。無人收拾及此者。可歎也。

羊城四大叢林

漢初羊城四大叢林。體制宏大。具天然幽勝。寺內住持皆明之遺民。遁跡於此者。紅羊劫後。已成瓦礫之場。剩者亦傾圮不堪。臨賞茲錄某君所述。昔年四寺創始。以備考證云。皇華寺在粵城北小北門。皇華塘。明末詩僧函可禪室也。棲濠前郭紅口繞門。景最清幽。後因訟累遣

成寧古塔。寺就荒圯。村人因爲樵蘇所。洎乾隆十九年。糧驛道龍廷棟。請於兩院改爲女養濟院。撥水利羨餘。以贍貧羸。翠琅玕館詩有句云。彈指華嚴水自東。故山猿鶴歎飄蓬。空餘種荔田三畝。借與神堯養斷鴻。卽指此也。按函可俗名韓宗駮。博羅人。明尙書韓日績之第三子。工詞章。善文筆。明亡削髮爲僧。自號贖人。與澹歸。今釋輩相往還。寄鉢於此。爲怨家所訐。配寧古塔。在戊有詩云。三畝離支一畝塘。長松千尺列成行。主人猶自不歸去。草野空餘薛荔香。是寺之風致。可想見矣。長壽寺爲明季巡按沈正隆建。在穗城西關順母橋北。地接荔灣。西通珠海。蛋煙瘴雨。尋就傾圯。康熙中吳僧大汕出資葺治。土木崇闕。花竹蔚麗。有繪空閣。離六堂。半帆堂。諸勝。當時油壁春航。戶屢常滿。王阮亭尙書奉使至粵。嘗與諸人才。觴詠其間。手書楹帖云。紅樓映海三更月。口口通江兩度潮。可想見其勝概。乃時代遞異。滄海桑田。近則民塵櫛比。無復當日之波光帆影矣。按大汕號石濂。吳縣人。狡黠多智。以訟亡命。剪髮爲僧。得三茅術。能役鬼神。逃至安南。適亢旱。國主募召求雨。乃大書

石頭陀有甘露出。賣八字。榜諸寓門。國人震傳。迎至郊壇。油作法三日。而雨大沛。國主大悅。延居王宮。尊爲聖僧。浸而益神。之迷信者。布施無算。居安南數載。積金巨萬。與其徒捆載而歸。遂營繕茲寺。廣栽花木。潛蓄妖俗。一時豪紳巨賈。多與之遊治。殆今之和障者。歟。洎爲臬使許興嗣惡之。杖遣回籍。旋卒於路。今佛閣尙有藤織彌勒像一尊。卽汕藏金南歸具也。

羊城自元且以迄。上元遊春之地。以河南海幢寺爲最盛。卽如京師之隆福寺也。寺在珠江南岸。卽南漢千秋寺故址。明季邑人郭岳龍購爲別業。順治初。天然和尚之徒阿字。始建佛屋於旁。額曰海幢寺。阿字故與平南王善。康熙十一年。展拓寺基。平藩自建天王殿。王福晉舒氏建大殿。總兵許爾顯建二殿。及後閣。巡撫劉秉權建山門。局式恢宏。溪山形勝。甲乎嶺南。寺內所用之綠色磚瓦。均舒福晉所布施。初兩藩營造府第。咨請部示。懇照王貝勒制式。得用琉璃瓦。以及臺門鹿頂。祠奉部駁。民爵與宗藩制異。察平靖兩藩。均由民身立爵。所請用綠色磚瓦之處。礙難准行。時粵東敬營辦磚瓦。皆成

而未敢擅用。乃盡施諸佛寺。若粵秀山之觀音寺。武帝廟及大佛寺。皆此種磚瓦也。今寺之香積厨大齋窰。尙是磚砌成者。近爲骨董家所易去殆盡矣。殿東有鷹爪蘭一株。尙是郭氏園故植。蔓條作幹。高出簷牙。歷刼二三百載。而芬芳如故。亦靈卉也。寺僧墨石爲臺。架欄護之。東南詩人題詠者甚多。張南山詩曰。留得一株鷹爪在。至今人識郭家園。海雲寺在雷峯。林巒秀蔚。爲海山佛國之佳境。明末僧今湛主持其間。迨鼎革後。天然和尚主講焉。平南王尙可喜鎮粵時。仰其高風。爲之廣置寺田。更虔鑄佛像。金光丈六。以誌香火因緣。土木之盛。近時罕有。遂爲海邦上刹。按天然和尚名會。起辛明末。以名孝廉教授鄉里。知時不可爲。卽於青年披剃出家。父母姊妹咸爲僧尼。人多怪之。及國變。縉紳父老多遁跡空門。天然爲之汲引。世人始服其先見云。後平藩仰慕高蹤。禮聘至邸。一宿卽告歸。或問之曰。平藩具佛性。而無定力。遊豫多忍。蕭牆之禍。不旋踵矣。遑計其他耶。後悉如其言。

三菴志略

滬城寺觀頗多。內惟青蓮菴。一粟菴。鑑菴。最爲幽靜。因皆僻在西城。而多隙地。可以聚石鑿池。構亭藝竹。無屋舍。民居以遮游目耳。嘗於春秋佳日。挈伴偕游。第見花隱溪橋。柳深齋閣。短垣修竹。清磬遙聞。真城市中之山林也。按鐸菴本邑張在簡讀書處。舊有董文敏蔽竹山房額。康熙初曹綠巖明府（垂聚）改爲菴。時適江右犀照禪師來滬。遂卓錫焉。師俗姓劉。爲江右甲族。襤褸中卽不茹葷品。高好潔。工詩詞。清雋得宋人意。著有晶溪集。洵光明藏中流出者。書法瘦削清峭。筆力過人。自師以文字開山。圓寂後。又有鈍夫慧遠。普澤。上晏。諸人皆精戒行。而工翰墨。普澤號澗潭。書宗東晉。書法宋元。或與談禪。意旨微遠。有支遁風。人號爲書畫禪。一時名宿咸推重焉。上晏號松雪。鎮日趺坐。足不履地。善吟咏。怡不屑作釋子語。將化時。徧告所知曰。某日吾當去。幸別屆期。衆僧環集。見其兀坐如平時。及一一問訊。畢卽示寂。觀者僉爲歎異。後有漏雲和尚號靜峯者。從浙西飛錫來。此居四十年。以苦行著。與客談詩畫外。從未言時事及俗家語。初畫禽魚花卉。擅徐熙筆意。後從金勞



司(宇春)游復工山水。清微淡遠。自成一。家。間作詩詞。亦無俗韻。或有知之者。云係年大將軍(義堯)孫也。菴中自靜峯化去。更無名僧繼住。今園林既廢。殿宇亦傾。僅有數沙彌飢來吃飯。困來打睡耳。一粟菴本徐氏廢園。康熙七年。四明僧超濬置。買建菴。額爲曹綠巖先生題。蓋取金雞解銜一粒粟之義。中藏茂林修竹。菴後有河。本屬陳姓邑。幸任辰且捐買爲放生池。住持者乾隆間有僧大來。不解文字。動定無異。凡僧。惟竟日夜趺坐。不寐。一日語其徒曰。夜聞鬪聲。否。徒曰。無之。曰。聲甚大。嘗不出菴境也。跡之。東有龜蛇鬪死放生池畔。後於茶毗時。得白顯如圍碁。皆從背脊中節節爆出。鐵石槌之。不碎。殆即堅固子佛所謂舍利者。特未有光耳。後雖無高僧接席。然皆戒行清修。宗風相繼。現在主僧懷德。儉約自持。專修靜業。其徒普海有辨才。善酬應。故自本邑紳商外。宦此者咸願來菴設齋祈度。平時貴官滿座。輿蓋盈門。而凡法堂。方丈。齋廬。庫藏等。近亦煥然一新。至其疏饌之精。庖厨之妙。尤稱希有。官宴一席。每費十餘金。或語懷德。我師素儉。何於此獨奢。曰。此皆施主錢也。

僧特借花獻佛耳。粵匪之亂。各處難僧。麇集滬上。懷德概爲留養。後以城內外避兵來者甚衆。鬱蒸成癘。戶有死亡。爭延僧道。於是菴中難僧分門應付。人日得餽錢千餘。先在咸豐十年。冬米價極賤。石不及三千。懷德因難僧日集。賊勢日迫。恐有絕糧慮。乃出資儘糴。計囤數百石。至同治元年。米價騰貴。石需錢二十三千。而菴以豫儲得無苦。此皆以一念之仁。得獲是自然之利也。佛之福報亦厚矣。青蓮菴建於前明隆慶六年。基址最大。殿宇僧房。頗稱壯麗。僧有澄照者。精通內典。工畫能詩。尤善歌琴。時巡撫宋公(學)聞其名。延至吳閫。駐錫滄浪亭。晚游黃山化去。後之法嗣。頗守清規。多置裝嚴。供具素稱富有。咸豐三年。會匪之亂。悉燬於火。今僅存破屋頽垣。寺僧擬募資重建云。

### 僧道不必沙汰

御製詩。御史有以沙汰僧道爲請者。朕謂沙汰何難。卽盡去之。不過一紙之願。天下有不奉行著乎。但今之僧道。實不比昔日之橫恣。有賴於儒氏辭而闢之。蓋彼教已式微矣。且藉以養流民。分田授井之制。既不可行。將

此數千百萬無衣無食遊手好閒之人。置之何處。故爲詩以見意云。頽波日下豈能迴。二氏於今日可哀。何必關邪猶泥古。留資畫景與詩材。真大哉王言也。方今二氏之教。不足以惑世。認民法苑珠林。聊供詞人藻續耳。

### 道教南北宗

釋有南北二宗。道亦有二宗。自東華帝君授漢鍾離權。權授唐呂巖。巖分爲二宗。一授遼陽進士劉操。號海蟾。子明悟弘道真人。操授宋張伯端。號紫陽。伯端授石泰。號杏林。泰授薛道光。號紫賢。又名道淵。嘗爲僧。自號毘陵禪師。光授陳構。構授白玉蟾。蟾授彭耜。此南宗也。一授金之王嘉。嘉授七弟子。曰丘處機。譚處端。劉處玄。王處一。郝大通。馬鈺。鈺妻孫不二。世謂之七祖。此北宗也。七祖之跡。皆在東海勞山。而丘處機爲元祖。所聘弟子十八人。居燕之長春宮。化焉。長春宮今都城西南白雲觀也。王嘉咸陽人。餘皆登州人。

### 貶斥道教之歷史

清初沿明舊例。太常寺樂官用道士承充。乾隆間高宗特諭廷臣。二氏異樂。不宜用之。朝廷乃別選儒士爲樂

官。而令道士改業。又乾隆五年。江西正一真人遣人到部投職名。欲隨班恭祝萬壽。梅文穆公穀成時爲鴻臚卿。以應否隨班行查禮部。禮部覆稱。宜列左都御史。下侍班前。文穆因上疏謂。道流卑職。不得濫廁班聯。上是其言。敕部定議。嗣後正一真人不入班行。文穆又言。據江西通志稱。真人張繼宗。於康熙十九年授光祿大夫。此事不存檔案。不見會典。不足爲據。宜照提點演法之類。給與品級。上亦以爲然。下部議正一真人不許援例請封授秩五品。按順治三年。江西撫李鳳翔進正一真人張應景符四十幅得旨。以無補治道。且恐天下效尤。置之。又康熙二十二年。旨張繼宗見號真人。卽着照所襲銜名。給與誥命。一切僧道不可過於優崇。致令妄爲爾等識之。聖朝之慎重名器。杜絕異端。可謂至嚴。至正近來。張氏子孫。乃猶有僭用極品儀制。輿從。爲奕聲氣。招搖游歷。江浙閩粵諸省。沿途以符籙博金錢。並勒索地方。有司供張饋贈。冥然若不知有前事者。當路鎮公。盡拘係而懲創之。毋使斗米遺孽爲患人間也。

### 真人驅假鬼

吾郡青浦海隅鄉有孔宅。而南邑澧溪之王家浜亦有孔宅。皆聖裔居吳者也。康熙間裔孫孔雲垂曾知江西廣信府事。與天師張真人結婚。世祖南巡。真人迎鑾畢。問道嘗至澧溪。微服輕舸。不設鹵簿。晚宿孔宅。時鄰有無賴子數人。覘真人孤弱。欲試法力。乃裝鬼伏暗處。更既深。啾啾聲四起。真人取筆書符。投牕外。壓之不已。連書數符。皆不應。遂怒曰。吾在此。小鬼敢乃爾。遽就几取戒尺。連震三下。又書一符。就燈焚之。并呼。值日神何在。頃刻風雲四合。霹靂一聲。震動屋宇。電光中衆見一將。舉鞭怒擊衆心。膽俱裂。狂呼饒命。滿宅人驚醒出視。見數人昏絕於地。急爲救治。得活者四人。餘則以假作真矣。

### 婁真人

婁道人（近垣）江西人。世宗召入京師。居光明殿。有妖人賈某爲患。婁真人設醮祈禱。祟立除。又在世宗前結幡招鶴。頗有左驗。世宗喜之。封妙應真人。真人雖嗣道教。頗不喜言煉炁修真之法。云此皆妄人借以謀生耳。焉有真仙肯向紅塵中度世耶。恭王延至邸。問養生術。

真人曰。王今錦衣玉食。卽真神仙中人。席上有燒豬。真人因笑曰。今日食燒豬。卽絕好養生術。又奚必外求哉。王深服其言。曰。婁公爲真學道者。始能見及此。年九十餘始逝。

### 記茅山老人

丹陽老人沈一清。字東升。生而具戒。年近七旬。志行彌苦。雍正九年臘月二十日。登小茅峯。獨坐禮星壇。以荆棘爲屏垣。雲霧爲棟宇。枯枝爲拄杖。落葉爲蒲團。鐺冠蘿帶。旬月休糧。積雪埋肩。鬚髮冰結。山鬼羣嘯。虎狼互號。閉目觀心。身與石化。時維春序。大茅峯司命君聖祐。觀及上宮諸院。管絃樂神酒茗。娛客焚香。電合鳴銃。雷交檀蠟金錢。不可數計。而中茅峯定錄君德祐。觀小茅峯。保命君仁祐。觀積歲無人門徑。頽塞列真。露坐金蝕。苔生。老人乃自運斷壁。雪月匍匐。衽爲春成。結指爲鋪。見血夜半。則臨崖危坐。默誦皇經。有異聲慘於澗。異形突於巖。視而遣之。聲絕形滅。黑暈俄霽。方是時。飲水無盂。煮石無釜。餐松無藥。采蕨無萌。有林道人欲留相助。束手咨嗟。未幾物故。老人墓棺負土。瘞之。性復好施。偶

得齋米。輒以濟貧。雪中施鳥雀食。皆馴如雞鶩。獐獐獵。跪階側。老人摩其首救之。其忘機感物如此。昔行五年。而善緣四集。於時仁祐殿以新。乾隆癸亥秋重建德祐殿。費千金。工萬計。一柱登峯。百人邪許。其徒有陸心如。

李真如。錢本茲。皆相繼入山。稽首誓天。協成悲願。富者忘者。貧者忘懦。初仁祐殿既修。雷電夜入。梁棟。繞竈數匝。簇掣眉端。乃破西柱。揭鷓尾而出。老人坐龕中。神自清恬。意無恐怖。論者以爲自漢以來三千年中。與第一人。也。其先有撤仁祐之樓。五楹以爲楯。有毀德祐之材。以爲棺。復有募資還俗。皆以娑婦。先後殛於神。自數其罪而死。華陽逸士嚴梅臣曰。中茅峯既廢。王道人斷臂苦募。反被譴斥。而獨成於沈老人。以信之者素也。老人未入山時。居小庵。方耕自食。每雨雪。則扶杖歷野。廟。巧者疾苦。爲粥以賑之。所居必整廢。拓隘。儲粟繕器。具時脫然。讓以空手。徑去。謂人曰。有衣餘。管忍人之寒。有米餘。困忍人之餓。非乾父坤母生我之意。奈何視同胞。猶隔膜者。或問道。則勸曰。好生。請益勉之。曰。喜捨。勾曲。荒虛先生。俞挹霖聞而歎曰。嗟乎。爲我而靳一毛。兼愛。

而棄頂踵。均有愧於沈老人也。甲子十一月朔。嚴梅臣及馮嶧陽倪震庵。戴廷珍。約沈虛訪之。宿紫蓀樓。待沈虛未至。問其徒。悉老人事。而老人不言也。

### 華山道士

乾隆初年。有京師白雲觀道士。往遊西嶽。夜泊湘子亭。見一道士。豐頤美鬢。望之若仙。年已九十餘。與之談。清初事最悉。怪而問之。其人慨然告曰。吾本滿洲人。少從英王西征。戰功最多。洊至參領。後隨經略。莫洛征王輔臣。洛爲輔臣誘殺。吾儕恐陷帥。獲罪。隱避此山。已六十餘年矣。因流涕久之。懇道士寄書歸告其居址里巷。子孫姓字。道士歸訪其宗。久已徙去。莫知誰何。

### 白雲觀高道士

白雲觀（西便門外迤西路北）高道士。稽其生平。功行錄實。以神仙中人。兼政治中人者也。觀奉長春真人。正月十九日。真人誕辰。都中達官貴人命婦閨媛。皆趨之。禮真人者。必拜高道士。言應酬者。遂以是日爲高道士生辰。拜時。或答或否。答者。必其交疏。或名位未至者。也。若直受之而不報。則頂禮者。以爲榮。昔閱石頭記。心異。

張道士事。謂以史太君之貴。王熙鳳之驕。賈寶玉之卑。視一切何至與一老道周旋若此。比來都客爲述高道士事。乃知黃冠中真有此不可思議之人物也。客曰。往者吾就道士談。旋有一人來與道士最稔者。道士謂之曰。昨有某君屬予爲道地。欲得海關道。余謝之曰。且慢。今朝廷方徵捐於官。海關缺肥。監司秩貴。屬望奢。恐所得不足以應上求。恁可犯不著也。此人曰。僕有友某君。以知縣分發山東。聞師父與中丞有舊。欲求一八行書栽培可乎。道士欣然曰。此易耳。中丞新有書來。疏懶未及。復復時附數語足矣。他日遇道士於南城酒肆。談次。道士語一人曰。某侍郎之女公子。明日出閣。予幾忘之。適前日侍郎之夫人來談。及匆匆不及備查。物卽以篋中所藏某總管貽我緞二端。乃大內物。總管所受上賜者。又以某總管贈我珍物二事。亦御賜品。滿禮而已。此皆客述道士言。而鬮縷以語余者。南城酒肆。卽楊梅竹斜街萬福居。道士入城。每以是爲居。停其肆東偏一院。境頗幽寂。凝神煉氣。或無妨焉。故客欲以杯酒結道士歡。及道士飲人以酒。悉於是肆。肆善治雞丁一品。其烹

割術爲道士秘授。肆人名之曰高雞丁云。

### 白雲觀道士之淫惡

京師西直門外有白雲觀。每年元宵後開廟十餘日。傾城女士皆往遊。謂之會神仙。住持道士獲貲無數。然猶其小焉者也。其主要在交通宮禁。賣官鬻爵。總管太監與道士高峒元盟兄弟也。峒元以神仙之術惑慈禧時。入宮數日。不出其觀產之富。甲天下。慈禧又封峒元爲總道教司。與龍虎山正乙真人並行。其實正乙真人遠不如其勢力也。凡達官貴人妻妾子女有姿色者。皆寄名爲義女。得爲所幸。則大榮耀。有杭州某侍郎妻絕美。亦拜峒元爲假父。爲言於慈禧。侍郎遂得廣東學差。天下學差之最優者也。此不過舉其一端耳。舉國若狂。毫無顧忌。觀中房闔數十間。衾枕斂具悉精美。皆以備朝貴妻女之來宿。廟會神仙者等閒且不得望見之也。



清朝野史大觀卷十一勘誤表

頁	行	誤排	更正
一七	下二	纂述	纂述
一七	下四	面或發赤	面忽發赤
二〇	下一五	驅除	驅馳
二四	下六	被嘲	被遺
三三	上一五	玻璃廠	琉璃廠
四〇	下二	玻璃廠	琉璃廠
四〇	下六	此詩	此書
四二	下一八	玲人	伶人
四三	上二	洪裨哇	洪裨哇
四六	下九	左幹石旋	左幹右旋
五〇	下一八	挺擊	槌擊
六七	上四	素豐	素封
七二	下一七	雙案峯	衍一案字
七七	下七	奇異	奇技
七九	上二	倚斜	斜倚

頁	行	誤排	更正
八二	下二	隨往	隨住
八七	上一五	鍵至空屋	鍵之空屋
九四	下一	發示	發視
一〇二	上七	簡討	檢討
一一四	下一六	威感	威感
一二五	上一四	知沮	氣沮
一二四	下一四	漢初	清初
一二五	下六	許興嗣	許嗣興

清朝野史大觀 卷十一 勘誤表





中華書局發行

金屬版精印

歷代碑帖大觀

連史紙五十冊

布套四函  
定價廿五元

古今名人墨蹟大觀

連史紙六十冊

布套四函  
定價廿五元

古今尺牘墨蹟大觀

連史紙十六冊

布套兩函  
定價十四元

楹聯墨蹟大觀

連史紙十冊

布套兩函  
定價七元

精選藏家古拓孤本凡漢魏十二種晉六朝隋碑二十一種唐宋元碑十七種均至精至罕之品為臨池者唯一之善本

選輯古今名人墨蹟自晉王羲之以迄清李梅庵凡七十餘種均為諸家精妙之品篆隸真行草各體俱備神味永雋

選輯古今尺牘墨蹟之精者凡漢魏六朝隋唐二十四家宋元三十六家明清百家共計尺牘四百餘通秘笈瓊寶蔚為大觀摹習書法袖釋文字兩得其宜

選輯藏家精品明清名人楹聯六百聯照原式縮小用金屬版精印上下款式俱全名聯妙墨不特便於學者且足供賞鑒家之參證

